



都萊士著 朱沅芷譯

與日月同輝

今日國法與人民

蔡元培
著

1933

上海新書社

目次

第一編 法國受危機影響的一般現象

第一章 法國社會各階級：無產階級·····	一
第二章 農民·····	五
第三章 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法國財富的分配·····	一一
第四章 社會組織：統治階級·····	一四
第五章 產業寡頭政治·····	二〇
第六章 銀行寡頭政治·····	二五
第七章 經濟危機的一般情勢·····	三七

第八章	農業危機	四一
第九章	工業危機	四八
第十章	金融和產業寡頭政治的地位是怎樣鞏固起來的	五四

第二編 法國的法西主義運動

第十一章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事變	六三
第十二章	法西集團的組織	七二
第十三章	鄉間的法西運動	八三
第十四章	天主教對法西主義的支持	八八
第十五章	法西斯團體的目的	九〇

第三編 對法西主義的抗戰：人民陣線的產生

第十六章	對二月六日事變的答覆：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的鬥爭	九八
------	-------------------------	----

第十七章	二月十二日的總罷工	一〇一
第十八章	爲工人階級的統一而鬥爭：自二月間至統一戰線協定的簽訂	一〇四
第十九章	從工人階級統一行動的確立到中等階級的加盟：人民陣綫的產生	一〇九
第二十章	人民陣綫的勝利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	一一八
第二十一章	人民陣綫的綱領	一二三
第二十二章	統一工會組織運動	一二八
第二十三章	爲建立工人階級政治統一的工作	一三二

第四編 目前的情勢

第二十四章	經濟改造的綱領和計劃	一三七
第二十五章	法西斯的計劃	一二八
第二十六章	一個蒲魯東式的計劃	一四五
第二十七章	反法西斯主義的計劃	一四六
第二十八章	前途之瞻望：結論	一五四

第一編 法國受危機影響的一般現象

第一章 法國社會各階級：無產階級

法國的人口——和其他各國的不同——在最近數十年中，無甚變動，直到現在，仍在四千萬左右。雖然如此，但內部經濟的、社會的發展進程已經在這些人口中起間着重大的變化。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的大屠殺和由大戰產生的一切大破壞；工業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和新的生產方法；戰後在法國出現的特殊社會現象——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產物；以及國際關係的紊亂和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動搖法國國基的危機——所有這些因素，促成了法國社會機構的普遍的變動。

要瞭解法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主潮，看出法國正在被目下瓜分她的諸矛盾勢力趕向那一個方向去，這第一必須把法國的各個社會階級，就牠們原來的面目，客觀地作一研究。其次我們必須分析



最近的諸經濟事件所及於法國的產業與財富的分配上的影響，然後去考察該國的社會組織去揭穿牠的最內在的機構，再從而去說明那些堪稱爲法國的真主人的人們——他們掌握着法國的大權，他們統制着報紙刊物，透過報紙他們統制着輿論；他們支配着全法國的財富，幷建立現代特有產物的獨裁政治。對法國社會作了這個縱的分析之後，於是我們再從危機的猛烈打擊之下的動的形態中去考察牠，危機在各領域中的深度也須簡略地刻劃出來。這樣——只有這樣——我們纔能夠開始把那在法國史上那樣意味深長，而且對於將來有重大關係的，最近二年來的政治事變加以詳細的考察。經過了這些考察之後，我們纔能明白使法國階級鬥爭增劇的各個原因，同時把握目下互相敵對的各政治勢力的經濟勢力的和社會勢力的範圍和實力。

二千一百萬男女組成爲法國的「活躍」人口，——借用官廳統計上的術語——內中包括一千一百萬的就業工人，這其中六百萬以上是工業勞動者。在這個數字上，我們必須加上八十萬的胥吏工作者，七十萬家庭僕役和其他各種部門的勞動者，因此法國工銀勞動者的總數約在一千三萬和一千四百萬之間。

危機的影響已爲這些無產階級所痛切感到；幷在尅減工資和失業的雙重壓迫之下深受其苦。

官廳統計（法國總統計）記載着一列工資尅減的數字，計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各種企業的情形如下：織工尅減百分之十二，建築工人和小工尅減百分之九，其他企業部份的工人尅減百分之五，婦女服裝部門內女工的尅減率則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之間。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巴黎一處機械工廠的工資尅減率是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之間。煤礦工人的尅減率平均竟達百分之十二。一九三四年電氣工人的工資，較之一九三三年尅減了百分之五。

農業方面，官廳統計材料指出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工資的尅減率是百分之十，而在若干產酒區則為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對於一般農業工資後項數字更為正確些。

勞工情報部應用一八九八年的法案（此法案的內容是建立工廠不測保險等等）指出各企業遵照該法案所付出的工資總數已自一九三〇年的八六、〇〇〇百萬法郎，減至一九三二年的七三、五〇〇百萬法郎（跌去百分之十四），和一九三三年的七一、五〇〇百萬法郎。

礦業部所發表的另一些統計，指出各礦區工資總數，已自一九三〇年的三、七〇〇百萬法郎，減至一九三四年的二、三〇〇百萬法郎，計跌去百分之三十八。

法國經濟雜誌政治經濟評論（Revue d' Economie Politique）估計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工銀勞動者的收入總數，跌落了百分之二十四，若僅就工商兩業的工銀勞動者計算，則跌落了

百分之三十以上。

把危機的重負加諸勞工階級肩上的雇主們，把有利於他們的官廳統計上的生活費指數的降落，作為這些工資尅減的藉口。但是，那些官廳的統計，並不和事實相符合。各區的調查委員會根據四口之家編製的生活費指數，表示出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生活費平均降落了百分之十七。但是這種「典型預算」——在這預算中，伙食佔生活費的百分之六十，房租佔百分之十，衣服佔百分之十五，燃料和燈火佔百分之五，其他費用佔百分之十——已經反覆地被證明過是虛妄的了。這樣的預算，是經不起和日常生活相對照的虛構。

另一些統計指出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生活費降落了百分之十一。但是無論這數字的真實性如何，工資的尅減較之生活費的降落已經大了許多，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就打擊到無產階級的身上了。

資本制度加在勞工階級身上的另一種禍害——這種禍害僅能使危機擴大——是失業。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失業者的登記數從十五萬增至五十萬。這數字在英國讀者看來或者還小，但在法國，好些部門的工人是領不到失業津貼的。半失業者——他們的人數多得數不清——工作有季節性的工人，有一小塊地皮的工人，在自己家裏作工的工人，從未找到過工作的工人，和某種外

藉的工人都是沒有資格領取失業津貼金的。所以失業者的真實數目至少三倍於官方記載的數字。順便說一說，國家失業救濟基金，我們這裏是沒有的。失業津貼金都由地方公會發給，地方公會爲了這件事，可從政府和各區主管機關取得加倍的補助金，所發給的津貼金也是極微細的：單身男工每天從七法郎到十法郎，有三個孩子的有家室的工人每天二十法郎——這是最大的數目。

但一個工人在獲得領取失業津貼金的資格之前，必須經過一個半失業的悠長的時期。在法國北部那樣的大工業區中，半數以上的無產階級都屈服在半失業之下。官廳統計指出：一九三四年工業勞動者中，祇有百分之五十七是按着每週平均四十八小時工作的；不但如此，在一九三四這整整的一年中，這個百分率繼續不斷地在降落，從正月的百分之六十一，一直降到十二月的百分之五十三。

這個傾向，到一九三五年時變得更爲顯著。同時，由於半就業工人的增加，工作的平均時間便往下降落，而每週工作三十小時以下的半就業者的百分率便也增加了。受這種影響的工業，主要的是礦業、建築業、紡織業和製革業。

第二章 農民

在路易·腓力普 (Louis Philippe) 王朝的末期 (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 法國的人口總數是三千五百萬，其中九百萬是城市人口，二千六百萬為農村居民。至一九一一年，在人口總數三千九百五十萬中，都市人口已增至一千七百五十萬，而農村居民則減至二千二百萬。大戰使這兩方面的差數更形減少，因為陣亡的法國兵士中，有三分之二是農民。此外，還因為鄉居者向城市的遷徙。那些城市的觸角，現在仍在繼續不斷地伸張，牠們對於村居者的悲劇的魔力，即在前世紀末期魏爾哈倫 (Verhaeren) 比國詩人——譯者——也早就寫到過了，都市是村居者夢想着有機會獲得固定的工資和較優生活的地方。僅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的短時期中，農村減少了九十萬人口，他們都被城市和工業吸收去了；一九三〇年頃，統計表上都市人口上昇的曲線，剛巧在二千萬的標記上遇到了鄉村人口下降的曲線，法國的人口就這樣地被分成兩個數字上相等的集團。

但是，無疑的這同一的趨勢，將來必定繼續發展下去，並且危機加快了它的速度。法國正步着英國的後塵。英國農村的人口，現在祇及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工業無產階級人口的增加與農民人口特別是小農人口的不斷的衰落 (馬克思在他的拿破崙政變記中曾極透闢地敘述過) 正在強烈地向着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方向，變更着整個景象。馬克思寫道：

「小農形成一個在同一情況下生活着的巨大的人羣，但他們沒有為一種相互關係聯繫起來。

他們的生產方法，使他們各自孤立起來而不互相發生聯繫。法國交通工具的不發達和農民的貧困，使這種孤立更為深化。一小塊土地上的工作，不容許任何的分工或科學方法的利用；因之，也不容許任何發展上的參差，技術上的差別，或社會關係的加多。每戶農家都幾乎全是自足，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大部份由自己生產，因此，規定他們的生存方法的是和自然的交換，而不是和社會的交換。一小塊土地上生活着一個農民和他的家庭，靠着他的旁邊，又是另一小塊的土地和另一個農民，另一戶人家。若干數量的此種家庭構成一個農村，若干數量的農村構成縣郡。法國這一個大集團就是這樣由這些名稱相似的單位簡單地積聚而成，正像一只袋子裝滿了馬鈴薯就成爲馬鈴薯袋一般。因爲數百萬農家，生活在那些把他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的利益和教養完全和社會中的其他階級隔離的經濟條件之下，他們才構成一個階級。但是因爲這些農民連結起來的唯一的紐帶是他們生活在同一塊地方，又因爲利益的相似，在他們之間沒有產生社會關係，也沒有民族的統一或政治的組織，結果這些小農便不成爲一個階級。這就是爲什麼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藉着國會的或大會的媒介保護自己的利益的原因。他們不能代表他們自己；他們必須由人家來代表。他們的代表，同時必須在他們看來是他們的主人或優越的權威者，或是一種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的損害，并期之以恩澤的絕對的統治權。所以，小農的政治勢力，終局祇表現於對執政者權力的社會的依附上。」

這些就是前世紀中葉的法國農民。現在，在法國的人民中，農民仍是基本的民衆，不管他們已受着損失，不管他們不斷的衰退。但是，七十五年來的經濟的進化和資本主義的侵入農村，已經深深地改變了農村裏的社會關係，改變了農民的典型的特徵。靠着這些農民的普選，拿破崙曾建立了他的帝國。

一九二六年的戶口調查指出二千萬農民之中「活躍分子」祇有八百十三萬，其中五分之三是男子。法國「活躍」人口的總數，除去兒童，老年人和祇料理家事的婦女之外，祇有二千一百萬。

這八百萬個農民決不是純一性質的。近乎三分之一是工資勞動者——農業無產階級，——三分之一是自耕農。後者一羣中包含着一百萬佃農和三十萬以上分益佃戶 (Métayers) (按着生產的比例計算地租的佃農)。因此農民的構成如下：

自耕農四百萬，其中半數祇耕種他們自己的土地，而另一半人同時也爲他人耕作；

佃農和分益佃戶共一百三十萬，大都在可憐的情形下過着生活，因爲危機的打擊，弄得更加窮困；

農業工資勞動者二百七十萬，工作極度辛苦，在雇主的支配之下，組織很壞，甚至沒有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權利。

現在我們把話掉轉到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分佈上來。法國通常被人稱爲一個小資產階級和中等階層的國家。雖然，巴爾扎克（BALZAC）在鄉下人中會驚訝地敘述過的土地的細分，在一世紀之前還繼續着，（雖然速率極低）但在另一方面，一大田莊已經成長，並且在最近七十五年中，繼續不斷地在那裏發展。

大部份的大地主都是昔日王政時代貴族的後裔。

雖然其他國家的大田莊都由資本家用着資本主義的方法在那裏耕種，但我們必須指出，在法國，那些已經恢復了他們土地的所有權的封建領主們卻照常把土地租出去；他們沒有用機器來耕種的想頭，同時不是由於吝嗇的癖性，便是由於缺乏投下的資本，他們從不會跳出那最古老的耕種方法。

處在社會階梯的最底層的是那些沒有立錐之地的農業勞動者。比他們站得稍高一些的有二百萬農民——小釀酒者，靠園藝營生的人和類似的一些人們，他們所有的土地不到一畝（約兩個半英畝）。在這階梯的頂點的是大地主，他們幾乎佔有了全國土地的一半；在這兩者之間的則有七十萬，平均每人握有二十畝（五十英畝）土地的小地主。

大地主嗎？過去的革命未曾阻止大地產的重建；而正全然相反。資本主義不是暗示小農的被逐

退和大田莊的創立嗎？一八四八年時，土地全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六為十八萬個小地主所分據。至一八九二年，領有四十類（一百英畝）土地的地主有十四萬，共佔着土地全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五。那是最近的農業調查的年份，從此之後，同一的趨勢不斷地繼續發展着——土地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大田莊總面積不斷地增加。

現在，法國五百五十萬個地主中，百分之二（十萬人）各握有四十類，而半數以上的耕地面積卻為私人所有；百分之十三（七十萬人）握有十類至四十類的，佔着耕地面積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八十五（握有一類至十類的二百五十萬人和握有一類以下的二百二十萬人）則分攤着耕地面積其餘百分之二十五。

農業無產階級所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那是一種顛沛流離的生活。雇農的工資，各區不同的地方是七千法郎一年，有的地方則祇有該數之半；他們住的是馬廐或穀倉的一角。一到仲夏，雇主們便到雇傭市場去選擇最適合的雇農。工作的和生活的情況是非常惡劣的。一到冬天，大部份日工便宣告失業。在香港（Cham-pa-etc）區，不規則的雇傭，迫使許多雇農的家庭不得不過着四百法郎一月的生活。

這些賤民都不容許有家庭，在雇主和雇農之間也沒有什麼仲裁機關，地方長官便是他們的仲

裁者。特別法令使大部份農業勞動者被撥於社會保險法之外。許多農業勞動者被視為散工而不得享受僱傭期間偶然事件法內所載的利益。

八小時工作制不存在於鄉間，雇農們時常被追迫，和載重的牲口一起睡麥桿上，并被剝奪一切最簡單的衛生設備。

但農村小地主的情形又怎樣呢？他們的日子可過得好些嗎？當然，他們緊抱住他們的一小塊土地，緊抱住那份在從各方面壓迫他們，威脅他們的社會中，作為他們的救命圈的那份小產業。但他們已在逐漸地覺察出他們的敵人是那賣給他們農具和肥料的托萊斯，統制小麥市場的麵粉托萊斯，和那些使小生產者不能維持他的物價的有權力的資本家。他們知道他們的敵人是那些囊括他們所有利益的居間人，是那些使他們破產的投機商人，和那些壓倒他們收買他們的大規模生產者。

農業小生產者，現在正在設法團結，以抵抗支配他們的匿名的寡頭政治。

不過目下，他們頗感動搖不定。

第三章 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法國財富的分配

遺產稅宣言的整理，對於法國財富分配的研究可以做初步的材料。

在每千死人中（祇計成人）沒有遺產的有三百五十五人，遺產在二千法郎以下的有一百六十人（依現在匯率計約二十七英鎊）。因此，半數以上的法國人，在死後毫無遺產或者差不多沒有遺產。

每千死人中其餘的四百八十五人中，留下遺產二千至一萬法郎（二十七至一百三十五英鎊）的有一百九十人。留下遺產一萬至五萬法郎（一百三十五至六百七十五英鎊）的有二百十人。留下遺產五萬至二十五萬法郎（六百七十五至三千三百七十五英鎊）的有七十人。留下遺產二十五萬法郎的有十五人。

根據這些數字，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結論：

每千法國成年人中，有三百五十五人毫無財產。

其他三百五十人，各有一萬法郎以下的財產，這一批人所有的財產僅佔法國宣佈的私人財產總值的百分之五。

二百八十五人各有一萬至五十萬法郎（六千七百五十英鎊），這一批人所有的財產佔法國私人財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十五。

最後，每人所有財產超過五十萬法郎的每千人中祇有十人。他們所有的財產却佔法國私人財產總值的百分之四十。

所以實在說來，資產階級祇有極少數的一些人。法國有多少富翁——就是說有百萬法郎（一萬三千五百英鎊）財產的人？十萬人。不過在這十萬人中，財產在五百萬法郎以上的，祇有一萬人。一九〇五年帝俄時代列寧會稱之爲太上皇的「萬人」，在現今的法國也存在着。這些就是組成法國寡頭政治的人們。

這極有力的寡頭政治——牠的政治的目的和方法，我們以後將加以考察——是很有伎倆的，正像昔日封建統治者爲他們自己建立一個家臣幫手一樣，牠由中產階級中募集起一支家臣的軍隊，並動員他們替牠服役，對徵稅和民主維新以及共和政體作戰。這是怎樣弄成的呢？資本制度已爲牠準備了這條道路。八百萬至一千萬個流通證券的持有人——其中五分之四持有法國政府公債或由政府担保的股票——是被金融利益的紐帶緊縛於資本主義寡頭政治，並屈服於寡頭政治的意識影響之下的。那些退出營業股份而將他們的有限的積蓄投資於里昂銀行（Crédit Lyonnais）或平民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小商人常和銀行及銀行政策，在利害上休戚相關的。還有那些靠政府公債的利息過生活，或是他的財產依屬於能使公債價格漲落的金融巨頭的人們，也必須順從

寡頭政治。這就引起了法國中等階級的問題。

第四章 社會組織：統治階級

中等階級，（他們的理論家讚美「常識」和「幸福的中庸」政策）已成為第三共和國的傳統的支柱，並為急進黨準備牠的選舉的基礎；他們自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間，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勢力日見重要，同時，在人數也形增加。牠的中堅部份都市中等階級，在一八八〇年時，人數祇有四百萬，至一九二〇年，便增至六百萬，這數目到一九二六年一直沒有變動。戰前，是法國中等階級發展到頂點的時代。大戰給了他們一個打擊，戰後的財政困難又給了他們一個打擊。

現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經濟恐慌和資本集中的發展，使小資本家加速的衰落和破產，指出小資本家社會羣重配合的時代已經開始，在這個新時代裏，小資本家的意識形態將隨着階級的新的劃分而轉變。

中等階級的整個集團整個階層現在正在消滅之中。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小商人的數目已減少了十萬。必須負擔重稅，並支持四七、〇〇〇百萬法郎的預算的，是下層中等階級和無產

階級。

雖然所得稅的統計祇有危機初起的幾年發表過（最近兩年的數字尙未發表）但牠們已把一切都夠清楚地指示出來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每年有一萬法郎（一百三十五英鎊）以上收入的人數已自二百五十萬人減至二百萬人以下；六十萬以上的法國人民——就是說，四分之一完付所得稅的人民——已經眼看着他們的收入降至一萬法郎以下了。

這六十萬個納稅人已經消失，同時那些仍列名在所得稅徵收表上的人民的收入也已普遍的減少。可以徵收所得稅的收入總數已自一九三〇年的七五、〇〇〇百萬法郎減至一九三二年的五五、〇〇〇百萬法郎。收入在三萬法郎（四百英鎊）以下的一批人——就是說，中等階級——是收入減少得最厲害的一批人。

一九三〇年，收入在二萬至三萬法郎之間的五十八萬二千個所得稅納稅人的收入，總計有一八、〇〇〇百萬法郎。但至一九三二年，在這羣人中的納稅者，已減至三十一萬三千人，收入總計僅九、五〇〇百萬法郎——幾乎減少了百分之五十。這些收入在二萬至三萬之間的納稅人，即中等階級之中堅的一羣人，實際上必須負擔所得稅稅收的半數。

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同一個時期中，每年收入在一萬至二萬法郎之間的納稅人數，

已自一百三十七萬六千減至一百三十萬九千。這一羣人的收入總數曾自一七、〇〇〇百萬增至二四、〇〇〇百萬法郎，這是事實。但這是普遍的減少所致，這種普遍的減少，一部份屬於頂巔，即收入在二萬至三萬法郎的一羣納稅人，一部份屬於底層，即已經消失了納稅人；他們每年的收入已永不會達到一萬法郎的水平線了。

這趨勢無疑的，一直從一九三三年繼續到一九三六年。

這種所得稅統計，是研究法國中等階級在經濟恐慌中分化過程的有價值的材料，同時牠也提出法國社會發展的另一方面的有效的說明，這我們後面將再討論。雖然三十萬法國人民的總收入達二三、〇〇〇百萬法郎（我們知道，這些關於大收入的報告，是如何的可疑，而在這方面又是怎樣易於欺詐）但一千四百萬以上工人的總收入卻祇有一〇五、〇〇〇百萬法郎（一九三二年的數字）。況且，這總數中還包含着工業和運輸業中的高級人員及經理的俸給，最後還有那些列入所得稅報告的人們的工資和薪水，當然他們的地位無論如何是不能和無產階級的相比的。一九三二年的三十八萬工人的總收入，共計有一五、五〇〇百萬法郎，這個數目當然應當從上述的一〇五、〇〇〇百萬法郎中扣除。

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寫的那種演變，便在我們眼前發生了。大批下層中等階級份子已

沒落爲無產階級，假如他們不進工廠——那邊沒有工作給他們做——他們便遭到破產，永久的焦慮明天，屈辱和貧困，以及苦痛憤恨了。現在危機已決定他們去忍受那種沒有保證沒有希望的生活。以前，下層中等階級，即使那些生活程度和工銀勞動者無甚差別的人們，他們的景象，趣味，抱負和生活的派頭都和無產階級絕然不同；他們堅決地向着大資本家，從他們攝取自己的基本觀念，把他們作爲自己的模範。他們居於大資本家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緩衝階級的地位。那些大資本家們呢，僅從他們豐盛的食桌上丟下一些殘屑，藉以利用他們，同時欺騙他們，使他們相信自己的獨立和社會地位。但現在，危機已使這種欺騙手段無從施展。這些悠閑度日的人們，現在正遭逢着破滅的命運，商人被大商店所排擠，投資者爲財政舞弊所破壞，工程師找不到一個職業，律師生意清淡，畢業學生失業，建築師沒有房子造，醫生沒有生意，學生沒有前程，資產階級大學裏製造得過多的智識分子，正像資本主義必須要把牠們投入海裏的過剩生產品一樣——所有這些人，怎樣能夠感覺到自己的利益會和逼着他們走上貧困和絕望之路的大資本家們的利益相一致呢？

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僅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就是說，一個徒有形式的民主國家。一如法郎士（Antole France）在他的傑作派古安羣島（L'Île des pingouins）中諷刺地說：「逃出了君主和帝皇的掌握，並三次宣布自由之後，法國已屈服於那些操縱全國財富借收買的報

館統制民意的一批金融家的權威之下。」世襲的貴族階級或許已經失去了牠的特權但資本制度已在法國建立起有力的財閥政治，這是國家命運的幕後主宰者，這是不向人民大眾負責的產業寡頭政治，牠從本身產生權力，通過了他們，以達於牠自己選定的承繼人：由兩百戶人家統轄着二百個金融和工業的團體，這些團體又統轄着所有其他有關係的人們。

『生產的集中，由此產生的獨佔，銀行和工業的溶為一體：這是金融資本的發展過程和這個觀念的內容……在商品生產和私有財產之下，資本主義獨佔的「統治」，不可避免地要變成金融寡頭政治的統治……金融寡頭政治的畸形的統治的事實，這樣顯著，以致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法國，尤其是德國的文壇都已經起來批判牠非難牠——當然祇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批判牠非難牠。』
 （『伊里奇帝國主義』第三章。）

伊里奇所說的工業的集中和由此產生的獨佔，這種進化於股份公司急劇發展之前，早為馬克思所預料到了。這種進化，在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中不斷地向前推進，到現代，牠已發展得更為顯著。危機更加速了牠的演進。

伊里奇引法國急進派作家李西斯（L. Lys）所著的一本書（一九〇八年在巴黎出版的第五版）法國金融寡頭政治，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ère en France 在此書中，著者論到那統治法國

的二百戶人家)中的話,并作結論道:「法國是一個金融寡頭政治的國家」並且說,金融寡頭政治的「統制着報紙和政府。」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和專家們,當然小心翼翼地把金融寡頭政治所憑依的機構,以及牠的運用,牠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收入,牠的在商業掩蔽之下的手段,牠和國會的聯繫,以及壓迫政府的一切方法通通隱蔽起來。但是公正的科學分析的評論家,恰恰和他們相反,他們竭力探索這個制度的聖殿這個中央指揮機關,這機關佈置着整個系統的線索,一切傳達(必要時強制唯命是聽)給官廳和各既成勢力的信號和傳達工具。

那末這些統治者是誰呢?法國現有五萬個股份公司,此外還有幾百家私人銀行和幾千保留着私人商行形式的工業公司。他們的數目到底有多少呢?處於中央指揮機關地位的又有多少呢?在金融界中約有三十個公司;在鋼鐵工業方面也有三十個公司;煤礦和其他礦業有二十個公司,電氣業有三十至四十個公司,保險業有二十個公司,化學製造業有十個公司,自來水和煤氣業有十個公司,以及若干大規模的鐵道公司。總共有二百個公司握着支配權,並把一切財富和權力都集中在他們手中。這種集中過程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徵:在美國,六百個公司——據羅斯福總統說——統制着全國三分之二的工作,其餘三分之一則為一千萬個小企業家所共有。

假如我們轉到工業本身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那邊也是同樣的急劇的集中。一八八〇年以來工業雇主的數目已日漸減少，但企業的數目雖已減少，他們的重要性卻日見提高，工人和雇工的總數亦已較一九三〇年以前的五十年間增加了一倍。所以工業上也像銀行一樣，已經產生了一種寡頭政治。這是伊里奇理論的一個顯著的證明：愈來愈集中和有力量的大工業，已和那使民衆的腰包日漸枯竭，同時把資本供給工業的銀行，聯合一致。

這些受銀行支持的大工業公司，在物價和保護關稅上，從政府方面得到很多真實的利益，特權最多的公司甚至還能從政府方面得到破產的保險。

在這一部分「有庇護的」銀行業和工業的寡頭政治的鉄蹄之下，有一大羣小的合股公司和一萬以上的小業主以及那些遭受危機破壞和競爭犧牲的自由職業者；至於小企業和朝不保暮的事業，則隨時可以被大銀行和大企業團體撲滅或收買，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婉轉地稱爲「肅清」的勾當。

第五章 產業寡頭政治

現在我們來詳細考察工業巨頭的集團組織。牠們的領袖是在一八六四年最老的企业家會社鋼鐵工業協會 (Comité des Forges) 中產生的，這個團體由二百五十個鋼鐵公司組成，其中半打重要分子——得·昂但爾公司 (de Wendel)、瑪麗納·屋美古爾合股公司 (Marine et Nordcarré)、希內德公司 (Sarrader)、龍維公司 (Longwy)、德萬·昂長公司 (Devain-Azmin) 和東北公司 (Nord Est)——他們的鋼鐵生產，佔法國鋼鐵總生產額三分之一。這些公司名義上的資本總額，(除了他們的債券資本不算)，共有八〇〇〇百萬法郎(在萬一萬英鎊以上)。營業發達時期所公開發表的利潤，平均每年約有四〇〇〇百萬法郎(即五百萬英鎊)，但也還有許多利潤是不公佈的。他們僱用的工人有好幾十萬。鋼鐵工業協會由三十個董事統轄着，其中有一個董事是法國生產者總聯合會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 la Production Française) 中央會議中鋼鐵工業的代表。

得·昂但爾是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親密合作的一個例子。他處在鋼鐵工業協會的領袖地位，他又是在法蘭西銀行監督 (註一)之一，同時更是巴黎聯合銀行 (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 董事會以及天意 (Providence) 和普通保險 (Reassurances Generales) 兩家保險公司的董事。

伏格侯爵 (Marquis de Vaugé) 是另一個例子，他也是一個鋼鐵製造家和法蘭西銀行的董事。

(註一)監督是法蘭西銀行中由大股東選出的董事的別名，以別於由政府委任的總裁和他的兩個助手——副總裁。

同時也是里昂銀行聖哥都公司 (St. Gobain 一個製造化學品的重要公司)、三個保險公司 (聯合天意大都會)、P. L. M 鐵道公司、蘇彝士運河公司和馬賽電氣公司的董事之一。這位大企業家在鄉間的法西斯運動中是一個非常活躍的角色，同時還是法蘭西農民協會的會長。

其他重要的工業團體是：成立於一八九二年的煤礦主團體煤礦業中央委員會 (Comité Central des Houillères) 成立於一九〇〇年的包含各五金和探礦公司的冶金探礦工業聯盟 (Union des Industries Metallurgiques et Nunnieres) 和成立於一九〇三年的船主團體法國船主中央委員會 (Comité Central des Armateurs de France)。

戰後不久，工業界各業主於一九一九年，決定建立起一個聯合會以調整各業間的關係，並更有效地保護他們的階級利益，予政府以更着實的壓迫；這個聯合會便是擁有一千五百個業主團體的法國生產者總聯合會。這個法國生產者總聯合會表現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走向集中和權力的努力，同時企圖奪得那壓迫政府的指揮地位，以覺得一種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各種矛盾的有利的解決方案。

這聯合會共分鋼鐵、礦業、船業、化學工業、紡織業、保險業等三十個部份。並將已存各該專業的團結併進來成立分會：例如化學工業聯盟 (Union des Industries Chimiques) 於一九二〇年羊毛

業中央委員會 (Comité Central de la Laine) 於一九二二年，絲業聯合會 (Fédération de la Soie) 於一九二三年，保險業總會 (Comité General des Assurances) 於一九二五年實行合併。從聯合會開始成立的一千五百個構成團體，到成立後幾年中牠們的數目即增加至二千五百。這在組織上說來是可驚的成就；在這方面，法國企業主在戰後的十年間，較戰前的五十年間進步得多。他們所建立的，確是一個真的戰鬥工具，那些完全認清他們的階級利益的企業主們，想利用這個工具去獲得堅固的地位；並且想在俄國革命影響之下，向他們襲擊的思想在大眾的腦中成熟時，利用這個工具來加強他們的統治力。

這個組織所包括整個法國企業主階級的範圍有多少廣呢？在總數三萬家紡織廠中參加紡織業主聯合會的祇有三千家，但這三千家工廠所雇的織工卻佔法國織工總數五分之四。事實上，可以這樣說，這法國生產者總聯合會——牠的中堅份子每月在巴黎梅西路總機關中開會——已把全國算得數的業主聯合在一起；整個法國企業主階級已把強迫政府為企業主的利益服役的工作委託給這個至高無上的行政機關。

遠在一九一九年時，這聯合會的會長已把牠的作用以下列的辭句規定下來：『我們再不能把我們的努力局限於我們各企業的日常利益的保護上了。我們的使命是：把現實的本義告訴給國人

並喚醒民意。那種能說能行，因此能賦政府以力量，使牠完成牠所負的使命的民意。」比較更近些的時候，有一個企業主的議員會把有組織的企業主的目的綜合在這幾句話中：「法國生產者總聯會是能夠隨時干與國事的，他們可以從和國會議員或上下兩院的委員們的親近上，為普遍的繁榮，獲得修正那些沒有考慮到經濟實情的議案和計劃。」這些「經濟實情」就是企業主的利潤。

這聯合會是產業集中的具體表現，同時他使這集中更輕易更急劇地進展。事實上，獨佔早已排除了競爭；（這或許是指某種場合而言——譯者）這個總聯合會更表示出企業主階級意旨的一致。這意旨怎樣變成行動呢？第一，是人的聯繫——在運動國會議員和公務員上，聯合并調和企業家和銀行家兩方面的努力。金融和工業寡頭政治操縱着新聞事業，並決定民意的主潮——單是鋼鐵工業協會就有一份預算年報，牠每年的費用要數千萬法郎之多；牠補助新聞紙，發表一份經濟公報，并豢養着一批專家和老練的技師，叫他們守護牠的利益。牠資助各政治團體并供給選舉的運動費。

金融寡頭政治時常用停閉工廠和製造失業來威脅，和壓迫各總長和內閣，不然，就運用不給預算案以財政的輔助，或忽視小投資者投在牠的企業中的資本的方法來威脅政府。

第六章 銀行寡頭政治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是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融合。所以我們必須如上面考察工業組織一樣，來把法國銀行組織的概況說明一下。我們先要提到的是發行紙幣的法蘭西銀行，她的作用和活動，我們以後再加以考察。然後我們將提到那在巴黎和各省滿佈支行的四大銀行：一八六五年成立的里昂銀行，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平民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一八五九年成立的工商銀行（*Credit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和一八八九年成立的貼現銀行（*Comptoir d'Escompte*）。這些大銀行的董事大部份都是鋼鉄、礦業、鐵道和電氣公司的代表。這一批人都同時霸據在工業界和金融界。圍繞着這著名的四大銀行的，有一打小銀行，其中半數列席於法蘭西銀行的董事會，他們有幾家在十九世紀中是非常著名的——奧丁格（*Hottinger*）、海涅（*Heine*）、馬雷（*Mallet*）、拉波（*Mirabaud*）、得·暖弗里士（*de Neufville*）、羅斯蔡爾（*Rotschild*）、凡爾內（*Vernes*）——還有幾家歷史較短的私家銀行——得馬希（*Demachy*）、拉柴（*Lazard*）、勒希端（*Lehideaux*）。

現在我們撇開這些私家銀行不談，來考察一下那些企業銀行，其中最著名的兩家是巴黎及下

游銀行 (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 和巴黎聯合銀行 (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 這些是貸款予工廠和資助新企業的銀行。在另一方面，那吸收游資的四大銀行，則滿足於交易的平穩地位，日常業務，國債的貸予等等，牠們在絕對安全的基礎上營業，滿足於牠們的顧客們委託事件的佣金。

這就是那有許多支行和部門的法國的銀行組織。那些處於領導者地位或處在勢力範圍的人們能夠為所欲為；其他的人不是服從便被掃除。最近幾年中，幾件金融風潮 [(Gazette du France) 法郎事件，台維爾台 (Devilder) 事件，烏斯忒里 (Oustre) 事件] 已把那些想發橫財的冒險者如何被他們的敵手窒死的事暴露出來；他們的敵手們就是那些知道如何守衛他們的獨佔地位和保護他們的貯藏的根深蒂固的老銀行。

尤有進者，這些銀行是一氣相通的。巴黎及下游銀行在里昂銀行和平民銀行的董事會中也有他們的代表。還有：各大銀行在那些被稱為貯藏庫的保險公司上都張着羅網，并統制着最重要幾家的不下五分之二的資本和準備金。

危機給予銀行股票的價格以重大的打擊。里昂銀行的股票，一九二九年時每股值四千六百九十五法郎，但到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便祇值一千六百七十八法郎。貼現銀行的股票，一九二九年時

每股值二千八百法郎，到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便祇值九百二十四法郎。平民銀行的股票在一九二九年時每股值二千四百法郎，到一九三六年一月就跌到一千零七個法郎。雖然如此，但這些大銀行的利潤卻仍是非常可驚。一九三四年度里昂銀行公佈的純利有八千三百萬法郎，貼現銀行有三千九百萬法郎，平民銀行有六千萬法郎，使他們每股各分得一百、五十和四十五法郎的紅利。

法蘭西銀行所處地位的重要，是周知的事實：金融寡頭政治的活動——要政府按照牠的意志去做，假如政府不肯接受，便把政府推翻——單在法蘭西銀行的活動上便表現得十分清楚。但即使法蘭西銀行不在內，四大銀行也能控制住政府。牠們貸款給政府，但假如牠們要和政府為難收回這些貸款，這樣一來，牠們可以使政府的信用立即動搖。牠們能使證券交易所發生恐慌。牠們能為政府造信用也可破壞政府的信用。牠們能夠組織信用罷工，並且能夠使國家證券的價格破產。所以，政府不得不實行牠們的政策，付給牠們自己規定的佣金，并在國家的財政政策上對牠們讓步。

現在，由二十家大銀行——牠們的總會計法蘭西銀行不在內——担保的流通公債約在五〇、〇〇〇百萬法郎左右。幾家新儲蓄銀行的存款由一九二六年的二六、〇〇〇百萬法郎增至一九三四年的六〇、〇〇〇百萬法郎，政府存款總庫 (Caisse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s) 的存款總數竟達九〇、〇〇〇百萬法郎，——這數字證明雖然法郎的價格一再跌落，並於一九二六

年由樸恩加資(Poincaré)規定為戰前價格的五分之一，『小儲蓄者』對於政府信用的信任心非但沒有減少，且已有增加。但是，雖然有民間金錢流入政府儲蓄公債，政府仍必須依靠各銀行。當然，牠可以從各儲蓄銀行的六〇、〇〇〇百萬法郎的存款上得到好處，因為牠可以把這筆錢不經存摺持有人的手而轉為公債。但這義務公債還不足填補國庫的需要，因之政府不得不再公開依靠人民——不再用秘密的方式，而是公開地透過銀行向人民借貸。

在一九三四年公佈的法國總資本三一、〇〇〇百萬法郎中，政府和公家資本佔二八、〇〇〇百萬法郎。其中政府的有一九、〇〇〇百萬法郎，屬於鐵道的有六、〇〇〇百萬法郎，屬於地方政府的有三、〇〇〇百萬法郎。這整批款項，都是經銀行之手并由這些銀行扣除佣金。

因此，銀行便成為信用的傳遞器，而牠們的秘密基金則供養新聞事業以指使民意。意大利和德國的銀行家，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爭取政權時支持他們。法國的金融和產業寡頭政治，是與反動者及法西斯黨相勾結的，但這勾結弄得太明顯了，所以要用牠的一貫的煽動政策來建立牠的羣衆基礎，要比意大利和德國困難得多。

現在，我們必須深究到這整個體系的內心：法蘭西銀行。牠的龐大的貯藏庫中，堆放着值八〇、〇〇〇百萬法郎以上的金塊；牠的保管室中藏着富家的珠寶；牠的車輛滿載着千百捆的鈔票；這是

「法蘭西銀行」這個名詞在一般人腦海中所繪出的圖畫。但很少人覺察到這機關在法國資本主義機構中所演的重要的作用。很少人了解法蘭西銀行的監督們在法國政治上演有決定的作用。法蘭西銀行隱蔽在朦朧和神秘之中，有如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的神聖儀式中的任何事物那樣。甚至一八七一年參加革命巨潮的巴黎公社派也止步在這金錢的聖殿的面前。第三共和國規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範圍的一八七五年的憲法，對於這第四權力，也保持着這可差的沈默，這第四權力，就是神秘和萬能，它要國家服從它的意志。

法蘭西銀行是根據第一執政拿破崙簽字的一八〇三年的法令和後來拿破崙做皇帝時一八〇六年的另一法令建立的。這銀行是在隨着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而來的金融風潮之後成立；因為對於以土地為担保而發行的紙幣（Assignats）有着普遍的恐懼心，（法國紙幣發行於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七年之間，但不久即很快的變成無用的廢紙，）所以牠是離政府而獨立的。牠的主管機關是由政府指派的一個總裁兩個副總裁，和由股東大會推舉出來的十五個監督，三個稽核委員組成的，總共是二十一個人，其中六個人是政府官吏，十五個人代表着私人的利益。

總裁是這主管機關中唯一代表銀行簽字的人。但在這主管機關開會時，他和兩個副總裁共計祇有一個投票權，正像其他成員一樣。因為一切決議都是由多數票決定的，所以總裁的實權祇限於

運用不認可權，不簽字在決議案上。實際上，該銀行的政策是由監督們操縱着的。

該銀行的股東是由二百個股東組成的股東大會代表的。一八〇三年的法令規定：「組成股東大會的二百個股東，必須是在大會開會前六個月時，股東名錄上的最大股東。若遇股東所持股票數相等時，則入股歷史最長的股東有優先權。」因此，在法蘭西銀行四萬個左右現存股東中，祇有二百個股東有權選舉他們的代表，出席於權力集中機關——主管機關。其他的股東則無權干與銀行的一切事務。

最近發表的統計指出：一百三十三個股東各持有一百以上股票，另有二百二十六個股東各持有五十至一百之間的股票。第二批中的六十七個和第一批中的一百三十三個最大的股東組成股東大會。法蘭西銀行股票的市價，在一萬法郎以上，這就是說祇有那些在該銀行股票上投有八十萬法郎以上的資本的股東，纔有資格參加并投票於股東大會。因此，法蘭西銀行的組織是極端財閥政治的。

那末，在銀行的管理上，這二百個有特權的選舉人信賴誰呢？

第一，是六個著名的銀行家。一八〇三年的法令規定着：十五個監督中必須有五人和商業或工業界有關係，必須有三人從財政部官吏中選出。這主管機關的其他七席，則未曾提到，銀行家便乘此

佔據了其中的六席。

從銀行開始組織時起，馬雷 (Mallets) 和奧丁格 (Hottingers) 那樣金融家便竭力鑽謀這主管機關的席位，一旦坐上了交椅，便設法永遠保持着並傳給他們的兒子或親戚朋友。銀行界的一種真正的世襲貴族制度遂告成立。披雷維爾家 (Pillet-Vivier) 從一八二八年起至一八九〇年止，霸佔着主管機關的席位；羅斯察爾家 (Rothschilds) 自一八五五年起便佔着一個席位；馬雷家 則自一八〇〇年起一直霸佔着牠的席位，(他們的祖先之一是一八〇〇年拿破崙所組成的董事會中的一員，從此以後，他們便毫無間斷地在一百三十五年中傳授了十三次)；奧丁格家 也是如此，他們第一次列席在主管機關是在一八〇三年。

董事會中共有代表五個銀行——馬雷、奧丁格、密拉波、凡爾內、和得·暖弗里士——的五個家庭的姓氏，這五個姓氏，在銀行組成時起便留在那邊了。這些家庭，照某個總裁的話說來，直到現在，仍預備世襲的獻身於銀行業務。這是一幅多麼驚人的資本主義的說明圖。一百三十年來，法國曾遭到三次革命，並五次變更牠的政體，但在這大破壞和洶湧浪濤中，金融的支配權卻獨獨沒有絲毫的動搖，在所有政府的更迭中，繼續着資本主義的統治。

說來非常奇怪，這五個監督的祖先都是瑞士人，他們都是和著名銀行家納該 (Nocker) 同時

在十八世紀後半期移居法國的新教徒銀行家拿破崙是歡迎外國人的。他說「法國缺乏熟悉銀行事業的人；這是我們必須培植出來的一批人。」這時以後，資本主義的法國就補償了這個時間的損失。但那猛烈反對「國際金融」同時大家知道牠和法蘭西銀行有密切關係的法西主義，卻從未指出過半數法蘭西銀行監督（除出三個財政部的官員，他們的職務是在管理和財政部往來的賬目）都是外來移民的後裔這件事實，至於法國移民入籍簿所登記的，並不久遠，祇是最近若干年代中的事情。

並且，「老大的法國」和這些新來者處得很好，正像和伏格侯爵相處一般。現在這位伏格侯爵是龐大的聖哥那化學製造公司、克勒梭銀行（Crédit）、里昂銀行的董事，和蘇赫士運河公司的董事長——在這個地位上，那些曾為資本主義忠誠服役的政治家們，能夠享受到豪富的晚景。

為什麼那些居私家大銀行的領袖地位的銀行家們竭力想成為法蘭西銀行的監督呢？道理，是很容易明瞭的。因為法蘭西銀行的主要作用是辦理其他銀行票據再貼現的業務，而最重要的是牠的銀行家可以是當事人同時也是裁判者，是該銀行的董事同時又是顧客，他們可以接收或拒絕他們自己的私家競爭者的票據。一坐上這個優越地位，他們便能夠判斷資本的流動，支配貼現率，在金融戰爭中支持某些證券并鼓舞救援工作的進行。

這是那六個銀行家的情形。現在，另外還有六個監督代表着企業界——其中四人代表化學工業。金融資本就在這些法蘭西銀行監督身上和產業資本密結起來：那非政府官吏的十二個監督，本身是九十五個公司的董事，這些公司在法蘭西銀行的股東會議中佔着一百五十個席位。

這九十五個公司的分配如下：

私家銀行三十一。

保險公司八。

鐵道公司九。

運輸公司八。

鋼鐵公司七。

電氣公司六。

礦業公司八。

化學品製造公司十二。

其他企業六。

整個法國資本主義都集中在這裏。當這些監督開會時，他們討論的範圍遍及全國，並且沒有一個經濟活動的角落能夠逃過他們的矚眼和鉄腕的統制；他們是法國的眞主人。

總裁和兩個副總裁是由政府指派的，任何決議案在施行之前必須由總裁簽署；但他們能夠阻止那些監督們的行動嗎？能夠實行政府的政策嗎？不，因為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一八〇六年的法令規定：「在行使他們的職權之前，總裁必須持有一百股本銀行的股票，副總裁則各須持有五十股。」這些股票是這些官吏給監督們的一種保證，在他們離職以前，是不得出讓給他人的。在拿破崙時代值一千法郎的一張法蘭西銀行的股票，現在已值一萬以上法郎。財政部官吏中誰有一百萬或五十萬法郎（一萬三千五百或六千七百五十英鎊）任他自由支配的錢呢？因此我們常常看到那些監督們——其中六個是銀行家——把必需的股票賒給他們未來的查賬員、總裁等，而這些人就成了他們的債務人。在監督和政府之間發生衝突時，站在政府方面的總裁，立刻被人要求償付他所拿不出的債款。在另一方面，假如他和監督們站在一起，反對政府，那末監督們不但不會向他索債，并且還能把他們手下的某個公司中的美缺供給給他。這往往是那些和監督們合作的總裁或副總裁們的下場，例如摩雷先生（M. Moret）的退往巴黎及下游銀行，賽爾床先生（M. Sarrailh）的退往巴黎聯合銀行和查理·里斯特先生（M. Charles Rist）的退往蘇彝士運河公司。

這是法蘭西銀行的現狀。這是第三共和國下面「民主政治」的奇特的表現——法蘭西銀行的民主政治，在這銀行中有十二個監督，其中六個是銀行家，六個是產業巨頭。就是這十二個人又復

組織和中世紀威尼斯的「十人會議」一模一樣的「十二人會議」；他們掌握着統制整個法國的大權。在他們之下，有二百大股東——這是統治法國的二百戶人家——狼狽爲奸地來吞蝕一個有四千萬人民的國家的全部積蓄并支配牠的經濟生活。

這是一種控制法國的合法政府，和強迫牠唯命是聽的一種力量。這是歷次推翻政府，強姦民意和壓迫法國——她的政府也是在牠控制之下的——人民的一種力量。在模恩加賈上台的一九二六年發生的許多事變，就是這種力量的反映。一九二四年的總選舉左派在下議院裏取得多數議席，可是法蘭西銀行——雖然牠或許已利用了摩爾根信托制度——對於卡特爾的理事們向牠提出的請求仍是置之不睬。赫里歐於是下台：這是第一次的犧牲。一九二五年的四月來了凱奧（Caillaux）繼赫里歐（Herriot）而組閣，不久亦隨之傾覆：這是第二次的犧牲。他的後繼者班樂衛（Painlevé）在一個月之內，即被迫告退：這是第三次的犧牲。一九二五年末，流通貨幣的總數達五一、〇〇〇百萬法郎，其中三五、〇〇〇百萬法郎是法蘭西銀行墊付的「臨時」公債。當時英鎊的價格在一百三十法郎以上。一九二六年五月，爲右派報紙和一切反動勢力所擁戴的法蘭西銀行的總裁，出於慣性地接受了政府的迫切的要求。「用摩爾根信托制度嗎？不，我們不願再約束金子的數量了。」羅爾·潘勒（Raoul Pére）是第四個被法蘭西銀行犧牲的閣員。他被迫退職的原因是「因爲他

不再能夠在外國的高匯率之下，有效地盡他的責任，同時他缺乏那種他過去有權期待的必要的助力。」於是凱奧復任財政部長：這是第五次犧牲。但這一次，傾覆的可不是內閣閣員——而卻是法蘭西銀行總裁的被免職。這是政府的勝利嗎？完全不是。白里安（Berthelot）政府要求統治的全權，結果傾覆了。第六次的犧牲即將開始：鬥爭的終結已經不遠。當赫里歐又組閣時，法蘭西銀行便立刻加緊進攻，貶落政府證券的價格，并使外匯率增至二百四十法郎一英鎊。恐慌襲來，赫里歐又倒台了。法蘭西銀行和反動團體所擁戴的模恩加賽，他對於代表左派卡特爾的下院開始兩年久的統治。法蘭西銀行戰敗了。由普選表示出來的民意，爲了鞏固資本主義寡頭政治的統治起見，法蘭西銀行毫不躊躇地來危害法郎的地位，正像以後，當牠覺到財閥政治的特權被威脅時所做的一般。

我們已知道法蘭西銀行的一般的政治路線。牠爲統治法國的二百戶人家的利益效勞，并努力促成正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相對的計劃。

這些監督的現在的計劃是什麼呢？他們擁護賴伐爾（Laval）的尅減公務員的薪俸的法令；他們主張通貨緊縮和尅減政府經費，以達「預算平衡」等政策，同時又主張救濟破產的企業。法蘭西銀行監督們利害相關的企業——的政策。這就是他們所謂「使國家重上正軌」。

法蘭西銀行的計劃是在利用危機以推進金融和工業界的下列行動：建立百數特種「受保護

的浪濤到達平安的港口至於那些「不受保護的」公司則被擯於生存線之外任其自行淘汰——最弱的將溺於浪濤中，其他則將在破產時由那些有特權的公司來接辦。

第七章 經濟危機的一般情勢

當然，不說到最先在美國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而要把一九三〇年以來在法國猖獗的經濟危機，作一詳細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法國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和其他國家沒有絲毫的不同。卡爾已把這原因闡明如下：『大眾的貧困和消費力削弱的趨勢，正和資本主義生產，和生產力發展的趨勢，日益懸隔，將使整個世界的消費力完全削弱而後已。』（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章。）

但是，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在把法國的經濟危機作一詳細的研究，而僅在敘述經濟危機對於法國社會和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所以我們祇須把法國的一般情勢作一素描。

從國際立場看來，法國在一九三〇年時是一個幣值賤的「不足道」的國家，自英鎊美元相繼貶值以後，世界物價隨之低落，於是法國便突然擠入於「可注目的」國家之林。貿易的差額和債務收

支的差額都不利於法國，雖然一九三四年時稍有進步，但那年的入超尙在十萬萬法郎左右——然而，這還祇有一九三三年入超額的三分之一。法國生活程度的低落使外國糧食的輸入額爲之大減，產業活動逐漸式微，原料輸入因之亦漸減少，國家的普遍的貧困，使外國製造品的輸入低落。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間，國民收入的普遍的降落，估計起來約有百分之三十。下面是這兩年間個人收入的估計數字（單位十萬萬法郎）。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四年
工資收入	一一五·六	九三·〇
股息收入	二八·三	二二·八
農業收入	四四·八	一七·〇
工商業收入	二九·〇	一五·〇
總計	二一七·七	一四七·八

個人收入是在不斷地降落，同時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會計年度）的預算總額由於法令的規定也減少了百分之十，但是預算總額尙達四七、〇〇〇百萬法郎。在這總數中，一五、四〇〇百萬法郎是三〇〇、〇〇〇百餘萬法郎公債（政府担保的一〇〇、〇〇〇百萬法郎鐵道公債不在內）的利息和償債基金。此外還須加上六、五〇〇百萬法郎的參戰軍人恩給金和一〇、〇〇〇百萬法郎的陸海空軍預算經費。因此，在預算總數四七、〇〇〇百萬法郎中，有三二、〇〇〇

○百萬法郎是付給過去和未來的戰爭的!

雖然賴伐爾把必須平衡預算作為施行尅減薪金政策的口實，但這個預算終究沒有得到平衡。一九三五年為首十一個月中徵得的間接稅比較預計數目短少四、六三一百萬法郎，比較一九三四年亦短少一、〇四六百萬法郎。

一九三五年國有鐵道的總收入較一九三四年短少百分之五。

一九三五年中，工業生產和國內貿易的數量都繼續不斷地在萎縮，這種萎縮是由一九三四年中期開始的。

根據官方統計，一九三二年的平均生產量祇佔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九十六；一九三三年生產指數昇至一百零七，但到一九三四年卻又降到九十九。這種降落從法國技術的進步和生產量的增加上看來，意味是非常深長的，本章附有一表，表上數字指出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若干重要工業的指數。

另外有些指出同一傾向的數字是：鋼的生產量由一九三三年的六五三一、〇〇〇噸，減至一九三四年的六一七四、〇〇〇噸；營業稅收入在一九三五年的為首三個月中，比較一九三四年同期要減少百分之十五；證券和不動產登記稅收入的降落，此項收入，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三年相

比，第一季中，前者僅當後者的百分之十五；第二季中，前者僅當後者的百分之十二·六；以及鐵道歲收的降落（一九三四年較一九三二年降落百分之八·五；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季較一九三四年的同期降落百分之九）等。

法國生產指數表（1913年——100）

鋼鐵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機器	一三〇	一二九	一二〇	七五	七七	七九	七七
建築	一五〇	一六〇	一四〇	一一〇	九五	一〇一	九六
綜合指數	一〇二	一三八	一三〇	一二〇	九〇	八五	七五
橡皮	一三〇	一四〇	一三〇	一〇五	九〇	九二	八五
汽車	六〇〇	九〇〇	八五〇	八〇〇	七五〇	九〇〇	七五〇
皮革	六〇〇	六〇〇	五八〇	四五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三五〇
礦業	一四〇	一〇五	一一〇	九五	一一五	一一〇	八〇
紡織	一二〇	一三〇	一二〇	一〇五	一〇五	一一〇	一〇五
綜合指數	一〇〇	九〇	八〇	六〇	七〇	七五	六〇
綜合指數	一三〇	一四〇	一三〇	一一〇	一〇〇	一一〇	九〇

各企業公司新增資本的不斷降落和破產公司數的不斷增加是不足驚異的，破產公司數在一九三三年的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家增至一九三四年的一萬五千零五十二家，一共增加了百分之

九。三、一九三五年開頭四個月較之一九三四年同期更增加百分之十二。

這簡略的總觀察，使我們在考察法國農工業生產受危機影響時，有所依據。

第八章 農業危機

生產過剩是資本制度的特徵：過多的生產品使生產者歸於破產。穀倉有餘，農民貧困。法國的小麥平均消費量是八、八〇〇百萬公斤（約八百五十萬噸）。超過這個數字的收穫就會使法國的農民——其中大多數都種小麥——貧困或破產。最重要的是：現在的危機，在農民看來，已不復是一種過渡的現象，牠的影響決不會漸漸消滅而復歸於正常的狀態；他們已把牠看做一種永久存在的災禍，這種災禍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同時牠不可避免地把那產生牠的社會制度宣告死刑。

這是農民覺到不滿足的原因。這是他們胼手胝足不得休息的原因。這是法西斯煽動家得以利用他們的煩惱不安的情緒乘機將甘言蜜語籠絡他們，求他們作後援的原因。當然，法西斯主義者會把這情勢的真相隱瞞起來，小心翼翼地唯恐他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把他們陷入貧困的真正原因，同時他們更把一切責難都放在「議會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的身上，使農民們起來反對牠們。

這種農業生產過剩是怎樣產生的呢？雖然農民們不能解脫因襲的束縛，固執地不肯採取進步技術和新的生產方法，雖然土地的細分極樁着生產，可是每類（約二英畝半）耕地的產量卻已從一九一三年的一千三百二十八公斤增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千五百七十五公斤。因為小麥銷路沒有相應的增加，結果使小麥的耕地面積減少了一百萬類以上（一九一三年耕地面積有六、五四二、〇〇〇類，一九三四年則祇有五、三〇五、〇〇〇類）。但小麥的耕地面積雖減少了這樣多，一九三三年的豐收卻帶來了災禍，因為牠的總產量竟達九、八〇〇百萬公斤，即是說超過了正常消費量一、〇〇〇百萬公斤。在這個數字上，我們還必須加上從北非洲輸入進來的三〇〇百萬公斤，和上次收穫沒有脫售的一五〇〇百萬公斤的餘額。為使價格不致完全崩潰起見，必須用種種方法把二、八〇〇百萬公斤的小麥脫售。

戰前每百公斤小麥的價格常在二十四法郎左右。依據一九三三年十月的一般價格指數（五〇一）看來，小麥的賣價常在每百公斤一百十五法郎和一百二十法郎之間。但事實上牠的價格是一百零五法郎——這就是說，從小麥價格達每百公斤一百八十九法郎的一九二六這一個記錄年度以來，這是未曾有過的一個可驚的降落。七年之後，危機即使價格跌落八十四法郎，或百分之四十以上。於是種小麥的農民大感不滿而憤激起來，同時這種憤激的情緒佈滿整個鄉間——這是一種

愈來愈猛烈的憤激，因為小麥的價格正像江河日下般的在急急降落。

政府必須居間調停。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的法令把一百十五法郎規定為合法的最低價格。據說這法令是去救濟農民的，假如有無效的法令的話，那末這就是一個最無效的法令。一種比合法價格低得多的半官的欺騙的價格，不久立即成立。供過於求的結果，每個小麥生產者要從磨坊主那裏獲得優先待遇時祇剩了一種方法——這就是把價格比別人抑得更低。一九三四年七月間，巴黎區小麥賣給磨坊的正確價格，估計祇有每百公斤八十法郎。

其他一些法令——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的，和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九日的法令——目的都是在調節小麥的生產和竭力把過剩的小麥從市場中暫時或永久地脫售出去。爲了這，建立了許多特殊的合作機關，從事貯藏小麥，待價而估。但這些合作機關在一年中必須按着每季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脫售牠們的存貨。所以這不是一種妥當的解決方法。於是另有三種方法也被採用了；（一）修訂製粉規則，剋減每百公斤小麥的重量；（二）由政府給予每百公斤的小麥以五十法郎的補助費以雜物摻入小麥——用顏料摻入小麥并把牠貯藏起來，使牠不適用於人類的口胃；（三）最後的一個方法，便是由政府給予補助費而把牠輸出國外。

所有這些工作都是很費錢的，同時都會遭遇到很大的困難。要組織一大批監督去強迫各製粉

業者實行更低的生產標準，這事怎樣能夠實現呢？把小麥拋棄在倉庫裏，不就是和那些生產大麥和燕麥的農民——照例他們和生產小麥者是同一的農民——作破釜沉舟的競爭嗎？最後，當那些有悠久歷史的小麥輸出國連他們自己也不能再找到小麥出路的時候，當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較法國國內的價格更低的時候，法國怎能驟然把小麥輸出到國際市場——在那裏，半禁止已成爲一種定則——上去呢？那規定最低價格的法令，像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調節法令一樣，在資本制度的範圍內總是無效的。這法令頒布後便被大製粉業者，大的小麥生產者，中間階級，和所有鄉間的資本家團體，所有剝削貧農和小麥的小生產者的投機商人所反對。這些人所希求的是讓農民們毫無保障，由此他們可以更易於剝削農民并把危機的全副重擔放上農民的肩頭：這是他們通常稱爲「肅清市場」的方法。

一九三四年的收穫量約有八、三〇〇百萬公斤，或者說較每年的消費量少五〇〇百萬公斤；但加入一九三三年未曾脫售的存貨之後，有效的供給量仍達一〇、七〇〇百萬公斤。

於是資本主義的政府放棄了牠的調節政策。佛蘭亭（E. Flandin）政府主張經濟的自由主義，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制定法令，廢制了法定的最低麥價。雖然如此，這法令仍保持着小麥生產的某種限制：牠禁止小麥生產者擴張小麥耕地面積，禁止兩年連續在同一塊土地上耕種小麥，禁

止種植那種產量極豐的小麥；在另一方面更由農業部按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巴黎自由市場上的平均價格收買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份收穫的過剩小麥。價格的限制廢棄之後，小麥價格更形跌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小麥的非法的但有效的價格約在每百公斤八十法郎。在法定的最低價格廢止之後，小麥的價格在主要的生產區又降落了十法郎或十法郎以上，在北部和巴斯·得·克雷（Pas-de-Calais）區牠的價格，祇在六十五和七十三法郎之間，在伊勒·愛·維雷（Ille-et-Vilaine）方面，祇在六十六和六十九法郎之間。這種悠長的價格不斷的降落，給予小農以真正的困厄，而政府卻在一般價格提高時，支持一九三〇年規定的製粉和製麵包業的紅利，來繼續担保製粉業者和製麵包業者的巨額的利潤。他們所竭力主張的『貿易的自由』，照例是利於大資本家而用來毀滅小民的。禁止那種產量豐富的小麥的種植祇使大製粉業者感到滿足，因為這樣一來，他們更易於做投機生意。但政府將如何處置那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法令所規定必須收買的二、〇〇〇百萬公斤的小麥呢？這件事情的處理必將以每百公斤七十法郎的價格，支出一、五〇〇百萬法郎。

小麥問題，因殖民地生產品：米、玉蜀黍和其他五穀雜糧的輸入而更形嚴重起來。殖民地祇能用農產品的輸出來償付他們從宗主國輸入的工業品。法國工業資本主義把牠的生產品售於殖民地

而獲得巨額利潤，但同時都貶低法國和殖民地農民的生產品的價格，使他們歸於破產。這樣，殖民地便成爲資本主義強盜的財富的來源，和法國農民破產的原因。從安南各地輸入的米，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殖民地米的輸入，已自一九三〇年的一二九、三一〇、〇〇〇公斤，增至一九三四年開頭十一個月的四三二、八四一、二〇〇公斤；此外還須加上一三五、四八三、四〇〇公斤的米粉。這種米雖然從世界另一端的一萬三千哩外運來，雖然牠耕種時需要比小麥更多的勞力，但牠在法國出售的價格卻較廉於小麥——這告訴那些不幸的安南人所得的價格是如何之低！由殖民地米的輸入所引起的競爭，使那即使沒有牠也已使法國農民夠苦的小麥問題，更趨於複雜難解。

小麥被貯藏起來，爲的是維持價格。但是如果說造成穀物生產危機的原因，是由於剩餘生產品的無法處置，那末，釀酒工業的危機也是這同一的原因造成的。

法國酒的正常消費量，每年在八千萬公石（一公石等於二十二加侖）左右，而一九三四年法國本部的產酒總量却是七千五百萬公石，此外還須加上從阿爾及利亞（Algeria）來的二千萬公石，和上年過剩的存貨五百萬公石，這個數目已經超過正常消費量很多了。至於那年小麥的過剩存貨，則約在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之間。

酒的生產過剩曾在戰前引起過一次嚴重的危機，這是一九〇五年的事情。牠引起了嚴重的騷

亂，派去鎮壓示威運動的軍隊中，第十七師團譁變了，兵士們把他們的長官囚禁起來，帶着來福鎗在那爾波納(Narbonne)的街道上列隊巡遊。但此後幾年中收穫的減少又使價格增漲起來，至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時，每公石（平均濃度有九度）酒的價格，漲落於二十法郎和二十五法郎之間。大戰後，價格就不斷地高漲起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間，竟達每公石二百五十法郎。但暴跌很快的隨之而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間，價格即貶落至每公石一百七十法郎。至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時牠幾乎貶落至每公石一百法郎，至一九三四年末，貶至每公石五十七法郎。當時小麥的跌價甚至還要慘酷些。

政府於是採用了一大批的政策。製酒者凡是同意拔去他們的葡萄樹，并在三十年中不再種植的，可以得到一些紅利；絕對禁止新葡萄樹的種植（這法令大部份是為阿爾及利亞而設，因為那邊每年都在擴大葡萄的種植面積）；嚴禁外國酒的輸入；禁止低於八度半比重的酒的發賣（這限制的结果使酒的成份增到九度）；那些含酒精少的酒，被蒸提而製為商用酒精，同時雜以汽油而充作名為國家碳化物(Carburant National)的燃料。

這些政策引起了許多大葡萄場主的抗議。因為情形是這樣：這些大葡萄場的土地都是最肥沃的，同時所產的葡萄甜酒，量多而酒精少。因此牠們的所有主便毫不躊躇地把牠們分售給人家。那末，

這不就是說小製酒者的勝利嗎？

這法令在法國本部被破壞之後，大葡萄場又出現於各處。儘管有禁植新葡萄的法令，可是阿爾及利亞每天都有新的大葡萄場興起。那裏應用着最新的種植方法，同時工資極低的土著勞力亦已減至最小的限度。這些新的葡萄場，既努力生產葡萄汁，也注重酒精的含量，因此在阿爾及利亞的大量釀酒者和法國的許多有大葡萄場設備的小量釀酒者之間，很快的就要發生一種悲慘的鬥爭。在這鬥爭中，前者一定戰勝後者，那還容置疑嗎？

第九章 工業危機

受危機影響最深的工業是紡織工業和化妝品工業。戰前棉織業的輸出佔牠的生產量百分之五十，毛織業佔牠的生產量百分之十，絲織業佔牠的生產量百分之七十。大戰的結果，使大多數經濟落後的國家得以發展她們的工業。她們先經營棉織業而後及於毛織業，先經營織業而後及於紡業和梳毛業；但現在，所有這些進程都早已完成，或在最短期間即將完成。

在最近二十年中，雖然世界市場的消費力的增加還不到百分之十，但世界的生產力卻已增加

很多，毛織業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棉織業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但這並不是由於紡錠和織機數目的增加；這種生產產品的增加是生產效率增加的結果。

爲應付這種生產過剩起見，每個工業國家都已建立起關稅壁壘。經濟的國家主義和奧泰基政策（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崩潰時期的特徵）以及日本那樣新的競爭者的抬頭——這些競爭者，由於對勞動者的悲慘的剝削，能夠把商品的價格貶落到使若干老大的歐洲工業國不能和她競爭——這些因素已堵截了法國棉織工業向外發展的一切出路。

法國和日本競爭中所遇到的結果，我們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本絲織物以每呎八法郎四十生丁和十法郎四十生丁的價格在開羅出售，可是同樣的法國絲織物卻不能以每呎十七法郎二十五生丁以下和二十法郎三十生丁以下的價格脫售。摩洛哥的條紋棉布，使法國工業每呎損失一法郎六十四生丁在卡薩布蘭卡出售；日本的出口商可以把同樣的貨物定價爲每呎九十四生丁出售。即使在馬賽，日本錦緞的價格比法國紗線的成本還要便宜。

估計起來，即使回復常態之後，同時即使算進法國殖民地市場的需要，法國棉織品也不能銷去百分之六十以上。

不能依靠殖民地市場的法國毛織工業，即在危機過後，牠的國外銷售也一定要受百分之五十

的損失。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法國毛織品的輸出在不斷地降落，我們可以從下表看出：

	重量(單位十萬米突公斤)	價值(單位百萬法郎)
一九一三年	一八五	九三〇
一九二九年	一九八	一、六七九
一九三〇年	一六六	一、三二〇
一九三一年	一三一	九二八
一九三二年	六〇	三四九
一九三三年	五五	二七八
一九三四年	四〇	二一五

繹絲業是受國外市場封鎖影響最利害的工業。人造絲的利用已使意大利、英國、美國尤其是日本的繹絲業得到很大的發展。一九三二年，法國繹絲工業經歷着嚴酷的衰落，這使牠不得不大削實價，擴張國內和殖民地市場，放棄奢侈品、美術品、和人造絲等生產，以補償牠的國外市場的喪失。一九三四年，法國繹絲業較戰前的水準降落了百分之五十六；棉織工業較戰前降落百分之三十五，毛織工業則降落了百分之二十六。

一九三五年初，棉織工廠破產的有一百三十家以上，這數目佔着紡紗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佔着織布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在同一時期，棉織工業方面，有二百萬隻紡錠，五百萬隻絞錠，和四萬一千部織機停止工作。

在毛織工業方面，某些部門（如已梳羊毛紡織部門）的失業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五十，而受打擊最嚴重的是毛織品、室內裝飾布料，和地毯各部門。一九三二年毛織工業的生產佔有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四九；到了一九三四年，又降至百分之四八。

繅絲業的生產量也在不斷地降落；較之戰前的水準，一九三〇年降落百分之七十四；一九三一年降落百分之六十；一九三二年降落百分之三十五；但此後也稍有增加，一九三三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一，一九三四年又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這種增加，無疑的一部份是歸功於強迫商人在天然絲上標明以別於人造絲的法令。

煤礦工業，在理論上說來，應該是受危機影響最輕的一種工業，因為法國的煤產遠較消費的需要小。

在最近幾年中，法國每年煤的生產最常在四千八百萬噸和五千萬噸之間，而消費量卻常在七千萬噸和七千五百萬噸之間，因此就有一個必須由英德等國的二千萬噸至二千五百萬噸的輸入來填補的不敷之數。這些國家之所以有輸出，是由於巨額增加的生產量。法國政府曾集中全力以厲行生產品輸入的限制，但煤輸入的限制，卻未阻止外國的煤以數年來最低廉的價格出售於市場。輸入煤的平均價格，在一九三三年是每噸一百零四法郎，至一九三四年跌至每噸九十九法郎，即已跌

去了五法郎。這數目若與一九三〇年相比，則降落了四十五法郎。由於劇烈競爭和法國消費者的積貯，使法國煤礦工業在法國市場上的銷售額，在最近幾年中表現着顯著的降落。

法國煤業所僱用的外國（主要是波蘭的）工人雖已大減——不管他們的合同滿期與否，政府將他們遣送回國——但煤礦工業中的失業仍甚猖獗。因為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合理化，煤礦業可能減少礦工。在一個統轄着十五個煤井的煤礦公司中，工人的人數和生產量如下：

年 份	工人數	生產量(單位噸)
一九一三年	一〇·一七九	二·五一二·〇〇〇
一九三三年	一四·五三一	四·一六二·〇〇〇
一九三四年	一四·一一一	四·三六二·〇〇〇

若祇以去年來說，那末，僅僅四百二十個工人就生產了二十萬噸以上的煤；生產量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同時工人數卻減少了百分之三。

關於這，我們必須知道：法國工業家目下正在努力用現代的化學方法製造一種綜合的燃料（“Carbolar”和“Monathra”等）以排斥外煤。經濟的國家主義和奧泰基政策正在各方面顯其身手。

在鋼、鐵、五金、和機器製造工業方面，外國的競爭和機械應用的擴大，已在昔日落後國家中漸破

覺出。蘇聯已成爲鋼鐵的重要生產國。印度和日本亦已有急劇的發展，並已成爲世界市場上的輸出國。在機器製造和五金工業方面，已產生一種排斥外貨的傾向，因爲帝國主義時代的每個國家，在預料到戰爭即將爆發時，必定會設法使外貨的輸入減至最小的限度。

但是，法國鋼鐵工業輸出的水平仍維持着原狀，甚至稍有增加：一九三四年輸出的鋼有二百九十五萬一千噸，而一九三三年輸出的祇不過二百五十五萬五千噸。這是法國鋼鐵工業和國際鋼鐵卡特爾締訂的協定所促成的。但薩爾區於一九三五年歸德以後，鋼鐵輸出的前途就大形暗淡，因爲法國鋼鐵輸出有三分之一是由德國吸收去的。

在五金和機器製造工業中，最主要的幾個國外市場之間，也有一種堅定向前發展的本質上的矛盾，雖然蘇聯隨着最近訂定的通商協定以顧客的資格出現於牠們之間。

汽車工業的國內市場已被早就在用着的二百萬輛的汽車所羈困。一九三四年，汽車在國外的銷售量祇佔生產量的百分之六·九，而一九二九年卻佔到百分之三一·七。一九三四年輸入英國的法國汽車祇有九百八十輛，而一九二九年卻有二千二百輛；輸入比利時和盧森堡的祇有二千輛，而在一九二九年卻有三千八百輛；輸入西班牙的也祇有四千三百輛，而在一九二九年卻有七千二百五十輛。

一九三四年美國汽車的生產量，已恢復到一九三一年的水準（二百八十萬輛）這就是說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一百四十萬輛。英國一九三四年的生產量達三十四萬二千五百輛，這數字甚至已高出最高記錄年的一九二九年。蘇聯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尚無汽車工業，但現在正在實現五年計劃的口號：「追上并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一九三四年，牠的生產量達七萬二千五百輛，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過程中，僅以莫洛托夫廠而論，每年能生產三十萬輛。蘇聯的汽車輸出，尤其是對土耳其的輸出，已成為一種既成事實了。

爲對付外國競爭起見，法國政府採取一種由政府給予每噸出口貨以一千五百法郎獎金的政策，鼓勵汽車的輸出；這種獎金已於一九三五年，增至一千九百法郎。同樣，爲應付軍事上的需要起見，政府也已採取了補助陸地運輸業的政策。

事實上，法國也像其他國家一樣，這同一的進程，正在那裏進展；在高度的關稅壁壘之下，外國五金工業在法國和牠的殖民地的市場上已在一步一步的退卻。

第十章 金融和產業寡頭政治的地位是怎樣鞏固起來的

要明瞭法國經濟受危機影響的詳細情形，我們必須辨明法國工業上的三個主要部份：第一是若干主要的公用事業；第二是托辣斯化的工業——此二者是法國經濟生活的「受保護的」部份——第三是「不受保護的」部份，其中包含着若干商業銀行，和一批工業、商業、紡織業等。

這種正確地指出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現勢的區分，是沒有一定不變的界限的。法國也像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任何地方一樣，在銀行業和工業之間，存在着一種繼續不斷的鬥爭——在這種鬥爭中，牠們各在同業中組成聯盟和集團，互相破壞與吞併。今天法國經濟生活中不受保護的部份如某種工業或某個公司，到明天或者會在別人的指導之下被救濟而歸併於受保護的部份中去，例如，蘭西銀行的政策便是如此的。

現在，讓我們過細點考察一下這三個不同的部份。

第一個部份——主要的公用事業，包括電氣（共計二十四個公司，其中有電氣總公司、巴黎電氣公司、北部電力公司、東部電燈公司、法國無線電公司、電氣聯合公司、北部電燈公司）、煤氣（共計十一個公司）、發行紙幣的銀行（法蘭西銀行和阿爾及利亞銀行）、特種銀行（不動產抵押銀行和各種企業的輔助銀行）、保險公司（共計二十五家）、都市運輸業（共計十三個公司，包括首都運輸公司和S.T.C.R.P.公司）、主要的鐵道、船塢和自來水事業（共計五個公司）、殖民地和海外

的公用事業（共計六個公司），以及蘇彝士運河公司。

一九三〇年以來，公用事業（蘇彝士運河公司除外）的股息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三五年）。因此，雖有經濟恐慌的打擊和躉賣價格的降落，公用事業的集團卻仍利市三倍，牠的利潤不斷地在那裏增加。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一個最重要的電氣公司分得的利潤共計四〇〇百萬法郎——這個總數較之不受保護部份中的一百二十九個最重要的公司所得的總利潤還要多。這些主要公用事業，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乃是他們對於工人加以可慘的剝削，採用合理化制度達於極度，和隨技術的進步而來的業務發達的結果。然而，幾個大鐵道公司，卻還在不斷地宣傳，說法國的鐵道運費較其他國家的低。

托辣斯化的或「受保護的」部份中，包含若干重要的銀行組織（共計十一個公司，其中首要的是里昂銀行，平民銀行，貼現銀行，工商銀行）。托辣斯化的機器製造業【共計七個公司，包括霍克開司公司（Hotchkiss）和哈佛爾金屬線製造公司（Trefileries du Havre）】化學製造業【共計十七個公司，包括枯爾曼公司（Kuhlmann）、聖哥班公司、羅恩普朗公司（Rhône-Poulenc）、里波蘭公司（Ripolin）、光明公司（Lumière）、液體空氣公司（Air Liquide）等】鋼鐵業【共計十二個公司，牠們都由著名的鋼鐵工業協會統轄】北部和中部法國的幾個煤礦公司（共計十九個公司，包括枯

里埃爾公司 (Couriere) 郎恩公司 (Lens) 亞尼希公司 (Aniche) 昂丈公司 (Amzin) 卡爾摩公司 (Carmaux) 格郎公勃公司 (Grand-Comb) 公芒特里福尚波公司 (Commentry Fourchamps)】造船業【共計六個公司：勃雷泰納造船所 (Bretagne) 法蘭西造船所 拉盧亞造船所 (La Loire) 聖那才爾造船所 (St. Nazaire) 地中海造船鍛鐵廠 普洛文卡爾軍艦製造廠 (Provencale)】和製糖業【共計三個公司，包括拉飛納里賽公司 (Raffinerie Say)】

危機沒有使這些受保護的工業得不到巨額利潤，祇些注意法國經濟新聞的人都可以看到，他們在進行着國家必須維持大銀行的高額股息，威信和利潤的運動。這些托辣斯化的集團，對政府加以壓力，強迫牠保護牠們的獨佔地位；例如，煤礦公司曾向政府不斷要求增高保護關稅。托辣斯化部份中的各工業，竭力想把那些非托辣斯化部份——牠們的競爭者壓倒；因此有許多製糖公司已經組成一個聯盟，以阻撓新工廠的興起。

第三個部份——法國經濟生活中的不受保護的部份——包含若干商業銀行和混合銀行，其中最主要的是巴黎及下游銀行和巴黎聯合銀行；各種採礦工業；不受保護部份的機械製造工業【湯姆生烏斯東公司 (Thomson-Houston) 勃雷格公司 (Breguet) 般哥脫公司 (Pugeot) 雪脫龍公司 (Citroen) 等】；營造材料工業，棉毛絲織工業，運輸業【夏葛公司 (Chargours) 雷尼公司 (Réunis)

梅薩格里公司、(Messageries) 馬里蒂姆公司 (Maritimes) 等；各種貿易公司，大商店，旅館和地產公司【萊斐德百貨公司 (Galeries Lafayette) 普恩市場 (Bon Marché) 春季商店 (Printemps) 大旅館 (Grand Hotel) 灰里克斯·波坦公司 (Felix Potin) 大摩依公司 (Darnoy) 地租公司 (Rente Foncière) 等】以及造紙、印刷、橡皮等的雜類工業；各種開設在外國的法國公司，如潘那羅亞公司 (Panaroya) 法國STEATUA公司等；和許多殖民地公司。

一百二十九個最重要的無保護的公司所得的股息，其總數在一九三〇年有一三〇一百萬法郎，一九三四年降落至四五九百萬法郎，一九三五年更降落至三五三萬法郎。但『受保護的』工業集團，儘管有危機，牠們的利潤却在不斷地增加，祇有那無保護的纔是危機重擔的真正負擔者。自從法國的經濟危機開始以來，平均每月有一千二百個破產和清理的公司，這其中，無保護的要佔着極大的部份。

當危機使無保護的工業負着淒慘的創痕的時候，法蘭西銀行的監督們，『受保護的』金融和產業巨頭和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却平靜而愉快地在那裏用冷眼看着牠們。他們相信，資本制度若照常起着作用，那末危機就會撲滅弱者而為強者留下廣闊的活動範圍；腐敗的樹枝一倒，那屬於『受保護的』產業團體便可以任意發展開來。但這仍須視工人農民和中等階級之能否繼續忍受經濟

危機的打擊，來為那利用這恐慌以鞏固自己地位的寡頭政治的無厭的慾望作犧牲而定。農民現時正在填補危機的損失，工人的被剝削在受保護的工業的鉅額利潤上表現得更明顯了；中等階級，已遭受到破產和慘敗的重擊。

在危機的過程中，集中運動，因資本主義國家的鼓勵和訓令，而日益顯著。在危機的過程中，集中的兩個最顯著的例子是飛機和造船工業。在航空部的壓力之下，勃雷格飛機公司為共同研究和生產的合理化起見，已和維婆爾潘霍公司（Wibault-Penhoët）、摩郎梭爾尼公司（Morane-Saulnier）合併；拉盧亞造船所已和尼園泡爾特阿斯特拉公司（Neuport-Astra）合併；亨利包戴公司（Henry Potez）已和賽納飛機船舶製造所（Chantiers Aéro-Maritimes de la Seine）、洛林馬達汽車公司（Lorraine Motorand Automobi le Co.）合併；李奧雷和奧里維公司（Lioré et Olivier）已和台伏阿提納公司（Dewoitine）合併；勃萊里奧公司（Bériot）已和法芒公司（Farman）及北部與摩羅克斯製造所（Atelier de Construction du Nord et des Mureaux）合併。現在該二種公司經合併後祇有十個左右，不久以前則有三十個以上哩。

同樣，在一九三三年末，政府又定下了一個集中的計劃，這計劃是把某幾個公司停閉，某幾個公司加以改革而合併起來，使造船公司的數目減少。為切實實行這計劃起見，政府以扣留債款和取消

政府合同來威脅不服從命令的造船公司。但造船業者都向參議院訴苦，到現在，他們已把政府的計劃壓制下去，同時他們建立一個造船業的「國家銀行團」着手進行他們自己的資本集中的計劃。因爲危機的緣故，金融寡頭政治已能鞏固牠自己的地位，同時，中等階級已沒落於貧困之中，體味着那種無產階級注定的無保障生活的到來，至於無產階級呢，則已在工資的降落和失業的激增之下，日趨於貧困之途。這是卡爾所預見而以下的話敘述出來的進程：「隨着資本巨頭——他們掠奪并獨佔這轉形期中的一切利益——數目的日益減少，發生了一大批悲慘，受壓迫，被奴化，生活退化而被剝削的羣衆；但和這同時，也發生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這是一個人數日增，有紀律，團結一致，且即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中造成的階級。」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十二章）

「受保護的」工業已成爲資本主義的閱兵場，是資本主義實現巨額利潤的場所。屬於巴斯得加萊（Pasteur-Calaire）集團的十個煤礦公司，在一九三一年末和一九三四年末之間，就是說在危機達於頂點的時期中，增加了九萬萬法郎的準備金，使牠們的準備金總數自二十六萬萬法郎增至三十五萬萬法郎。另一個例子是：許多電氣公司的利潤，不管危機的襲擊是如何厲害，却仍繼續照常增進；巴黎電氣公司一九三四年所獲的純利有三千六百五十萬法郎，而一九三三年卻祇有三千五百五十萬法郎。工業電力公司（L. Energie Industrielle）一九三四年所獲的純利有六千萬法郎，而一九

一三三三却祇有五千六百五十萬法郎。C P D E公司一九三四年所獲的純利有七千五百萬法郎，而一九三三年却祇有六千二百五十萬法郎。各電氣公司的股息也有極大的增加。一九一三年，C P D E公司股息的分配是每股十法郎或票面總額的百分之四；但至一九三四年，該公司的股息竟達每股九十法郎，或票面值的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一三年，巴黎電氣公司的股息祇有每股二十法郎，或票面值的百分之八；但至一九三四年，即增至每股四十七法郎五十生丁，或票面值的百分之十九。

當他們在增加他們利潤的時候，那些大資本家在另一方面，又竭力樽節他們的支出。具體表現於一九三五年七月的賴伐爾法令中的緊縮政策，使那些大資本家加緊向廣大的工人階級進攻。現在那些大資本家正在借着他們的某些御用政論家（例如政治經濟評論的一些經濟學家）之口，要求『重行修正』目下的經濟狀態，和『犧牲那些從國家的預算案得到經常收入的人們』（這就是要求犧牲那些靠公債利息生活的人們和中等階級）。這是對那些生活程度日益增高而工資不能支持的工人們所忍受的物價高漲和貧困作再評價的預兆。

資本主義的寡頭政治，現在要求的是什麼呢？第一是：反對外國生產品的保護關稅——牠的意義就是提高國內的物價；其次是：制止外國輸入品和國內生產品的競爭；最後是：為鞏固牠的權力和利潤起見，建立一種『職團』的生產，這樣可以使勞動階級不得不屈服而可以預先規定利潤。這個

觀念的目的，是求實現那由經濟上能夠自足的一萬萬人民組成的「法蘭西帝國」的經濟與泰基。牠以意大利和德國爲一切行動的模範。德國早已在努力製造一種綜合的汽油，以冀脫離美國石油的羈絆。目下，她正在製造人造的棉花，同時竭力在尋找銅和鎳的代用品。

法國的財閥政治也已走上這一條道路，並抱着和德國同樣的決心。在經濟的領域內，牠力求實現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理想：『和平時的生活必須和戰時一樣。』這個經濟的理想使牠竭力爭取那種在牠看來最適於實施這理想的政治形態——就是法西斯主義。

使每個問題尖銳化，同時加速經濟和社會的進程的危機，必然會發動這個寡頭政治爲牠的階級利益和牠的利潤而戰，並催促牠行動起來。

第二編 法國的法西主義運動

第十一章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事變

在淺薄的觀察者或那些不甚明白法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伏流的外國旁觀者看來，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爆發的法西斯的暴動，正像一個晴天的霹靂。但是事實上，這一事變，不過是數年來某些橫行無忌的組織進行鼓動的必然結果；牠祇是企圖擷取政權在法國建立法西斯統治的長鍊中的一環。一般不細察現實的情勢，同時過分相信法國議會制度和共和政體尙稱鞏固的人，突然感覺到這種制度和政體已遭到了真正的危險，並且他們知道，祇有人民大眾才能夠確實保障牠們的存在。

在事變發生前數月中，示威運動就不斷地舉行着——在巴黎和各省舉行的有農民、葡萄種植

者、和納稅人的示威運動。因此這事變一發生，馬上變得很有意義；戴考德方場（Place de la Concorde）上燒得火光燭天的公共汽車，它的不祥的光芒投射到所有這些滿佈全國的示威運動上，這啓示出法國法西主義的興起。

爲了這個理由，我們把這發生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而現表法西主義跳上法國舞台時的不幸事變，作爲我們觀察的出發點。這是法西主義在過去一切努力的焦點，牠也將是一切新的努力和加緊活動的出發點，同時也將爲人民陣綫所建立起來的防綫所擊退。

在考察二月六日事變的真相以後，我們將論到促成這件事變的一些團體的組織；在這些團體中，最重要的一個是火十字團（Croix de Feu），他在事變發生的那一天，一直隱在幕後。法西斯在鄉間的活動與法西斯和傳統的反動的天主教團體間的關係我們也將論到。最後，在提到法西斯組織和武裝力量之後，我們將設法指出他們的目的——這是一種最容易的工作，因爲他們的領袖們儘管一向隱瞞着他們的目的，可是在市街的屋頂上他們却會勇敢地宣布過他們的野心。

他們在危機所產生的普遍的不滿的空氣中，趁着斯泰維斯基騙案暴露的機會，就公開地向議會制度攻擊並企圖以武力變更政體。

參加二月六日事變和事變前示威運動的團體有火十字團、法蘭西戰鬥團（Action Française）、愛國青年團（Jeunes Patriotes）、法國共濟會（Solidarité Française）、納稅人聯合會（Federation des Contribuables）和全國退伍軍人聯盟（Union Nationale des Anciens Combattants）的某些支部。所有這些團體都和當時由電氣托辣斯（火十字團的第十三分隊）內邁爾西（Meyers）所領導的法國改革運動團（Retraitement Français）——法國大資本的中樞神經——發生着密切的關係。我們應當附帶說一說，這位財閥政治中的領袖人物邁爾西先生，已於一九三五年把法國改革運動團解散，從火十字團退出，到蘇聯去巡遊了一趟，其後發表談話，說他已為蘇聯的成就所震驚，以致倉皇失措。

由法蘭西戰鬪團組織的第一個重要示威運動，是乘國會重開的時候，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在聖日爾曼大街和凱考德方場舉行的。但早在一月五日，已有一隊火十字團團員在下議員和勞工部長達里米埃（Dalmeier）住宅的面前舉行過一次夜間示威運動。另外由法蘭西戰鬪團、愛國青年團和法國共濟會所組織的好些猛烈的示威運動，是在一月十一日舉行的。示威者任意破壞，他們在大街上搗毀長椅，折下樹枝，并推倒貼報牌。納稅人聯合會所支持的一些同類的團體曾於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和二十七日，在波旁宮附近和主要的大街上繼續作示威運動。許多同樣猛烈的景象

和破壞的行爲，在這些示威運動中重演着。他們火燒貼報牌，割斷煤氣管，并闖入咖啡館騷擾。僅在一月二十七日一天中，受傷的警官已有八十以上。

法西斯蒂要實現的主要部份是什麼呢？他們喊出的口號是什麼呢？

他們想把當時內閣總理旭當逐出政府；法蘭西戰鬥團稱內閣總理爲：「一羣盜賊和暗殺者的領袖。」法西斯的報紙常常用煽動的標題，天天提倡謀殺和叛亂來刺激牠們部下的情緒，使牠到白熱的程度。同時更叫出激烈的口號：「打倒盜賊！」總之，這些報紙將斯泰維斯事件當做借端生事的基礎。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煽動，愈來愈劇烈，與之俱來的是「腐敗的議會政治」和「卑鄙醜態的統治」等謾罵；和這些謾罵刊載在一起的則是一些替他們那「如在意大利和德國一般，而將出現於法國的領袖」捧場的話語。

旭當辭職後，示威運動便向達拉第 (Daladier) 政府繼續攻擊。我們必須注意，這些示威運動會受到法西斯黨徒警察總監夏卑 (Chapelle) 的鼓勵，這位警察總監竟授意他屬下的警察聽任法西斯去自由行動。達拉第政府於一月二十七日成立後，調任夏卑爲摩洛哥總督，而以當時任賽納和瓦茲區 (Seine-et-Oise) 行政長官的蓬內福西蒲爾 (Bonnefoy-Sibour) 繼任警察總監；當夏卑於二月三日把他拒絕履新的覆信公諸法西斯報的時候，法西斯就認爲行動的時機已經到來。

和暴動者狼狽爲奸的夏卑被革職後，火十字團——牠，直到這時，還不曾參加過任何示威運動——和全國退伍軍人聯盟立刻決定在達拉第內閣出席議會的二月六日舉行示威運動。

一切反動的和法西斯的勢力都動員起來準備暴動。巴黎市政府（那是一個非常反動的機關）採取着一種假正經的態度裝腔作勢地出來爲被公開造謠中傷所蹂躪的正義辯護。這些官僚們領導着『正人君子的革命』，領導着攻擊共和政體的帶着血蹟的軍隊。

在二月四日後，即小心地準備着政變。各法西斯團體暗中互相約定：拉洛克（La Rocque）和他的軍隊在緊要關頭衝上陣地，同時決定了圍困波旁宮的整個計劃。每個法西斯團體，在這個共同的目標之下，發表牠的宣言。約翰雷諾（Jean Renaud）在法國共濟會的機關報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上喊道：『建立法蘭西人的法國！法蘭西人起來在自己的屋子裏舉行大掃除！』台丁裘（Taitinger）的愛國青年團模倣法西斯的風格宣稱：『久已期待着的時機已經到來！國民革命的時機已經到來！和我們聯合起來！』拉洛克說道：『被紅旗所奴役的政府正在使你降爲奴隸……火十字團將使一批善良的法國人脫離一切卑鄙的政治團體的羈絆！』

法西斯的報紙法國的戰鬪（L'Action Française）、巴黎回聲報（L'Echo de Paris）、誕生（Le Jour）和清道夫（Le Figaro）刊載不真實的新聞以煽動輿論道：黑衫軍隊即將開抵巴黎，機

關槍和坦克車已經運到。

二月五日，星期一，有猛烈的示威運動發生，火十字團的分遣隊開到波伏方場（Place Beauvan）前，內政部的門口不過，稍稍衝突之後，即被警察所逐退。

法西斯定於二月六日進攻下議院。警察奉命不顧任何犧牲死守龔考德橋；在那邊，有七十個警察，一百個不帶來福鎗的步兵，和二十五個共和警衛軍的騎兵佈防。紛騷約在下午五時，於法西斯軍隊的運貨汽車隆隆聲中開始。六時以後，羣衆愈聚愈多，愈猛烈，示威羣衆叫着「打倒蠢賊！內閣必須辭職！打倒達拉第！夏卑萬歲！警察是自家入！」法西斯強盜用各種東西猛擲騎兵：地瀝青塊，石子和從街樹欄柵上拆下來的金屬塊。他們投擲爆竹和石彈在馬蹄。下法西斯的後援隊一直衝到龔考德方場，并在底勒里（Tuileries）方面築起障礙物來。衣服穿得很時髦的示威者在龔考德方場扣下了一部公共汽車，把牠燒掉。法西斯繼續不斷地向警察和兵士進攻，用小刀和剃刀亂砍馬匹。到這一小時終了時，負責在橋頭固守的守衛者，死傷了一半。騎兵分隊，在二十五人中祇有四人幸免，因此必須由另一分隊來接防。七點鐘來了，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法西斯開始放火。

預定的計劃當時都被施行：法蘭西戰鬥團的各分遣隊和法國共濟會合在一起進攻龔考德橋，反動的市政府委員領導着愛國青年團沿着聖日爾曼大街向波旁宮推進，拉洛克伯爵則從背面，從

波爾高納路 (Rue de Bourgoine) 方面進攻。

一隊法國共濟會高呼着『衝往國會去！』把警察投入水中。開始進攻魏考德橋。進攻者向橋頭迫進，守衛者就放鎗，打死了幾個示威者。被打倒的障礙物又被堆築起來。馬隊扼據着那被法西斯一度奪得，而此時由消防隊防守着的橋頭。

進攻者被逐退後，即隱在萊茵河旁的叢林中繼續向政府軍投擲一切可以投擲的東西；在皇家路他們焚燒海軍部，同時還想把門戶打開。

當他們在皇家路幹着這勾當時，由一個反動的市政府委員萊倍克 (Léger) 所領導的全國退伍軍人聯盟經由尚賽利賽 (Champigny) 馬路馳來做他們的後援。示威者擎着一面大旗，上面寫着：『我們需要一個廉潔可敬的法蘭西！』他們所喊的口號是『夏卑！萬歲！打倒！盜賊！』

全國退伍軍人聯盟的縱隊開赴皇家路和各大街，最後在十時左右返抵魏考德方場。從那裏，他們又向橋頭進攻，外面一道障礙物被攻破後，兵士和警察就分道出去抵抗那些運來封鎖橋樑的運貨車，其中有幾個人竟被窒息半死。地瀝青塊和金屬片從各方面向他們猛擲。馬隊奪圍而出，並直衝到方場的末端。他們一路上爲石子所擊，終於受了很大的損失而回來。示威者曾放了幾鎗。至十一時半，法西斯又向橋頭猛攻，他們高呼『把警察投入水裏去！』幾乎每個兵士和警察都受了傷。放了一

排鎗之後，障礙物又被堆築起來，而調考德方場的騷擾也肅清了一部份。

但法西斯不承認自己已被擊敗。鎗聲不絕地響着，方場上所有的燈都已被擊得粉碎，各處都在起火，示威者又聚集攏來，復向橋頭作一次新的攻擊。將近午夜時，共和警衛軍作最後一次的突擊，一直衝到皇家路，這時萊茵河旁的搏鬥仍未停止，法西斯黨徒隱藏在萊茵河旁的叢林中，不斷射放手鎗。

調考德方場已成爲主要的戰區。聖日爾曼大街和波爾高納路上軍警所築的障礙物抵禦了一次攻擊。

這就是所謂二月六日的事變，這一天，在那些組織這次暴動的人們看來，是法國議會政治終結和法西斯主義誕生的標記。這些團體的領袖們，即使他們沒有達到他們的主要目的，即使他們沒有完全成功地依照他們所希望的衝進波旁宮，把各左派議員投入賽納河去，但至少也已經使二月六日這一天成爲一個流血的日子。這次事變，政府方面的損失是：死者一人，重傷送入醫院者九十二人，輕傷者六百八十八人。法西斯方面，死者十四人，重傷送入醫院者二百三十六人，輕傷而必須加以包紮者四百十九人。法西斯主義含笑着，慶賀着：牠已在法國受到了血的洗禮。

誠然，主要的計劃——奪取政權——沒有被實現，但較小的目的，他們是達到的。二月七日，達拉

第內閣向大總統提出辭呈；拉洛克伯爵則發出了勝利的歡呼。同日，他發電報給他的各省支部領袖說：『內閣業已辭職，第一目標已經達到，中止部隊的調遣，繼續警備，以待後命。』火十字團在報紙上發表公告道：

『昨天早上政府下令通緝的火十字團團長拉洛克上校，在蓬內福西蒲爾先生的提議和邀請之下曾於昨天下午和警察總監會晤。

『在此晤會中，蓬內福西蒲爾承認火十字團曾在二月五日（星期一）猛烈地圍攻內政部，在二月六日（星期二）他更由波爾高納路和奧爾賽碼頭（Orléans）兩方面圍困國會。

『他固執地要求拉洛克中止二月七日的戰事，因為他的縱隊已於二月五日和六日攻破警察築成的一切障礙物。

『拉洛克上校回答他說，鑒於國喪，那天早上，他已自動下令中止七日的軍事調遣，但據他自己看來，他必須要他的團體戒嚴，直至在三色旗下，以公共治安為唯一目的的新政府組織成立為止。

『同時，拉洛克伯爵向警察總監保證，他一定要為他們所流的血報仇；『對那些負責慘殺這次的各開員應加以懲罰——你可以相信：我們是會把永久恥辱的烙印刻到他們身上的。』

火十字團唱起了凱旋之歌。杜適格先生（Mr. Doumergue）從他都納灰（Tounefeuille）的別

暨來到巴黎，組織一個能爲反動者所歡迎的政府。法西斯主義把這位能助他從早獲得政權的人抬上高位。這件工作，並不用牠曾經幹過的遲於一擊的方法，而想使牠逐步地實現。這件事雖然停頓了，但這不過使問題弄得更爲確定。不過，這場盛宴，命定是要受到阻撓的。廣大的力量起來了，並阻止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二月六日鎗聲所驚起的法國勞工羣衆，他們的心情已被刺激得極度興奮，因爲一方面希特勒的法國同志們在替他們預測前途的命運，而另一方面共產黨的進取心又是那樣的堅決。他們正在全國各處着手組織他們的陣線并在他們的鬥爭之中，把他們的意志和決定的力量來抑制着法西斯主義的進攻。

第十二章 法西斯集團的組織

在法國所有法西斯集團之中，足爲今日法國法西斯主義的一切希望和命運所繫的一個集團是兩年前還不甚著名的火十字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火十字團從湮沒無聞的幽居中跳出來，并以搗亂特羅卡但羅（Troadero）和平主義者會議（在這會議中，赫理歐主席，外國的大使也都出席）而爲世人所注意。

現在，這火十字團共有多少團員呢？他們的領袖上校拉洛克伯爵說有七十萬人，同時申朋還有幾萬新募團員在按月到來。但我們可不必為伯爵的惆悵所困惑。無疑的，他是把火十字團創建以來所參加的團員，業已與牠脫離關係的大部份團員都包括在這個數字中的。

無論如何，七十萬這個數字決計是虛妄的。現在，火十字團大概有二十萬團員的光景；但是，即使這個數目，也是一個真正極大的威脅，因為他們是軍事的組織，他們申言挑撥內戰和建立血腥的反動的獨裁。

他們的領袖拉洛克在軍隊中的經歷是極平凡的，即使在那凡是有提拔者的人們極便於飛黃騰達的第一次大戰中，他也沒有獲得什麼。他生於一八八六年，於一九〇七年畢業於聖西爾軍官學校（St Cyr Military College）。此後，他在薩哈拉沙漠中過了九年生活，最後又被調到摩洛哥去。大戰時期，他有兩年被派到法德戰線去服務，戰後，被任為福煦元帥的參謀，後來又回到摩洛哥，在偵探部任科長。到四十四歲時，他祇爬到少校的地位，他知道他已沒有成為顯赫的軍事領袖的希望，感到乏味之後，他便退出行伍而「經營實業」。他在後備軍中，獲得陸軍中校的頭銜，又在電氣總公司中得到一個職位；於是靠著他那有力的賞識者的提拔，他突然從月薪一千五百法郎的小書記一躍而為月薪五千法郎的經理。

這時他加入火十字團的凡爾賽支部，由於他有高明的陰謀的本領，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間，被推為該組織的執行委員之一。從此，他便孜孜不倦地工作，終於抓到了這個既不是由他想起也不是由他創辦，更不是由他組織起來的該團的大權。靠着香料業巨頭考蒂（Coty）的幫助，他推倒了該團的團長和創立者哈諾（Hano）——或稱達爾托伊（Dartoy）——而自任為領袖。

這位先生的知識是平凡的。他的智力和口才僅及得上一個下士。許多地方，他很和蒲郎格將軍（General Boulenger）相像，有幾點，甚且完全相同。他們兩個人都沒有主見而優柔寡斷。他甚至沒有前輩那樣的思想計劃，和行事的步驟。他的上士的命令——絕對的服從和盲目的信仰——就是他的原則。這位啞劇的導演者靠着這個『神祕的火十字』獲得權力。為籠絡民衆起見，他除去了『伯爵』的頭銜，和“De”一字，他矯飾着戰壕中兵士的態度而隱去了上校的神情；他騙人家說，他是崇拜平民的，但是他的行動表示出他是一個不善扮演的戲子。他手下有着軍隊，但他統轄着他們時，老是惱惱不安。他允許他們賭博，飲酒，并向他們保證戰爭就要發生；但他的狐疑是著名的，他的缺乏果斷是衆所周知的，他的拖延是無窮的，而且是無疑的。

拉洛克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不顧他的早年的失敗和顯著的無能，却熱望着扮演『天神派下來的』資本主義寡頭政治，在用法西主義來拯救自己的努力上，也祇能取得他們可以找到的入

材。法國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是大的，但這並非因為拉洛克的魄力可怕，而是由於法西斯主義是大資本家所熱望的解決的方法。拉洛克在大資本家手中不過是一種易於贖出的抵押品而已。當工人階級粉碎資本主義寡頭政治的時候，拉洛克一定會被他們所擊敗并消除的。

火十字團運動由四個團體組成：火十字團、退伍軍人聯盟——這兩個團體是由牠們的聯席會議支配着的——國民志願團（*Volontaires Nationaux*）和國家改造社（*Regroupment National*）。現在這個運動已改名為『法國社會運動』（*Mouvement Social Français*）。

這些團體牠們在軍事領袖的領導並嚴格統治之下，組織得好像準備內戰的軍事團體。事實證明，火十字團是一種半軍事性質的組織，牠由一個獨夫領導着，從這個獨夫，他們得到報告和攻擊的命令。為準備巷戰和大規模的內戰起見，火十字團老在擴張着牠的小規模的軍事演習和動員的操練。

火十字團的部隊一直保持着準備的姿勢。他們每星期要召開二三次或四次會議，在會議中，他們都被激奮到白熱的程度燃燒着空想的熱情。他們常擠在許多運貨車，開了二十或三十萬呎遠的光景，這樣在那天，他們將會知道預定的集中點。拉洛克伯爵的蒞臨理姆（*Rhems*）竟有轟轟烈烈的盛大的歡迎，正像希特勒的蒞臨德國某個城市，被歡迎的一樣。拉洛克檢閱他的軍隊時，總有許

多由各支部派來的標準使者圍繞着他；他慶賀他的穿白制服的飛行技師，并向三十個穿着制服預備將來和法國民衆作戰時組成紅十字會的救護隊隊員致敬。

火十字團的團員都受着各種各樣的軍事訓練，分送給他們的通知書都用軍事的專門名辭寫成，儼然是一些內戰的真正的教科書。

火十字團、退伍軍人聯盟和大部份的國民志願團——十六歲的童子便可當「國民志願兵」——要曉得這是由成年人組成的。國家改造社的社員包括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婦女、衰老不堪作戰的老人和那些能拿出三十法郎，讀火十字團的刊物火炬（*Le Torchon*）的人們。

這四個獨立的自以為合法的團體，有一個共同的主席——拉洛克。牠們有三個聯合委員會：組織、情報、和宣傳聯合委員會。

每個團體各依着地理上的區域分成許多支部；大城市的支部下又有區分部（*Quartier* 或 *Arrondissement*）；當一處地方的團員超過四十人時即成立一個支部。各支部可以發展到城外和近郊的四鄉，假如某地方最低數額的團員都募不到時，則可以向整個省區發展出去。

各支部都由一個伯爵指派的主席統轄着。再由主席自己指派他的委員會委員。組織的本質是軍事的。牠的領袖下面，有一個指揮全體官佐和士兵的精選的參謀部；軍隊則必須絕對服從他們的

官長。

每個支部分成若干百人團、卅人團、十人團等單位。整個運動中都有牠的衝鋒隊；退伍軍人聯盟此外還有担负重要使命的志願軍。退伍軍人的旅團已經組成。巴黎和近郊共有十個旅團；每個旅團隊由示威時一起出發的五六個支部組成。各旅團中都有火十字團和國民志願團的團員。每個旅團司令有一個汽車遞信隊，由這種組織，他可以和下屬的支部，其他旅團或總司令部保持聯繫。

有一種特別的旅團，稱爲「游擊旅團」，牠的專職是保護拉洛克上校。

各旅團的團員都是一些最熱狂最好鬥的分子。他們是內戰的真正的衝鋒隊，他們的領袖責成他們把希特勒挺進隊的偉業再現於法國。

火十字團有野戰砲和機關砲等武備。武器都是貯藏在軍需庫中，這些軍需庫大半都設在波司（Beauc）區的大農場裏。因爲牠的大多數團員都自己有汽車，同時各大運輸公司的董事又都是牠的團員，所以各城市或省區支部都不可不用鐵路而迅速地調遣自如。拉洛克上校準備內戰的軍隊，也有大批的飛機——至少一百五十架——這些飛機有時也像在阿耳及利亞的烏德斯馬（Oued Serrat）一樣，在檢閱和演習時出現於公衆面前。

當火十字團在公路上出現的時候，他們照例依着軍隊的款式，把牠們的徽章（圓平面上畫着

一具骷髏，下方面有兩支交叉着的槍）和旗幟飄揚在隊伍的前端。他們四人，六人或三十人一排的向前行進，步伐整齊，斥候兵在前，長官則行在隊伍的兩側。

要軍隊集合時，火十字團總參謀部便發出預定好的口令和暗號。

這些便是火十字團的概況。這法西運動的基本團體的活動，還有其他四個團體輔助着。這四個團體是法蘭西戰鬥團、愛國青年團、法國共濟會和法蘭西黨。這些團體時常在牠們的刊物上互相交鋒，各說對方辜負了國事。但他們因追求的目的相同，因此團結得很緊，同時雖然相互間有些局部的爭吵和使牠們發生隔閡的小的敵對行為，牠們卻聯絡一致地準備着牠們的戰鬥計劃。

法蘭西戰鬥團結合着許多素有巷戰和內戰經驗的同性質的團體。在巴黎區，保皇黨能夠動員五千到一萬個在從前戰爭中久經訓練的武裝全備的兵士。

愛國青年團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總選舉後即告成立，為的要抵禦「革命的危險」。他們由皮埃爾·泰丹格（Pierre Taittinger）領導着，牠的實力足以使牠馳驅於千軍萬馬之中。國民志願團的招募的對象也是這同一批人，所以牠的招募力看來很薄弱，現在牠已改組為「國家人民黨」。

（Parti National Populaire）

愛國青年團組織在一個極端軍事性質的基礎上，同時也是法國第一個組織巷戰別動隊的團

體。這些以短棍和手鎗武裝起來的別動隊，也就是法西斯運動中的衝鋒隊。以大學為組織基礎的一些大學支部，也是一種軍事性質的組織。

愛國青年團中的一切事務都是以軍法處理的。下面就是這法西斯團體頒佈的服務規則的第一二兩項：

『(一)別動隊總則：別動隊的組成——省別動隊細則——別動隊的召集——點名——檢閱——命令——符號——徽章——服色——運輸。』

『(二)街道的巡邏——別動隊負責街道的巡邏——街道巡行的隊形——封塞街道的隊形——由巡行的隊形轉變為封塞的隊形——二十碼以內寬闊的街道上的隊形——二十碼以外寬闊的街道上的隊形——由封塞的隊形轉變為巡行的隊形——向敵對的隊形，攻擊時的隊形，最好的隊形是實心漏斗形的隊形，這就是說拿牠的尖端正對敵方。』——退卻時的行動——委托給單羣部隊，百人團……的巡邏。』

當乘汽車趕路時，分隊長必須坐在開車者的旁邊，細則上規定：『他必須武裝着。』

以猛烈的辭句宣布牠的法西斯的特質和反猶太主義的法國共濟會，誇張地炫耀牠的軍備；牠由一個前任殖民地軍官陸軍少校約翰·雷諾 (Jean Renaud) 領導着。他們習用羅馬式的敬禮，并

在十字形武裝帶裏面穿着藍色襯衣。這個組織深得香料大王法郎梭亞·考蒂 (Erussois Coty) 辦的法西斯報紙 人民之友 的賞識。由於火十字團的發展，法國共濟會能招募到的團員愈來愈少了。他們在巴黎約有二千到三千的團員，而主要的招募對象則是沒有智識的北非洲工人，因為這樣便可以利用他們的貧困和無知以殘殺法國人民。

法郎梭亞·考蒂的另一個同事麥賽爾·蒲卡 (Marcel Bucat) ——希特勒和國社黨領袖們的熱烈崇拜者——他於一九三三年九月間在人民之友上發起組織法蘭西黨，在無名英雄墓前發出炫耀而怪誕的誓言。然則他的綱領怎樣呢？『在國家的頭上必須要有一個領袖；一種職團的代議制度；一種中央集權而又地方分權的行政制度；嚴格的紀律。』這個組織的軍事的特質是非常顯著的；他們有衝鋒隊，藍色的襯衣，十字形的武裝帶和長靴。

他們竭力從地痞惡棍和飢餓的流氓無產階級以及阿爾薩斯 (Alsace) 和洛林 (Lorraine) 二省某些工業部門的工人中招募黨徒。爲了幫助法蘭西黨，阿洛二省鋼鐵工業的業主們，以罰款和開除來威脅工人強迫工人參加該黨。但他們雖然如此努力，他們在巴黎的黨徒祇有二千人，在全法國也祇有一萬人。

他們有軍備，這是一件周知的事實。有一張我們常常看到的照片，上面是他們黨徒排着三橫隊

演習的情形：第一橫隊平伏在地上，第二橫隊跪着，第三橫隊站着。湊巧，他們中間有一個來自意大利的法西斯軍官在教導他們。

下面是該團體的『操演計劃』之一：

『戰事所必需的東西須在J日以前二十四小時內在指定的地點佈置妥當。操演者必須隨帶二日的糧食。』J日須在操演開始前一星期通知負責的司令官。在指定的那天，必須為先鋒隊準備好所有攻守的設備。K字飛機必須參加操演，並在第二旅團司令官指揮之下從事於實力偵察的工作。』

法西斯團體也曾製出一個圍攻巴黎區的計劃。假如巴黎握在工人階級手中，或是握在火十字團會中言決不寬貸的社會主義派或民主主義派政府的手中時，這個計劃就須實施。這個計劃給予巴黎火十字團以周密的指導，同時牠更教導一支可以由各省動員地點用運貨汽車載來的突擊隊，從預定的幾處地方攻擊巴黎，並使火十字團的飛機轟炸並掃滅巴黎的『赤區』。

號稱有七十萬會員并刊行月刊納稅人的號角的全國納稅人聯合會，是在一九二八年成立的。這個聯合會的領袖是唐都阿男爵 (Baron d'Arthouard) 得·槐賽爾華 (de Wasservas) 和拉爾其 (Larce)，他們並不把牠的活動，依着牠的名稱，集中於計算技術的問題上，而竟完全集中在法西

斯鼓動上。幾年以來，牠利用着牠的刊物、集會、和傳單竭力在詆毀左派和極左派的議員。例如他們力言：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日益增加的國庫的開支並不是用於公共事業，而整個增加出來的支出都經銀行的媒介而流入左翼各黨之手；計算這樣流出的錢，已有一百五十萬法郎。這個法西斯團體，在二月六日事變的準備上也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的準備工作，就是在事變前數月中從事活動和誹謗，尤其是發動示威運動和向某些國會議員（其中有急進派議員兼財政委員會報告者傑勾（*J. Guin*））的攻擊。在二月六日的事變中，全國納稅人聯合會也是一個最活躍的角色。

這個法西斯團體，要求牠的擁護者實現一個推翻現政府的抗稅運動。二月六日事變後，牠立即發表宣言道：『全國各部門的納稅人，已爲這案件引起反感，他們絕不容許此種危害全國公民和國家的罪惡再現於法國，決定不用通知立即停止完納一切賦稅，拒絕借款給政府，并提取他們一切政府機關中的存款。』

在二月六日事變的幾個月之前，這團體早已預言以抨擊并推翻現政府來奪取國會。納稅人的號角上載着：『我們將起事，直搗著名的波旁宮的賊窟，必要時，我們更將用鞭笞和棍棒來肅清這個無能者的國會。』

第十三章 鄉間的法西運動

從一九三〇年起發展着的農業恐慌，已經向集體組織——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等方面擴張。法西煽動者利用鄉間的普遍的不滿情緒，努力組織農民大眾。

現在已經成立的團體有三個：土地黨 (Parti Agraire)、農民戰鬥同盟 (Comités d'Action Payanne) 和 西部同盟 (Comités de l'Ouest)。這些團體已着手利用農民的苦惱和憤懣；他們知道農民們正受到因市場的縮小和他們生產品價格的降落而破產的威脅；他們被大磨坊主和中間人所掠奪，被重稅所剝削，而資本家的托辣斯趁農民不能為他們的生產品找到出路時，以高價賒給他們肥料和農具；他們也憤恨國會，因為牠訂立不利於他們的法典。法西主義覺得普遍於農民之間的這種不滿和憤怒的情緒是牠發展的良機，所以牠特別努力激發農民，使他們也反對社會保險法和議會政治。

什麼組織能在鄉間提倡法西運動呢？由大小地主組成的農業協會的確祇是做做統計的組織，他們不容許建立任何全國的組織。他們的影響不能與商會的相比。

法國農業聯合會 (Société des Agriculteurs de France) 在第二帝國時代即已成立，至一八八六年，因和一些反集體主義的農業團體合併而愈形強固，牠由大地主和富農組成，且是第一個全國範圍的組織，但牠的成員僅限於上層社會。

大戰後不久，曾經有人想模倣工業方面的情形，集合各農業團體，組成一個全國農業團體聯合會 (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Agricoles)。但牠的活動範圍不能和工業的中央組織相比，牠的影響也很小。因此需要建立一些更好的組織。

一九二八年末，若干煽動家在法國創立了一個土地黨，牠的目的是動員農民以與工人相頡頏。當危機到來時，這個為法國農業聯合會和道爾格雷西部同盟 (Comités de l'Ouest de Dordères) 所擁護的土地黨，就在農村中建立起法西運動，後來這運動也在農民戰鬪同盟中出現。他們利用種種藉口，尤其是徵稅當局對那些不履行社會保險法中條款的農民所施行的財產扣押。

由富農領導并受整批公爵、伯爵、侯爵等保護的土地黨，力爭自己是唯一有資格保護農民的組織。該黨領袖申言他們不是任何左翼或右翼的政治家，而祇是一些反對一切老政黨的人。他們主張那些被騙去一切權利的農民階級必須獲得農民的數量上和經濟上的重要性所賦予他們的那種權力。他們申言反對托辣斯和國際金融，反對馬克思主義者，要求懲罰投機者，要求重定農產品價格。

擁護保護關稅政策反對官吏的特權，反對無能而腐敗的政客和議會政治。

由於牠的放肆無羈的社會煽惑，土地黨在總選舉上也曾獲得若干的成功，牠辦有一份周刊，這周刊在鄉間活動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輕視的。

土地黨竭力使農民不抱怨掠奪他們使他們破產的資本家，而抱怨他們的難兄難弟的產業工人。靠着產業和金融巨頭以及農業和農業協會中諸權貴的資助和同謀而為法西斯主義作清道夫的土地黨，牠的領袖們的真正目的，是在動員農民以保衛資本主義社會。這就是農村中的煽動家們，為什麼鼓動農民，去反對那些他們視為造成農民貧困的工人的原因。

集合各種政治傾向的農民以保衛他們利益的農民戰鬥同盟，有五十萬同盟員；這個組織，在煽動家的甘言蜜語之下，做了法西斯主義的羣衆基礎。這些同盟員的主要目的是儘可能的以最高價格售出他們的農產物，所以他們時常直接和那個利用農民以推進保護大地主和中間人利益的政策，的農業協會相接觸。

土地黨的領袖是一些靠剝削農民過活使農民貧困和破產的大小地主和這相仿，第三個農村法西斯團體的領袖，正是保皇黨地主兼煽動家的道爾格雷（他的真名是達盧安 *Dalun*）。他組織了西部農民保衛同盟（*Comites de Défense des Paysans de l' Ouest*），他用一個從卡爾華陀區

(Calvados) 選出的極端反動的衆議員達爾古爾公爵 (the Duc d'Harcourt) 供給的錢，發行一份名叫西部農業的發展 (Le Progrès Agricole de l'Ouest) 的報紙。在這份報紙上，他反覆申說這同一的課題：農民們正陷於困厄之中，這是共和政體、國會和官吏的過失。他把『鴉鴉團』(“Chouans”) 由法國大革命中的貴族和僧侶組成的保皇黨團體) 和反革命農民的傳統的發源地——法國西部數省作爲他的反動活動的領域。道爾格雷同時也組織成一些軍事團體，供給他們綠色的襯衣，武器，軍官和司令官。Gringoire 周刊 (Gringoire) 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說，『道爾格雷能於二十四小時內調遣五萬農民作爲進攻巴黎的先鋒隊。』

道爾格雷和波爾道內伯爵 (Comte de la Bourdonnaye) 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這位伯爵是勃里泰尼農業協會 (Britany Chamber of Agriculture) 的會長，火十字團的團員，S.T.E.A. 油公司 (牠的主持者是歐內斯特·邁爾西埃 Ernest Mercier) 和著名的電氣托辣斯 (火十字團第十三支部) 的董事。而道爾格雷則是豪富貴族和產業巨頭的傀儡。

當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小麥的價格降至一百法郎以下時，有九十七個得羅 (Dreux) 區和夏宋屯 (Chateaudun) 區的市長自動辭職，以表示他們的同情於農民的抗議。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曾舉行巴黎華格郎 (the Salle Wagram) 廳一個集會，在此集會中，有幾千農民傾聽着專門反對議會

政治的演說辭。一離開會場，他們就闖入穀物交易所，把揭示版上的小麥價格完全拭去，表示他們的特色。一九三三年一月間，又有一個集會於巴黎舉行，在這個集會中，他們喊出了：『衝到衆議院去！』的口號。

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事變的兩個月之前，農民法西斯黨徒在近百個城市中張貼告示，申言「法國農民階級鄭重聲明牠已決定爭取國家應該賦予牠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同時牠將毫不躊躇地採取直接行動。

法西斯派在鄉間的煽動，當然和二月六日的事變有關係，這三個農民團體是猛烈的反議會政治的，假如法西斯在巴黎暴動成功的話，拉洛克一定會在鄉間興起一個響應的運動來，作為牠的聲援。所以，我們可以說，即使那些鄉間的法西斯團體沒有正式參加二月六日的事變，但至少也已經間接地盡了這整個運動中牠自己一部份的使命。

在二月六日事變之後，當法國的法西運動漸漸強固，有條理而有組織時，三個法西斯的農民團體爲了獲得更大的團結力和效果起見，便合併成爲一個農民陣線（Front Paysan）。在這個團體中，道爾格雷是一個活躍的靈魂。他增加開會的次數，加強說話的猛烈程度。他於一九三五年二月間在羅昂（Rouan）主張抗稅并從各儲蓄銀行提取所有存款，同時他又說：『我們必須拿起我們的叉

『把衝進國會去，我們必須拿起我們的來福鎗向這批人發射。』

雖然如此，但由於教化工作的結果和受了人民陣綫的打擊，這農民陣綫終於急速地崩潰并失却牠在農村間的權威了。牠的成員現正日漸減少，並且中途脫離和停止工作的事情也愈來愈普遍了。道爾格雷的社會煽惑已日益顯露。但在保皇黨煽動家所領導的法西斯團體中的農民，究竟將脫離大眾呢，還是將覺悟到他們的真敵人不是工人，而是那些先剝削他們，然後又把他們集合成到反動的剝削的陣營中的地主和資本家呢，這一問題的解決，現在主要的靠人民陣綫的努力，團結和能力。

第十四章 天主教對法西斯主義的支持

法國的天主教勢力，跟着法西斯組織，給予社會反動的陣綫以有力的支持。在卡爾特爾獲得勝利的一九二四年五月的總選舉之後，寶劍和聖水的散布者一致挺身向前以黨爭取宗教重行參與政治。卡斯推諾將軍 (General de Castelnau) 利用全國天主教聯合會 (Fédération Nationale Catholique) 發動了二千萬贊助的簽名。在一九二八年四月選出撲恩加賓的總選舉之後，全國天主教聯合會宣稱：『二百七十七個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的衆議員，已贊助天主教徒的要求，並宣佈

若無天主教之助，他們或亦不致被選。」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衆議員已和天主教成立某種協定。不久基督教職工青年團（Jeunesse Ouvrière Chrétienne）的第一個支部於一九二六年成立於克里希（Clichy）；三年之後，三萬個「喬克團隊員」（Jockistes）組成爲天主教軍隊的勞工階級支隊。教會不斷地在擴張牠的煽惑活動的範圍，并企圖深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以冀散佈他們的影響。在華諦根教庭致李埃那爾主教（Monsieur Lénart）的信中，羅馬（指教皇——譯者）幾乎完全贊助各基督教職工協會向法國北部紡織業雇主聯合會所提出的要求。

教庭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發出的四旬齋節諭告（Quadragesimo Anno）中，提到牠的恢復社會秩序的政治主張時說道：「在我們的時代中，最先引起我們注意的，不僅是財富的集中，還有一種極大勢力的積聚，這是一種操在少數人手中的專橫的經濟權。通常，這些人並不是產業的所有主，而僅是他們可以自由支配的資本的保管人和經理。」

教皇庇護十一（Pius XI）主張：「既不要自由競爭，也不要階×鬥爭。」他認爲要恢復基督教精神，則必須聯合無產階級和金融產業的巨頭，組成「依據各自參加的不同的產業部門而各自結合起來的」若干職團。這不就是主張由組織職團國家，抹殺無產階級的法西主義嗎？

這個反動的計劃後面，跟隨着煽惑民衆的實踐；教會用慈善機關，遊藝，競技等等團體來千方百

計地吸引青年工人，尤其是北部的青年工人。

雖然如此，但他們最重要的團體法國基督教職工聯合會（Confederation Francaise des Travaillleurs Chretiens）也祇有下列的一些會員：官吏工作者四萬人，織工一萬二千人，鐵道職工一萬一千人，礦工六千人。這個會員數較之非教徒的各種職工聯合會中百萬的會員數，真是太小了。

所以，教會已深感到侵入無產階級中去的大困難，即使在某些環境順利的區域中，亦是如此。尤有進者，參加基督教職工聯合會的工人，也有在戰鬥時加入到他們同階級的兄弟中去的事，——在過去的許多時機中，他們早已這樣做過了。

天主教勢力的主要羣衆是在工人階級之外的——是在反動的資本集團和中等階級中的一些頭腦簡單，執迷不悟而保守的一部份人中間；在革命勢力和法西或半法西的反動勢力的鬥爭中，教會一如過去所表演的那樣，總是支持反動勢力。

第十五章 法西斯團體的目的

法西斯團體的組織，我們已經加以論述。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牠們的目的。

因德累夫事件 (Dreyfus Affair) 而於一九〇五年產生的由公開的保皇黨組成的法蘭西戰團要求恢復君主專制政體。牠的理論家們，承繼着十九世紀的反動者約瑟·得·梅斯德 (Joseph de Maistre) 和波那爾德 (Bonald) 的傳統思想。在政治經濟學上，他們主張建立職團國家，這種思想最初出現於十九世紀反動作家德拉都爾杜、侯爵 (Marquis de la Tour du Pin) 的著作中。回想起來，却是有趣，鼓吹法西斯主義，及其狹隘的國家主義，對異邦人的仇恨，和殘酷的侵略主義的人們，都是一些法國的反動哲學家——高皮諾 (Goincau) 鼓吹希特勒式的『阿里安民族的光榮』，德拉都爾杜 鼓吹墨沙里尼式的『職團國家』。

在摩拉 (Maurras) 領導下的法蘭西戰鬥團，支配法國的天主教政治時間很久，直至一九二五年，牠尚能左右天主教的任免。但明白法國君主政體已經消失的教皇，卻突然發覺了摩拉的異教思想和他那句『政治在一切之上』的格言中所包含的對天主教無上威權的威脅。於是華諦根教廷把牠的主要工作集中在這一個目標上，並於一九二七年，公開責難法蘭西戰鬥團；但是這並未妨礙法蘭西戰鬥團爲着最反動的社會和宗教的政策而鬥爭。

那末其他幾個團體——火十字團、法國共濟會、法蘭西黨的目的又是怎樣的呢？毫無疑義的是：建立法國的法西斯主義，壓制民主自由，勒死無產階級，開始墨沙里尼和希特勒式的血腥的恐怖者的

獨裁政治。

拉洛克伯爵的戰略無疑地是很聰明的。他使一部份的部隊隱藏起來。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公共事業 (Service Public) (他企圖在這本書中開發他的學說) 一書中，他竭力敘述得曖昧不明。但在字裏行間我們仍能找到他的綱領的基礎。『使法國恢復并繼續那從前作爲一個政治的、地理的、精神的、和傳統的單位的法國……我們曾和所有法國的殉道者密切地聯合在一起，因此我們已把新的元氣給予法國的神祕主義，這種新元氣是如此有進取性，如此富於英雄主義，如此富於否定一切的力量，如此富於精力，簡直像在貞德 (Jeanne d'Arc) 時代，封堆諾 (Fontenoy) 時代，華爾米 (Valmy) 時代，蒙特米雷爾 (Montmirail) 時代和維爾屯 (Verdun) 時代一樣。』這些美麗的辭藻是說明什麼的呢？牠們所指出的解答是什麼呢？是法西斯的獨裁和『聖靈的至高無上』，『門閥的再生』，『傳統的崇拜』，『階級的混淆』，『階級間精神的融洽』，『職團制度，極端的愛國主義以及對異邦人的仇恨。』

像希特勒一樣，拉洛克要求建立一種『招募領袖和引用信賴人才』的制度，這些領袖和信賴人才『必須是能夠担负起反對階×鬥爭，并使各社會階層有如兄弟似的混合起來的重任的指定代理人』。伯爵說道：『階×鬭爭的理論是意造的，騙人的，有毒的……「貴族」和「資本家」這些老

字眼祇是語言上的殘留物。『現在已不再有什麼階級。』像希特勒一樣，他表示那種需要『市民助力』的煽動的熱忱，自然他也答應去剷除資本主義共和國工人的些微的勝利——這種工人的一些微的勝利是以大部份條款都不利於工人階級的社會保險法爲其開端，而漸漸發展成爲一個爲資本主義寡頭政治服役的法西主義所不能同意的原則。

當然他還要廢除國會，解散共產黨，社會黨，職工聯合會和互助團性質的秘密結社，藉以建立他的『職團國家』。在許多包容同一產業部門中的雇主和工人的職團之上，設置一個經濟議會，他的決議當爲各產業部門的職團所遵守——當然這和大雇主的利益總是相一致的。

在外交政策上，拉洛克伯爵以開始反對國際聯盟的組織自誇。他認爲法國應是『權力』的一個分子，她不須在國聯的範圍內進行和平政策，而祇要依據堅強的聯盟，進行增強國威的政策。不和俄國往來。『無論如何，我們有着一個』否定一切的『國家：這決定我們一切與俄國有關的行動。』但他對法西斯的意大利懷着熱烈的妒羨之情。『墨沙里尼所獲得的美譽是不可抗辯的。』至於希特勒呢？『我們需要和德國來往嗎？是的，一千一萬個是的！』爲實現他的權力政策起見，拉洛克要求一支龐大的陸軍，一支強有力的海軍和一支最合時的空軍。

這是拉洛克夢寐以求的事情：採用一份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主義的沒有光澤的翻版，以

迎合被危機所破滅，摧殘，而陷於不幸的中等階級的口胃。

他在他的軍隊裏製造出一種戰鬥的神秘主義，藉以幫助他在他會答應給以權力的法國建立他的獨裁。在他的週刊《火炬》上，他申言：「當我們的時機一到，我們將將在一個單純的刺激之下站起來。我們的紀律和自制力將保證我們行動的精確和效力。」

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向他黨徒作煽動的演說時，他宣布：「我們取得權力的時機已近，非常近了。我們的飛機將不再出現，直到我們作破釜沉舟的那個瞬間。這個瞬間已非常逼近。人家說，警察是多疑的，他們已在佈防；我們將使他們毫無休憩地戒備一次，二次，三次，六次；第七次將是我們的好時機。他們將在疏忽中猝然被執。權力便立即握在我們手中。」

拉洛克的摩托車隊的操練檢閱和作戰演習愈來愈勤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宣布：「注意！時機已經逼近！我們的敵人正在恐懼得發抖。他們是對的。因為「H」點鐘就要敲了。敲了「H」點鐘，我們就要起來鬥爭。」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又來了一個新的威脅，一個立即奪取政權的宣言。「政府或許正在酣睡」——拉洛克這樣笨拙地揭露出他的同盟者賴伐爾的真面目——「但其他的人是能夠站起來行動的。我們在各省的同志正等待着號令！」

『萬頭即將墮地！』這是希特勒在掌權的數年前所發出的狂吠。現在，拉洛克也在要求着碧血。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提到急進黨時，申言道：『急進黨的會議，癩蝦蟆赫理歐，我討厭極了。……我們已經準備好。一個堅強的組織是必需的；我們有的正是牠。命令已經發出。將領們已得到通知。決不會有無代價的犧牲！最低限度的血是必須流的。力量！法蘭西正在等待着！』

火十字團曾在那裏舉行過檢閱，火十字團飛機曾在上空翱翔的阿爾及耳（Algiers）地方，拉洛克在這兒說他即將下動員令：『我用堅決的語氣告訴你們，不會損傷我們絲毫的總攻擊，今日即將臨到。』

在夏爾忒雷（Chartres），他用威脅的語氣，信口雌黃地說道：『估計一下我所說的話的重量，火十字團，我告訴你們，今晚你們要演習徹夜的武裝戒備，頂多不過幾星期，我們的理想即將變成力量。……我們將把議會政治一掃而光，這，我可以向你們發誓保證！』

在摩梭（Moussaux），他更確定地說道：『決定一切和實現理想的時辰已經到了。……我們將為指揮者……我們將永遠廢棄腐敗的議會政治……明天或是後天，總之不出兩個星期，我就可把討伐伯倫（Birn）、達拉第、加香（Cachin）及其伙伴的動員令發給你們。加緊你們的組織和你們的招募工作，最要緊的是堅持你們的自信心！』

拉洛克羽翼之一的巴黎支部的領袖，在下面的幾句話中啓示出他的主帥的計劃：『墨沙里尼在進軍羅馬之前準備了三年。希特勒在任德國總揆之前準備了七年。火十字團已有兩年的歷史。這就是說準備奪取政權以恢復法蘭西的整個光榮。』

響應拉洛克伯爵所用的中士軍需官式的語彙，法國共濟會反復地慫恿實行暗殺政策。

法蘭西戰報專門煽動人家去暗殺。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的前夕，郁電 (Jard) 暗殺案，就是牠促成的。現在牠寫道：『我們必須逮捕伯倫。我們必須逮捕加香，他們都要鎗斃。』

這法蘭西戰鬥報又催促牠的領袖們去暗殺一百四十個在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前夕，督促國際聯盟盡其職守的衆議員和參議員。這份保皇黨的刊物，牠贊助墨沙里尼時竟呼國聯和法蘇公約的擁護者爲『虐殺和平者』。牠寫道：『你一定在某處藏着一把自動手鎗，一把連發手鎗，至少一把切菜刀吧？無論是那種武器，總能防禦那些虐殺和平者的。至於他們的名單，你是有的。』賴伐爾內閣的司法總長反動者雷翁·倍拉爾 (Leon Bérard) 看到了這些辭句，一聲也不響。他對於所有狙擊和暗殺的激勵，一直是故意地緘默着，正像法西斯對許多團體和個人加以威嚇時，或在公路上，或在公開集會中，橫行不法，搗毀建築物時一樣的緘默着——雖然這些都是明載於律法且應該嚴加懲罰的犯罪行爲。

激勵人家在聖巴妥洛摩之夜（祝祭使徒聖巴妥洛摩的節期在八月二十四夜間——譯者）暗殺共產黨員、社會黨員、人民陣綫諸領袖，二月六日事變時執政的諸開員，以及暗殺互助團團員和擁護國聯者，這就是法西斯報紙的綱領和整個觀念形態。

從法西作家亨利·倍勞（Henri Brand）——二月六日事變發生後就在Gringoire週刊購買達拉弟頭顯的人——到法西作家皮埃爾·耶克梭特（Pierre Gaxotte）——他稱國聯擁護者為「黑奴」；從約翰·雷諾（Jean Renaud）——他要求法國共濟會中的他的羣衆把國會議員們的住址記錄下來，使得一旦五點鐘不可避免地到來的時候，能夠知道去敲那一個門。（這意思或許是說準備必要的時候，實行暗殺——譯者）——到冒險家道爾格雷（Dorsère）——他對農民們說：『我們必須拿起我們的叉耙衝往國會，我們必須拿起我們的來福槍來向他們射擊。』——從他們這些全部憤激的文字中，顯出如斯大林曾經說的：法西主義也是資產階級軟弱的表現。

第二編 對法西斯主義的抗戰：人民陣線的產生

第十六章 對二月六日事變的答覆：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的鬥爭

二月六日事變是一個事前預定的有計劃的法西斯暴動，一個寡頭政治對議會政治的武力政變。暴動是早就準備好的，但到危機和整批政治的騙局，以及斯泰維斯基疑案合在一起時，牠纔現諸行動，與論對於這個橫暴的插曲，似乎也早就準備好去接受的。

但法西斯終於沒有考慮到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答覆是敏捷而有力的。

就在二月六日那天，共產黨組織了一個反示威運動。七日，巴黎四郊皆被驚醒，情緒異常高漲。達拉第內閣辭職，前任總統反動者杜邁格（Doumergue）被推上總座。

問題是：發動二月六日暴動，并因第一次的成功而鼓起勇來的法西斯蒂，究竟會不會作更進一步彰明較著的，向工人階級的組織進攻，以冀殲滅他們，而爲法國的法西主義開出一條康莊大道？

他們在這一工作上，沒有獲得成功。雖然有政府的禁令，雖然當時正在組織「停戰和媾和」政府的資產階級們呼籲平靜，可是共產黨紛蒞巴黎，復活巴黎公社的光榮的傳說，且於二月九日在共和國方場（Place de la Republique）舉行示威運動。

那個可紀念的黃昏，對於未來事情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這是抵禦法西主義的第一道障壁。人民大眾的前衛支持着英勇的戰鬪——沒有武器而抵禦法西主義警察（他們當時保護法西主義）的戰鬪——這向反動勢力，寡頭政治及其恐怖黨徒表示：無產階級已經動員起來，牠決不會永遠懶散着，人民大眾將不斷地增援那些戰鬪的大隊，在無產階級的號召之下，其他部份的人民，其他階級也將聯合起來一致支持牠，果然如此，則法西主義的末日到了。

二月九日，在共產黨號召之下，知道要繼續與武裝軍隊交鋒的巴黎公社戰士的後裔，巴黎和赤色四郊的無產階級，接連奮戰了五小時，他們喊出「建立全世界的蘇維埃政權！打倒法西主義！」的口號。從晚間九點鐘直至午夜，共和國方場和巴黎東部數區，充滿着戰鬪的吶喊聲，示威者的呼號聲，敏捷的部隊作戰時的馬蹄聲，滿載着警察在人叢中疾馳的運貨汽車的隆隆之聲，連發手鎗聯響聲，

受傷者的呻吟聲。

許多社會黨工人離開他們駐防地，加入共產黨的弟兄的隊伍。在發生戰爭的工人區的居民，竭其全力援助示威者，並拿千百種可以投擲的東西猛擲政府的武裝軍隊。

羣衆唱着國際歌。「一致行動」的喊聲，重覆了幾千百遍，間雜着「把夏卑監禁起來」的普遍的呼號。

沿着築有沙壘的聖馬爾丹運河 (Canal St. Martin) 禮拜堂大街 (the Boulevard du Temple)，斯特拉斯堡大街 (Boulevard de Strasbourg) 和聖摩爾路 (Rue St. Maurice)，直到東火車站和北火車站的外面，發生着無數的衝突。警察不下警告，便從他們的車上向稠密的羣衆作正面的射擊。工人隊伍在東火車站的四周作頑強的抵抗，有幾小時之久。示威者用街上的鋪石和樹旁的棚欄保護着自己，使警察不得動彈。當戰爭間歇時，共產黨演說者向羣衆演說，從當晚的事變中得出革命的教訓，並激勵起一致行動的熱情來。

當工人從夏龍納 (Chronne)，倍勒維 (Belleville) 和梅尼爾蒙丹 (Ménilmontant) 成羣結隊而來增援他們的伙伴時，全體警察和一切反動勢力正在和巴黎無產階級前衛鏖戰。而法西斯暴徒洗劫咖啡店焚燒公共汽車時，巴黎工人階級的男女老少，充滿着罕見的階級精神，嚴肅地全神貫注

實現他們的革命使命。

將近午夜時分，戰鬥終結。工人已死或將死的有六人；傷的有好幾百人，其中有許多是重傷者；被捕者在一千二百人以上。

翌日，共產黨發表宣言，指出二月九日行動的意義道：

「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巴黎無產階級已在巴黎市街上舉行了壯烈的示威運動。在此示威運動中，社會黨工人參加者有數千人。這樣一致的工人階級的行動，表示着對法西斯主義的頑強的抵抗。以聯合戰線為基礎的這個階級的行動，已經使資產階級發抖了。」

「今天，工廠中的工人們，一定會知道昨日弟兄被射擊的事情了。他們——各種傾向的工人，共產黨員、社會黨員、勞工同盟和勞工總同盟的會員——將在他們的工廠中調和一致起來，以加強共同鬥爭的團結的紐帶；他們即將產生他們的工人統一戰線委員會。他們將用罷工、示威和星期一的總罷工來嚇退法西斯主義和國民同盟的暴徒政府。法西斯主義決不是不可避免的東西，要戰敗牠，必需靠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努力。」

第十七章 二月十二日的總罷工

二月九日的鬥爭激起了各地工人和農民的同情。在鬥爭中犧牲的共產黨員——其中有年輕的亨利·荷依曼（Henri Vuillemin）他在一百年後承繼了死在尚弗雷里路障礙物上的翁弗羅希（Garroche）的英勇的傳統（註一）——他不是白死的。他們的犧牲，激成了一致的行動，使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再團結起來，而最重要的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壯烈的總罷工的成功。

在那天，四百五十萬工人離開他們的工廠。示威運動召集了百萬以上的共產黨員，社會黨員和左右翼的職工協會會員。巴黎區罷工者的比例是：郵務工人百分之九十；教師百分之八十；政府和本市公務員百分之七十；國營工廠工人百分之百；印刷工人百分之百；私人企業和營造廠工人百分之八十五；五金工人百分之七十五。

凡松納（Vincennes）地方的示威運動刺激了全部人民大眾，他們的反攻力量遠過於法西斯黨徒襲擊的力量。這可以使階級的敵人知道：實力勇氣和團結力是在無產階級方面的。從國家方場到凡松納門和百人並列可以通過的廣闊的凡松納大道上，擁擠着整千整萬的人，表現出挑戰的姿態，同時在紅旗和標語牌的大海中，人們喊出打倒法西主義的口號。在這洪流一般不可抵抗的擁擠的羣衆之上，在這像大海的怒吼般的羣衆之上，繼續不斷的「團結起來！一致行動！」而到處在響應

（註一）這故事記在貧民的可憐的人們（Les Misérables）中。

着震撼着雲天的呼聲——表現出大眾的不可動搖，不屈不撓的意志。

這些整隊行進并歌唱着的千百萬男子和婦女；這十五萬表現他們有訓練的力量和對社會主義的信仰的巴黎工人；這起來答覆共產黨領袖們呼籲的巨大的浪潮——怎麼會不在每個人的心中鼓舞起希望來呢？法西斯主義的冒險家和腐敗的財閥們及其大大小小的斯泰維斯基們有什麼力量來抵抗這個示威運動呢？這真是工作人的法國，這真是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貧困，反對戰爭的平民和正直人的法國。曾在意大利和德國發生過的事，決不會在這裏發生！

法西斯報紙輕視火與火焰；他們否認總罷工的廣大的範圍和凡松納示威運動的成功；他們把那些參加示威運動和整隊巡遊中始終沒有作過一些破壞行爲的工人，稱爲「人民中之渣滓。」這種謾罵祇不過表現出他們的厭煩吧了。共產黨有力的行動所刺激起來的法國工人階級（巴黎和各省的工人階級）已將法西斯主義的第一次總攻擊退了。

當那些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像英勇一般死去的工人下葬時，羣衆的情緒非常激昂緊張。深深地感動着靜默着的羣衆，擁擠在往拉賅斯神父墓地（Père-Lachaise Cemetery）去的喪儀所經過的街道的兩旁。我們可以說，整個巴黎的無產階級都已起來，向這些最優秀最勇敢的戰士的遺骸致敬了。

從工人區來的男子和婦女們，睜視着覆以紅旗的柩車和棺木以及高堆着花簇的隨行的車輛，感到他們的悲傷已和驕傲混合起來：他們已在死者的身上認清了自己，他們發誓繼承他們的工作而為他們復仇。

二月十二日之後，一致行動已在一種共同的悲傷，共同的驕傲中凝固起來。

第十八章 為工人階級的統一而鬥爭：自二月間至統

一 戰線協定的簽訂

與法西主義作劇鬥的二月九日和二月十二日，在參加這些行動的各種不同的政治集團的下層組織間，造成一種新的局面。即是共產黨不倦地宣傳：要求建立統一戰線委員會。

全國的每個角落裏，什麼地方有法西斯黨的活動或襲擊，共產黨便在什麼地方領導起強有力的反示威運動，同時響應着他們的請求，統一戰線委員會竟如雨後春筍一般在各地建立起來。

一九三四年二月至六月之間，在親法西主義的杜邁格政府之下，巴黎已舉行過九百三十次公開的反法西集會和二十二次反法西的示威運動。

反資產階級和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效率和成就取決於一個先決條件：卽在這鬥爭中的一切工人階級勢力的團結一致。這就是最爲勞工大眾謀福利的共產黨，所以不斷地努力且不顧一切障礙力謀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因。

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舉行的都爾會議 (the Tours Congress) 中，法國社會黨曾因少數黨員不接受業已決定加入第三國際的共產黨多數的意見而分裂了。自一九二〇年的分裂發生後，共產黨曾不斷地努力於法國工人階級的再聯合。牠曾好幾次向社會黨建議，建立統一戰線，但是從未獲得過滿意的答覆。我們可以舉出幾次：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共產黨致書社會黨，提議在市政廳前舉行一次聯合的示威運動要求國會通過大赦案；這提議結果被否決了。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共產黨向里葉 (Lille) 社會黨會議建議反對魯爾 (Ruhr) 礦區的佔領；這建議也被否決了。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日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牠又向社會黨建議，組織一個工農集團，準備在一九二四年總選舉中對抗資產階級的政黨；這建議復被拒絕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牠兩次向社會黨建議建立統一戰線，均遭拒絕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牠建議建立聯合戰線以應付一九二八年的總選舉，亦遭否決。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亨利·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和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發出通告召開反法西斯會議於阿姆斯特丹 (A

Amsterdam) 共產黨竭力贊助，但社會黨卻拒絕參加，並將出席會議的中堅黨員開除黨籍。一九三三年三月，因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寫給社會黨工人的一封信，人民報（法國社會黨機關報）便開始抨擊聯合戰線。甚至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事變之後，甚至在二月十二日在凡松納舉行的意義重大的聯合示威運動之後，社會黨對於阿姆斯特丹普勒耶爾反法西斯委員會（Amsterdam Pleuel Comittee for the Fight Against Fascism）的籲請（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營救泰爾曼（Thaermann）（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運動的建議，也都置之不睬。

因此，共產黨為建立聯合戰線和統一工人階級勢力的努力費了好多年的功夫。這使我們回憶到列寧的話：『無產階級的團結是社會主義鬥爭中的基本的武器。』

在一九三二年，亨利·巴比塞和羅曼羅蘭向一切工人階級的集團，一切文化的社會的集團和所有職工協會籲請參加國際反戰會議時，共產黨是最先響應的團體之一。共產黨熱烈地贊助這個會議，並竭其全力地來促成諸反戰勢力的團結。這會議在一九三二年八月於阿姆斯特丹開幕，當時空氣異常緊張，大家熱烈地期待着工人階級團結的成功。關於阿姆斯特丹會議的報告，全法國大多數人民都在注意。

共產黨對阿姆斯特丹會議的成功，是有不少貢獻的。對於巴黎普勒耶爾（Pleyel Hall）反法

西主義會議的成功也盡了很大的力量。

共產黨的努力——牠的中央委員會、牠的地方組織、牠的戰鬥員以及在牠領導下的各職工協會的努力——最初所獲得的成果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及此後的反法西統一戰線的急劇的發展，和千百萬參加示威者對於共產黨政策的熱烈的贊助。

共產黨在力謀完成工人階級反法西、反貧困、反戰的統一戰線的階段——從二月六日事變直至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和社會黨簽訂統一戰線協定為止的一個階段——中，可以大書特書的事件是道里奧（Doriot）陰謀案。這位道里奧先生起初偽善地批評共產黨的政策太狹隘太偏執，後來很快地溜進最顯著的反革命的活動中去，最後竟公然抨擊蘇聯，并擁護親法西的賴伐爾甚至墨沙里尼和希特勒。

共產黨對實現統一戰線這一口號的不斷的努力，終於產生了效果。社會黨在一九三四年五月都魯士會議（Toulouse Congress）中，到底看到了統一戰線的浪潮所及於社會黨工人的巨大影響。這會議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主張社會黨應該加入阿姆斯特丹·普勒耶爾運動，同時派代表團往莫斯科和共產國際商議社會黨和共產黨組織統一戰線的條件。

五月二十九日，共產黨又向社會黨建議建立反抗政府經濟法令的聯合行動，但又被拒絕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共產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於伊佛里（Evry）。這時候最迫切的工作，是廣大地迫切地集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以抵抗國民聯合內閣爲法西斯主義作清道夫的政策。共產黨決定加強鬭爭，保衛工人的經濟利益和人民已得的民主自由，有效地集中并組織一切反資本主義反資產階級獨裁政權的革命勢力。同時共產黨更決定竭其全力不僅使工人階級而且更希望尚未像意大利和德國那樣淪爲法西斯主義的犧牲者的中等階級也起來作戰。

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向工人階級和社會黨執行委員會發一份新的懇請書，結果這份懇請書大爲社會黨員所歡迎。

共產黨所掀起的統一戰線的浪潮終於克服了所有的困難，掃盪了所有的障礙。賽納區的共產黨組織和社會黨組織竟破天荒第一次決定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舉行一次反法西斯并營救泰爾曼的聯席會議。

七月八日，十萬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工人於巴黎舉行示威運動。

共產黨於是又向社會黨建議訂立一致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盟約。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訓令他的常務委員會商議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訂立盟約中的條款。開了好幾次會議之後，統一戰線的盟約終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訂定了。

兩方面的爭點是如何組織反法西的聯合行動。共產黨主張用罷工來反抗經濟法令并要求各職工協會一致行動。但社會黨對此表示反對。在組織基於兩黨工作協調以挫敗法西主義的聯合行動的時期中，雙方同意停止一切抨擊和無禮的謾罵。盟約中規定着一切反法西反戰會議和示威運動的大計劃。

於是這久為共產黨渴望着并已為千萬工人實施的統一戰線終告成立。這是無產階級已委身於反法西鬥爭而經過二月之久血的鬥爭的必然結果。

統一戰線的作用，是在激起工人階級的戰鬥精神。全國各地的盛大的示威運動告訴各法西斯團體：你們活動已引起整個法國工人階級的普遍的非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二十週年紀念日，五萬反法西羣衆在萬神廟（Parthenon）舉行示威運動。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有十二萬工人參加人道報（L'Humanité）於茄爾駭（Garches）召集的羣衆大會。出席要求釋放泰爾曼大會的工人也有二萬人之衆。而十月二十四日共產黨和社會黨的混合委員會召集的許多集會中，出席的工人有三萬人，他們堅決地反對政府的經濟法令，要求解散各法西斯團體，同時擁護西班牙的革命黨。

第十九章 從工人階級統一行動的確立到中等階級的加盟：

人民陣綫的產生

現今法國人口的中間層，約有五百三十萬農民（自耕農和佃農）；一百二十萬自由手工業者；和小企業主；一百萬小商人——差不多七百五十萬「中等」法國人，再加上一千三百萬工銀和薪水勞動者，便組成了二千一百萬左右的人口總數。

早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想到無產階級必須和中等階級聯合。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和牠失敗之後，他們力言無產階級和中等階級有聯盟的必要，并指出無產階級是這聯盟中的天然的領袖。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在他的告共產主義者聯盟中發表革命的戰略計劃，并着重指出無產階級應拉攏農民和中產階級。後來馬克思在拿破侖政變記中又提到了這個課題。

一八七五年馬克思發表意見說，把中等階級視爲和資產階級聯合組成和工人階級對立的「一個反動集團」這一觀念是非常妄誕而不合理的。

正應付着法西斯危機的法國共產黨，於一九三四年深悟到必須集中所有無產階級的反法西斯勢力，并爲反法西斯運動號召所有勞苦大眾的各社會階層起來參加。

中等階級卓越的代表急進黨在該黨開大會的一天晚上，開始接受這一方針。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著者在急進黨大會地址南德（Zanclus）曾發表演說道：『我們鑒於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提議立即建立一個爭取自由、工作與和平的人民陣綫。』

九個月之後，贊成『這個出類拔萃的方針』的全國教師聯合會的秘書爾馬（Domars），在一九三五年度教師大會中指出：這個方針已深得人民大眾的擁戴，同時牠在人民大眾中間激發出新的力量。

承認無產階級和中等階級在反法西斯運動上有歷史意義的結合的急進黨刊物共和國（Le République）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寫道：『後世對於共產黨將深致感謝，因為人民陣綫的形成牠盡了極大的功勞。』

不消說，初時是有許多反對人民陣綫的人，如今牠的善果和牠給予反法西斯鬥爭的推進力，現在已可明白地看到。社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是不贊成牠的，對牠表示許多疑懼，并多方阻礙牠的進行。但共產黨通過報紙、傳單、民衆大會、衆議院上的演說和廣汎的公開討論所表現出來的熱誠，却獲得工人和『小市民』的支持，他們視人民陣綫為解放他們的唯一的工具而給以熱烈的歡迎。

在人民大眾反法西斯的鬥爭中，共產黨演有決定的作用。因為牠已深受列寧和斯太林的教誨，因

爲他在德累夫斯事件 (Dreyfus affair) 時代，已能使工人階級避免郁萊 (Lauré) 和瞿斯德 (Guesde) 的雙重錯誤。

郁萊在支持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派向那些以教會和總參謀部作後盾的反動派抗戰時，僅追隨在中等階級的民主主義的後面，而不能盡量保障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和牠的黨的獨立。另一方面，瞿斯德則缺乏戰術的靈活性，有時竟將廣大民衆熱烈參加的鬭爭置之不顧。

共產黨不把所有資產階級政黨視爲「一個反動的集合體」，同時也並不認爲社會的棋盤上祇有兩種勢力，兩個互相敵對的軍隊——資本主義的軍隊和社會主義的軍隊，因爲這種觀念是太簡單了。

要挫敗法國的法西主義，并在國際範圍上轉變各種勢力的關係使牠有利於無產階級，則無產階級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時，必須和農民大眾及民主主義的中等階級聯盟起來，不論這聯盟是永久的還是暫時的。

人民陣綫就是一切被資產階級剝削受法西主義威脅的勞力量的大集合。這人民陣綫，現在已經着手阻撓法西主義的前進。牠不斷地領導新的羣衆，新的社會階層，雖然在無產階級之外，但循着無產階級的步履從事鬥爭，因爲在一切反法西的活動中，無產階級是領導者并且是人民大眾戰

勝他們敵人的組織者。

人民陣綫是不能和那為階級合作而結合起來的團體相比的，這種團體，我們可以從戰前法國第三共和國的歷史和戰後德國及奧地利歷史中找出無數的例子來。

資產階級常常利用法國大革命的传统來辯護並鞏固自己的權力，共產黨卻復活這種傳統以解放無產階級。共產黨人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宣稱自己為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即達朗倍爾 (d'Alambert)、狄德羅 (Diderot)、伏爾泰 (Voltaire)、孟德斯鳩 (Montesquieu)、盧騷 (Rousseau) 等——的承繼者，這些人曾以他們的精力和著作為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奠定根基。共產黨人引用這個偉大的前例，也僅是重提他們自己的東西，因為法國十八世紀的哲學的唯物論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源之一。法國的哲學的唯物論和馬克思的天才結合之後，即成為辯證唯物論，靠着這辯證唯物論，列寧和斯大林便能領導俄國的無產階級獲得勝利并實現社會主義。

正當資產階級尤其是法西斯竭力使人類回到最可鄙的野蠻時代去的時候，正當他們非難唯物論，否拒達爾文的理論，燃起中世紀的火把，焚毀人類光榮的一切進步的書籍，誑言本能超於理性，并一貫地支持邪道和獸性的時候，那把人類發展的前程隨着自己的發展程序一起推向前去的無產階級的前衛共產黨人，卻以數百年來推進人類的那些人的嫡系承繼者的資格向前疾馳。他們努

力「把整個人類所積貯起來的寶貴的知識融化爲一」這說明爲什麼共產黨人成爲破產的資本主義文化的真正的保管人，和他們所以不僅從其他階級中吸收那些「有資格理解整個歷史發展」的分子（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而且也吸收所有尊重文化的成就的人們的理由。

共產黨人——「這些無產階級革命的雅科賓黨人（*Jacobins*）」——承繼着一七九三年雅科賓黨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派的革命的精神。他們以短褲黨（*Sans-culottes*）和華爾米（法國革命軍於一七九二年戰敗普魯士軍的地方）軍士的承繼者自任，并效法他們先輩，號召中等階級從事反抗白色的反動者，反抗火十字團團長、科龍士（*Coblentz*）派王黨（科龍士是法國大革命時逃出巴黎的王黨的主帥）的後裔拉洛克上校那樣的王黨。

這同時說明，爲什麼害怕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聯盟的法西斯派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示威中看到了這個聯盟的具體的標記的兩面旗幟——浸透着君王和封建貴族血液的共和三色旗和紅旗——在一起飄揚時，不禁勃然大怒起來。

但人民陣綫的最重要的成果也許是：使從前消極的一部分工人階級積極參加政治生活，使工人和反法西的中等階級的中等階級的中堅層活躍起來，動員起來使他們在階×鬥爭的鎔爐中冶成一體。

這是完全真實的，人民陣綫統一了各社會階層的成員，他們的各自的利益是分歧的，甚至也有互相矛盾的。但對於所有這些階層——被經濟恐慌破滅的小農，被迫破產的小商人，被大資本榨取得不能生存的自由手工業者，找不到出路的智識勞動者——所提出的經濟要求，必須竭力擁護而求其實現。

但當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能推行這個一貫的政策時，中等階級卻為各種矛盾的利益顛來簸去。小農和小商人痛恨并畏懼那些借款倉庫的資本家和銀行家，但他們仍緊抱住他們的財產。自由職業者的代表們認為現社會是可以和平的方法逐漸改進的。而在中等階級反法西的態度中，更常帶着一種極端愛國主義的意氣：他們對卍字旗和希特勒德國的痛恨使他們也痛恨起法國的希特勒模倣者來。幻想和偏見使中等階級沒有一貫的政策。

中等階級各政黨，尤其是急進黨，常常改變戰綫，在國會中投前後矛盾的票，採取一種可以象徵他們的優柔寡斷和自相矛盾破碎支離的路綫。但共產黨卻有耐心地不倦地竭力使中等階級容易和工人階級接近；而且向他們證明無產階級能夠領導總的鬥爭，證明反法西運動一定成功，證明非無產階級的工人更密結地集合於無產階級的周圍，人民陣綫一定獲得勝利。

當共產黨的領袖們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間着手組織統一陣綫時，他們幾乎完全沒有預料的事

實上做到這樣驚人的成功。十二月間，共產黨要求社會黨工人擴大人民陣綫的組織道：「讓我們一起來保證人民陣綫委員會的選舉將在最廣大的統一陣綫的基礎上舉行罷！我們要鼓起勇氣向那些直至今日仍在資本主義集團的羽翼之下的人們呼籲，使他們參加人民陣綫。」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陣綫在一個有一萬五千人出席的盛大的會議中，表示出牠是一個廣大的有力的運動。一個重要的階段已經到來：人權保障聯合會（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在牠的主席維克多·拔斯希（Victor Basch）的號召之下，已獲得十八萬會員的贊助，而巴黎區的急進黨和賽納區的各職工協會中，仍有人源源不斷地前往參加。

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列寧逝世紀念會上，共產黨又喊出了牠的人民陣綫的口號：「統一陣綫盟約（共產黨和社會黨簽訂的）已把工人階級的力量集中在一起。盟約已給予法西斯黨徒一個挫擊。盟約已把杜邁格泰狄歐（Tardieu）和馬爾該（Marquet）逐出政府……我們的目的是鬥爭！使富豪們拿出錢來救濟不幸者的貧困。我們的政策是保衛一切勞動者所提出的急迫的要求。我們的組織是在各工廠和各個最小的農村裏建立廣大的人民陣綫的委員會以組織并指導鬥爭。」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在共產黨、社會黨和各反法西斯團體的號召之下，有十萬示威者整隊馳往

共和國方場，向一九三四年二月反法西門爭中死難烈士的英魂致敬。在蒲里埃（Bullier）、格朗歌培勒（Grange-aux-Belles）和摩都里（Murville）三處的盛大集會上，表示出民衆對於一年前發起反法西統一戰線的共產黨是如何熱烈地擁護。

在一九三五年五月間各市區選舉和賽納區各縣的選舉中，人民陣綫獲得了驚人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九日在首都城牆（Mur des Foyers）巴黎公社於一八七一年失敗後，好些公社社員即在此處殉難）舉行的示威運動，當時的盛況真是空前未有的，甚至資產階級的報紙也不得不承認：當時集合的示威者有二十萬人之多。

共產黨於一九三五年五月間召集各左翼黨派的聯席會議，在國會中，要求解散各法西斯團體。參加這會議的有社會黨、共和社會黨、新社會黨、和若干尚未長成的政黨；就是這些政黨形成衆議院多數共產黨要求牠們一致反對「聯合內閣」的政策，而採取一種堅決的左翼政策。

人民陣綫的觀念正在放射到更廣大的團體中去，並且把許多初時對於人民陣綫尚抱懷疑態度的團體吸收進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三五年六月間說道：「法國的勞苦大眾痛切地感到他們的命運是繫於他們的一致團結上的。他們所以熱誠地接受那個基於偉大計劃而集合起來的觀念，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這種偉大計劃，能夠把千百萬在宗派主義政策下或許會投入敵人的懷

抱的民衆救渡到和平與自由的彼岸。

第二十章 人民陣綫的勝利：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

阿姆斯特丹·普利耶爾聯盟已經給我們描出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人民陣綫大集合的概念。在巴黎各城門和牛場召集的民衆大會，是『和平和自由的裁判所。』這大會是在下午舉行的一萬個負責主持這運動的人民代表，舉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莊嚴的宣誓典禮，隨着是數十萬民衆列隊由巴斯底獄（Bastille）門前出發，行往凡松納門，轉巡四郊，沿途旗幟吹得獵獵作響，喊口號的聲音，不斷地在四處響應，轟然震天。

在所有演說辭中，人民陣綫偉大的建立者傑克·杜克洛斯（Jacques Duclos）的演說辭最爲驚人，牠竟能在一霎時中，在羣衆的心坎裏，燃起深切的共鳴的火花。所有民衆代表，頓時一齊站立起來，舉起他們緊握的拳頭，開始唱起『馬賽歌』來，接着又唱『國際歌』。這表示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他們覺得自己是法國民衆的真正的保衛者，和世界模範的先輩的承繼者。協力反抗政治的社會的反動的，一九三五年的反法西斯戰鬥者，他們才是真正的唱出法國大革命

讚歌的本意。

於是有人宣讀誓詞道：

『我們莊嚴宣誓，團結一致以保衛民主政治，解散一切法西斯團體並解除其武裝，使我們的自由不為法西斯主義所侵害。我們在共和國偉大勝利的再生的今天，宣誓保衛法國人民所爭得的民權，給工人以麵包，給青年以工作，給全人類以和平。』

一萬個民衆代表，異口同聲地回答道：『我們誓守此言不渝！』回答這句話的時候，他們是和那天下午在波丹（Baudin）（他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拿破崙第三政變中是為保衛共和政體而殉難的巴黎議員），紀念像前作同樣宣誓的幾十萬示威者一樣熱烈，一樣嚴肅，一樣堅決，一樣確信自己是操着勝利的左券的。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的宣誓典禮，是人民陣綫一個真正的勝利。牠恢復了過去被資產階級一部分反動和極端愛國主義者所侮辱的國慶大典的真實意義。牠指出人民大眾已經起來，且下決心要攻破那些現代的巴斯底獄——經濟和金融秩序的巴斯底獄，特權的寡頭政治的巴斯底獄，法西斯主義的巴斯底獄。

七月十四日民衆大會的組織委員會中共包含有四十八個團體，其中中堅團體是共產黨，社會

黨、急進社會黨、社會黨的內部團體〔法國社會主義者協會 (Socialistes de France)、法國人社會主義者協會 (Socialistes Français)、社會共和主義者協會 (Republicains Socialistes) 各職工協會的中央機關 (勞工同盟、勞工總同盟、阿姆斯特丹·普里耶爾聯盟、人權聯盟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共和派退伍軍人協會 (Anciens Combattants Republicains)、反法西斯智識分子警備委員會 (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退伍軍人共和聯合會 (Association Republicaine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等。

當時，在巴黎的另一端，即驕奢淫逸的數區中，法西斯黨徒正召集他們的脆弱的骷髏攀登凱旋門（拿破崙於一八〇六年建築在尚賽里賽的上升土阪上的凱旋門）。

但這時，五十萬民衆組織的一道激流，一道洶湧浪潮卻正在烈日之下，在昔日產生過無數革命戰士的聖安東尼曠郊中掃蕩了整正八小時沿途所有的窗口都掛着紅旗，而在全體勞苦大眾融鎔和諧之中，那種歡樂那種幸福是如何之偉大，這些該算是真正的巴黎人民的勞苦大眾，在那天又一次感到他們的力量是如何之強和他們的歷史使命是如何的大！

在凡松納門，摩理思·多萊，安德雷·馬爾底 (André Marty) 和亨利·巴比塞同站在一輛出租汽車上，在他們的旁邊是另一輛出租汽車，上面站着朗直凡教授 (Professor Langevin)，急進黨

領袖亨利·甘奴 (Henri Guennu) 和比埃爾·考特 (Pierre Co) 當時組成示威隊伍的不祇是工人階級。站在工人的旁邊，而被工人拉進示威隊伍裏來的還有自由手工業者、智識份子、公務員和小商人。這示威運動表示出法國的真面目，而這一切左翼勢力的不可分離的聯盟，它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也僅是號召全民防止那些想奪取政權的法西斯的橫行，並暴露牠的無能罷了。當時，法國全體勞苦大眾都站在那裏，他們都已被他們過去的革命傳統和他們弟兄們（包括軍隊中的弟兄們）都在支持他們的信念所鼓舞起來。就在那天早晨，國會軍事委員會副會長急進黨眾議員羅卡爾 (Rucart) 宣言道：

「共和主義者認為，他們能夠信賴軍隊的忠誠，因為軍隊是人民力量的表現，是產生自全體人民。軍隊已預備給予那些想利用軍隊以實現個人或某部份人的野心家以直接的答覆。共和主義者謹向保衛自由的全國陸海空軍、軍官、下士、兵卒和水手致敬。」

人民陣綫的力量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季和秋季更有繼續不斷的發展。九月間的巴比賽的葬儀，就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示威；從一八八五年聾俄 (Victor Hugo) 的葬儀以來，著作家的葬儀中，從未有過這樣的示威運動。

十一月十一日——大戰休戰紀念日——人民陣綫中的退伍軍人組織了一支顯赫的分遣隊，

牠恢復了大戰陣亡將士紀念日的真正意義。

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情形卻非常黑暗。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所訂的條約中，賴伐爾已經默認墨沙里尼可以自由征服阿比西尼亞；現在，他正竭力阻撓法蘇公約的簽訂，并千方百計想實現一種親法西的政策，就是使法國不再對國聯負責。這個詭計多端的野心家，假裝熱心於和平工作，實際上卻是在庇護墨沙里尼，使他可以順利地在非洲進行盜匪式的戰爭。實際上他祇在鼓動戰爭，并贊助羅馬獨裁者的戰爭狂。賴伐爾實現了一種顯然和國聯的基本原則相違反的政策，這使希特勒的未來的軍事計劃有了藉口。無疑的希特勒的未來軍事計劃，總有一天會靠着賴伐爾這種人的鼓動而現諸事實的。正常亟需加厚國聯的實力以抵抗戰爭製造者，并團結所有真正渴望和平的國家——第一是蘇聯——以組成防衛戰爭製造者的堅固障壁的時候，賴伐爾出賣了法國重大的永久的利益。所以，在外交政策方面，也祇有人民陣綫才能并且必須表現出愛好和平的法國的真面目。

一九三六年一月間，人民陣綫發表了牠的綱領；資產階級報紙毫無隱瞞地對之非常憤怒。這個聯合綱領的目的是救濟大眾的貧困，抑制法西主義的發展和保障和平，這個綱領決不能認為是共產黨放棄了自己的綱領。這已使法國人民大眾聯合起來，反抗那吞噬他們，苦惱他們的二百個家庭的人民陣綫的綱領，毫無疑義的是一個範圍很狹的綱領，是一個一定能在資本制度內被實現的。但

雖然牠的目的非常狹隘，假如牠沒有全國各部門工人的有組織的鬥爭，那牠也不會產生出來，不會克服寡頭政治的種種障礙而實現牠的目的的。

把這綱領，依着人民陣線各團體聯合頒布出來的形式，在這裏全部刊印出來，是很有用的。

第二十一章 人民陣線的綱領

政治的要求

(一) 保障自由

1. 大赦。

2. 對法西斯團體的處置：

(a) 按照法律切實解散一切半軍事性質的團體并解除其軍械。

(b) 實施一切制裁教唆暗殺和危害國家企圖的法令。

3. 澄清吏治，尤其必須實施國會的罷免權（即加強議員對於某種政府機關的權力）。

4. 關於新聞紙：

(a) 廢止一切壓制言論自由的不名譽法律和法令。

(b) 採用下列律法以改革報紙：

(甲) 切實禁止誹謗和賄賂的律法。

(乙) 担保各報正常的生存方法的律法，強迫牠們公佈經費來源的律法，制止商業新聞的私家壟斷，金融風潮的製造，和禁止一切新聞托辣斯組織的律法。

(c) 組織國家廣播電信機關，以保證報告之精確與政治和社會團體在聽取消息上的平等。

5. 關於職工協會的自由權：

(a) 規定并遵守職工協會的一切權利。

(b) 遵守女工的工廠法。

6. 關於教育和信仰自由：

(a) 保障民衆教育的發展，不僅維持目下的義務教育，并須加以改革，例如延長受強迫教育的年齡至十四歲，并且，在中等教育方面，採取由小學畢業生中選擇若干人免費受中等教育的政策以爲義務教育的主要輔助。

(b) 保障教師和學生的一切信仰自由，尤其必須保證教育的中立性，牠的非宗教性和教師

的公權。

7. 關於殖民地：建立一個國會議問委員會，以資調查法國海外殖民地尤其是法屬北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

(二) 保障和平

1. 向人民尤其是勞苦大眾呼籲，共同協力維護并促進和平。
2. 規定侵略者，自衛和聯合制裁三名詞的定義，由國際協作在國聯體系內建立集體安全制度。
3. 不斷努力將武裝的和平轉為非武裝的和平，首先舉行裁軍會議，然後切實實現普遍的軍縮。
4. 軍需工業由國家經營，禁止軍火私賣。

5. 反對秘密外交，反對削弱國聯基本原則（集體安全不可分割的和平）的國際行動和使退盟國家重返國聯的公開談判。

6. 使國聯盟約中所載調整危害世界和平的條約的手續簡單化。

7. 依照法蘇公約的前例，在各國間尤其是中歐與東歐各國間推廣安全公約制度。

經濟的要求

(一) 恢復為經濟恐慌所破壞或削弱的購買力。失業和工業危機的對策：

1. 規定國家失業救濟金。
2. 減少每週工作時間，工資照舊。
3. 規定老年工人養老金，減少青年工人的失業。
4. 迅速聯絡各地儲蓄銀行並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市政府津貼在城市和農村間建立大規模公用事業的工廠。

農業和商業危機的對策：

1. 修訂農產品的價格，同時嚴格取締投機和提高價格，以減少躉賣和零售價格間的懸隔。
2. 為消滅投機者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剝削起見，建立代表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利益的國家糧食局。
3. 由國家鉅鉀專銷局資助農業合作社，依原價供給肥料。統制并檢定磷酸鹽和其他肥料的銷售，增加農業貸款，減低地租。
4. 中止財產扣押並調整債務償還。
5. 立即剷除經濟法令所產生的一切罪惡，廢止一切對已被經濟法令逼得難以生活的人們不

利的政策。

(二) 反對存款的被奪，建立健全的信用組織。

1. 訂立銀行營業條例。

2. 訂立銀行和責任有限公司頒布決算表的條例。

3. 訂立規定公司董事職權的條例。

4. 退職或現任公務員不得爲公司董事。

5. 爲使借款和存款不受金融巨頭統制起見，現在還是私家銀行的法蘭西銀行應改組爲法國

國家銀行（就是收歸國營）。

6. 廢止法蘭西銀行監理會。

7. 在國會代表、行政當局代表、工人和工商、農業主要團體的代表組成的評議會的永久監督下

擴大法蘭西銀行總裁的職權。

8. 實施保障小股東的政策，使法蘭西銀行的資本成爲證券。

(三) 金融破產的對策

1. 統制軍需貿易，以與軍需工業的國營相銜接。

2. 廢除行政費和軍費的虛耗。
3. 設置大戰傷兵恩給基金。
4. 爲復興經濟起見，應實行賦稅制度的民主改革以減輕民衆的賦稅；實施直接不利於大富翁的政策，（急劇增加七萬五千法郎以上歲入的所得稅率；重徵遺產稅，對足以抑止任何買主對賣價反響的獨佔利潤課以賦稅。）填補財政的來源。
5. 取締關於流通證券的一切欺詐手段。
6. 統制資本的輸出，用最嚴厲的方法懲罰資本的私運出口，甚至沒收藏匿在國外的財產或在國內的等量財產。

第二十二章 統一工會組織運動

法國工會組織於一九二一年分裂爲勞工同盟和勞工總同盟。在一九二二年舉行的勞工總同盟的聖愛蒂昂納會議（St. Etienne Congress）中，蒙摩梭（Mornouseau）派處於領導的地位，從此之後，這一派就不斷地努力再度建立統一的職工聯合會。

統一工會組織的努力，雖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事變之前早就在那裏進行，但法西斯的暴動，給他以新的精力。二月十二日的總罷工，却向統一職工協會運動的中堅分子證明，使各工會從早重聚於一個聯合會中是可能的事。

但是，雖然有勞工總同盟的努力，然而由於勞工同盟拒絕組織聯合行動以反抗杜邁格政府所採取的經濟法令——這法令特別對現任和退職的公務員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政府便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阻礙而施行了這個法令，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底，發生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就是共產黨和社會黨訂立的聯合行動的盟約推進了全國的反法西斯運動。工會的下層組織，勞工總同盟和勞工同盟的隊伍也緊密地聯合起來。

罷工運動終於在「聯合行動」聲中爆發了。在這次罷工中，代表着各種傾向的工會會員——勞工總同盟、勞工同盟和基督教工會都熱烈地參加着。工人階級的自覺心使他們明白人民陣線是不僅保障和平與公民自由，而且也保障工資的。從早實現全國的和國際的工人統一戰線的要求，終於在勞苦大眾之中高喊出來。聯合行動形成了幾百個一致的工會，並促進了勞工總同盟代表和勞工同盟代表的接近和協商，雖然後一團體的領袖們固執地反對統一戰線。鐵路工人是贊成統一戰線的急先鋒；他們的決心和勞工總同盟的努力，排除了一切的障礙，而使三個鐵路工人同盟於一九

三五年成立了協定。

勞工總同盟完全是在爲工人階級的全體利益服務，這是一切革命黨人的最高的原則。牠的不倦的努力，終於獲得了成功。勞工總同盟會、勞工同盟和六條鐵路上的六個司機與火夫同盟合併爲一個團體。一九三五年末，各聯合工會中的鐵路工人有十萬以上，勞工總同盟和勞工同盟兩鐵路工人聯盟中的會員，總數有十三萬人，而這兩方面的人數，又幾乎相等。接着，郵政電報電話和各私人企業的工會亦相繼舉起鐵路工人的榜樣來。在其他方面，工會和市或區的工會團體，即使沒有合併起來，至少也已經趨於一致而共同行動起來。

這種統一工會的廣大的運動——最初實現於各下層組織——在勞工總同盟和勞工同盟間開始的協商上，已表現出很好的影響——後一團體在傳統政策和落伍的組織後而反對統一戰線，前者則代表着工會主義的更新的觀念和對大規模資本主義作戰的更合式的鬥爭方式。勞工同盟的領袖們申言統一戰線的『最後的障礙』是各工會中的共產黨的存在。勞工同盟的執行委員會，曾焦心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礙工會的統一，於是採取下面一個公式：『每個工會會員都可自由聯合和參加各種政治的和賢明的團體，但在工會中却只能做一個工會會員。』

一九三五年九月間，勞工總同盟和勞工同盟同時在巴黎舉行會議，而且各自都批准了組織工

會統一戰線的原則；從此之後工會的合併便愈來愈有實現的可能。一九三六年三月間，正式合併兩團體的全國會議宣告開幕。工人階級間竭力主張合併，統一戰線的廣大運動證明出最後的障礙也是可以克服的。促進工會的統一，并使牠早日實現的是：力求完成統一戰線的共產黨和人民陣線所領導的堅決的鬭爭。

在反法西斯鬥爭和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鬥爭中，工會的統一一定有着重要的作用。無疑的，牠增加了兩個團體的人數。我們曉得人數和實際影響的增加是不相稱的，并且雖然大衆的戰鬥力在不斷地增加，可是數量却固定着甚至減退（勞工同盟有六十萬會員，勞工總同盟有三十萬會員）。無疑的，牠促成了失業者的團結。這些失業者，法西斯本來打算把他們變成牠們的後盾，因為他們的極度貧困，影響到他們的道德。現在，失業者為達到他們的要求而作的鬥爭已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了。

法國統一工會的重建，對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將發生深刻的影響。牠將鼓舞起在法西主義獨裁政權下受苦的勞苦大衆的勇氣。牠將給予那些反對國際工會統一的人們，尤其是英國工會的領袖們以一個有力的打擊。

一九三五年五月間，國際工會聯合會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在

哥本哈根（Copenhagen）開會時，當時的會長錫特林（Citrine）駁斥國際赤色工會（The Red Trade Union International）的統一工會組織的建議，并猛烈攻擊挪威的工會和蘇聯。在說到蘇聯工會時，他說道：『我們英國的工會，不願和牠們發生任何關係。錫特林所發表的說話決計不是英國工人內心所要發表的意見。我們確信未來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並且確信全世界的工人將循着法國工人階級所指出的路線建立起一個單獨的職工國際來。』

第二十三章 為建立工人階級政治統一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間，正當資本主義竭力把經濟危機的重負轉嫁給工人階級的時候，正當法西斯已經組織向民主自由襲擊的時候，共產黨借了摩理思·多萊的嘴巴，喊出了牠的有歷史意義的號召：『建立一個單一的階級，一個單一的工會聯合會，一個單一的政黨。』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爲了建立統一戰線起見，共產黨曾向社會黨交涉過二十六次。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從速和社會黨交涉，俾於各處建立工人階級反法西斯進攻的統一集團，并援助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無產階級。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共產國際又直接

向社會黨工人及其領袖們呼籲，要求他們從速組織統一行動，以支持正被法西斯和皇黨反動勢力殘暴襲擊的西班牙工人和農民。

這些努力都失敗了。但法國共產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事變後，建立統一行動的工作，却已有了相當成績，這就是牠與社會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盟約的簽訂。對於法國工人階級，這份盟約是有巨大的價值的；牠給予統一工會的運動以蓬勃的生氣，並造成聯絡中等階級的可能。統一行動盟約的簽訂同時也使統一組織問題漸漸具體化。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社會黨中央交涉，力言兩黨間有由統一行動，進於統一組織的需要道：『爲更有效地擊敗牠的敵人起見，工人階級必須統一，必須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一致的政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寫信給社會黨中央，竭力主張：『反法西，反資本主義制度的共同鬥爭必須歸根到工人階級實力的統一。』

爲獲得勝利起見，工人階級必需統一。共產黨認爲一致政黨的建立是統一行動的更高階段，牠能使統一行動鞏固擴大開來。當然，統一政黨是必須用民主方式產生出來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間，共產黨把願和社會黨統一組織的意見歸納在叫做『法國工人階級統一憲章』的文件中，提呈社會黨。這份憲章草案後來終於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共產黨和社會

黨爲統一而召集的聯席會議中被提出來討論。

這憲章草案的緒言簡單地分析了一般的客觀情勢，其中說到現在正進展着的歷史進程的意義時，牠引着斯太林的話說道：『猛攻資本主義堡壘的觀念，正在大衆的頭腦中成熟着。』

但，統一憲章說道：爲變革社會制度起見，工人階級必須聯合起來。組織能完成歷史課給無產階級的重大使命的統一政黨的時機已經到來——我們所要組織的是一個能夠繼續倍夫（Buff）、里昂絲織工人、一八四八年革命黨人和不朽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光榮的傳統的政黨；這是能夠沿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示的路線，領導××鬥爭的單一政黨。

工人階級的單一政黨『力謀生產和交換方式的社會主義化——這就是說，把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爲集體的和共產主義的社會』，同時牠更申言『這個目的祇能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勝利來完成。』

工人階級單一政黨的基本原則可歸納如下：

(一) 反對××協調；反對『神聖同盟』；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內戰；在任何情形之下，用種種方法來保衛蘇聯。

(二) 承認無產××獨裁是使工人階級脫離資本主義的恐怖的唯一方法。

(三) 反對狹隘的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扶助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中的保衛祖國的思想。

(四) 在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單一政黨中，一切決議案都應由絕對自由的公開討論來定奪，同時全體黨員都應遵奉一切決議案。

(五) 在單一政黨中應施行民主中央集權主義。

(六) 黨內的思想應該統一。

(七) 黨的組織基礎應為能在各工廠市區內直接領導羣衆的鬥爭。

(八) 在合法的活動之外，還需秘密的活動。

因此，統一組織的旗幟便是××鬥爭的旗幟。對於這個統一組織的建議，社會黨好幾個月一直沒有答覆。曾於一九三五年四月間舉行第一次會議的統一組織聯席委員會，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間纔舉行第二次會議。但牠進行得很慢。十一月間，社會黨對共產黨所提出的憲章草案作出了反對的提議。社會黨的『以調和綜合為主旨的議案原文』雖然接受共產黨統一憲章草案中的某幾個原則，但對於若干要點，尤其是關於無產階級獨裁，關於組織國際和關於單一政黨的紀律及其意識

形態的若干要點仍沒有採納。幾天之後，社會黨發表一個新的議案以答覆共產黨提出的對於社會黨反議案意見，這新議案對於無產階級獨裁問題發表了更多的不正確的意見。於是共產黨便請求把這問題交給工人們去討論——「給工人們以討論的機會，同時使他們知道目前所爭論着的全部問題，這樣便能推進統一組織的大事業。」

這是直到寫本書時的共產黨和社會黨間討論統一組織問題所達到的階段。

第四編 目前的情勢

第二十四章 經濟改造的綱領和計劃

在危機引起的混亂中，看到週轉不靈的經濟制度和蒙受資本主義造成的禍患的每個人，都已感到人類當前最必需最迫切的工作，是尋求解決下列問題的方法：我們將怎麼辦呢？擺脫危機的出路在那裏呢？我們將怎樣逃出那藏着災禍與紛亂的深谷呢？

從自由主義的失敗，和古典經濟學的一切資本主義觀念的破產中就有一個計劃這種概念產生而逐漸發展起來。

這是一個計劃！這是計劃經濟！這是將把一切經濟的矛盾，生產過剩，貧困和失業掃蕩無遺的一個新社會！世界上存在着這樣的一種經濟制度。但這決不是在基於利潤，人對人剝削和私人利益的

社會中所能實現的一種經濟制度。這種經濟制度在天才列寧的頭腦中成形，而由革命勝利的俄國工人階級實現於蘇聯。

這種經濟制度祇能實現於經濟權不操於一個階級的手中而操於全體民衆手中的國家。在沒有一個階級剝削另一階級的國家中，牠可以把社會的生產組成一個不相矛盾的整體。

蘇聯兩個五年計劃的成功，使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想應用統制經濟的公式——但是他們沒有曉得，要實現牠，必須實現牠的前提條件：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獨裁。

隨着其他國家而捲入危機旋渦中的資本主義法國，也已着手作種種計劃。許多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已開始在他們切盼免於崩潰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努力作出各種復興與法國經濟的計劃。

第二十五章 法西斯的計劃

自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事變以來，法國產生了一大批的經濟計劃。至於法西斯主義的經濟計劃，那每個人都知道，牠不過是一份墨沙里尼意大利的繕本，載着與泰基政策和職團制度的玩意。

這用以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及鞏固財閥獨裁政權的計劃，顯然的已爲工人階級和中等階級

所擠斥，和反對。雖然如此，但在中等階級間許多人幻想資本主義和人民大眾的需要與願望之間仍有和解的可能。因此，自危機開始以來，已產生了一大批和解的計劃。這些計劃的主要特徵，是他們的顯著的雜亂混淆，這種混淆耳目的東西在許多地方雖能籠絡民衆，但澈頭澈尾是空想的。××黨在爲工人階級和集合於人民陣線下的中等階級的最大利益服務的努力中，曾屢次痛斥并反對這些計劃，我們現在僅在這裏把其中轟動得最厲害的一些計劃加以考察，以揭露牠們的真相。

讓我們最先來考察戰後退伍軍人協會（Confederation National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 Victimes de la Guerre）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表的退伍軍人對內綱領。這個團體的領袖們是一些法西斯黨徒，并曾參加二月六日的事變，但他們爲使隊伍不反叛起見，他們必須採取某種社會煽惑以作警備手段。

他們綱領的要點是什麼呢？他們否認××鬥爭和對大眾的剝削，他們把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切災禍解釋得僅成爲一個道德問題：『這裏所以有國家的危機，這裏所以有經濟的危機，讓我們大聲疾呼地說，這完全是因爲這裏存在着一個道德的危機。』經濟危機之所以造成并不由於求利潤的產業和金融巨頭們。『病患的產生，是由於戰後一般人都違反最基本的道德觀念，而把物質慾放縱了的緣故。』尊敬和端莊（Honour and Decency）There lies the Solution of the Crisis。』危機的

解救方法就在這裏了。

這是該網領的大概。但牠對各經濟問題將如何解決呢？牠的解決方法是退回到求公平的物價和公平的工資那種空想中去。退伍軍人的對內網領中的思想，就是聖湯麥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中世紀天主教教義。這種中世紀教義會鼓舞過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法國反動哲學家德拉都爾杜侯爵（*Marquis de la Tour du Pin*），而現代的法西斯主義又從這位反動哲學家那裏取得了牠的職團國家的觀念。

此外都是些使事物永遠處於曖昧不明而戰戰兢兢的狀態中的政策：保衛法郎的價值；降低生活費——但竭力緊束是成本，所以結果降低的是工資；改革賦稅——犧牲社會法規和社會保險法；調整市價的漲落——但仍維持退伍軍人恩給金的『神聖的課稅』。『附帶說一說，退伍軍人聯合會的領袖們，當賴伐爾發表他的經濟法令，把退伍軍人恩給金打個九折的時候，他們是如何出賣全體退伍軍人的利益，這是衆所周知的事。』最後，這網領使政府當局可以和金融勢力密切地合作起來——簡言之，就是使寡頭政治可以更公開更直接地控制資本主義的國家機構。

像這樣的網領，在人民大眾的廣泛的階層中是沒有什麼成功的可能的，即在退伍軍人中也不能欺騙得好久！

發表在天主教刊物靈魂 (L'Esprit)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 上的『第三勢力』計劃是幾個智識分子的大作。至於法國法西斯主義，牠本身在思想上非常貧乏，並常常求救那些對於這些小夥伴們的苦心很感興趣的蒙昧主義哲學家，我們不值得耗費時間去論究牠。

『第三勢力』計劃中規定的『新經濟制度』是穿着反資本主義的外衣來吸引并騙得人民大眾的信仰。廢除利潤，禁止投機事業，掃除危機，試問他們將怎樣實現這些計劃呢？說是用一份像蘇聯一樣預定好的計劃，和從蒲魯東 (Proudhon) 的神祕綱領抄來的一份銀行組織法；這就是說 Free credit 買空賣空，貨幣集中於銀行，票據的普遍應用 (靈魂報當然是折衷主義派)！這就是資本家利潤的壽終正寢，因為『用票據實行的每一種交換，就等於一種物物交換行為，不論牠到達成功的結局所經過的中間階段是什麼——這就是說，是一種抵償買賣。』但這種利用票據的交易制度，能担保每種交易都達到成功的結果嗎？那末，票據的美德真將產生美德的統治嗎？

靈魂報的集團，在生產資本與投機資本之間劃出了一條鴻溝，這種劃分，法西斯主義是竭誠歡迎的，他們認為前者應該保留而後者則應該廢止。這些都是希特勒的口吻。而且這種觀念也可以在比利時工黨於一九三三年秋季發表的亨利·德·曼計劃 (Henri de Man Programme) 中發現到。靈魂報於一九三四年刊載的『亨利·德·曼計劃』認為金融資本的社會主義化『應該先

於工業生產的社會主義化：……因為壓制個人，違背良心，而把我們民主主義的理想弄成腐敗的議會政治的，就是隱在幕後的金錢。」

所有這些經濟學上的愚說，所有這些荒謬之談，都是爲了模糊人民大眾的意識，把他們引入歧途，——這些能做「改造」世界的工具嗎？真是笑話！所以這團體的領袖愛麥虞限·摩尼埃爾（Abel Mounier）也不得不承認牠的無能——并揭示他的真相道：「我們斷定第一步工作必須是澄清工作。所以我們必須澄清某些會員堅守着原則的精神價值。我們中間純正的基督教徒，正像對付虛偽的基督教徒一樣，已經堅決申言與既成的叛亂勢力絕交了。基督教革命勢力如此澈底地確立起來，在我們還是第一次哩。」

反動教士的真面目，已從經濟專家的假面具下探露出來。以「社會服務」代替個人利益和利潤的觀念，和以正義、道德和基督教思想來革新社會的觀念，都僅是那種想加強對民衆的壓制和鞏固寡頭政治的哲學術語。

這僅是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引作笑柄的反動的封建社會主義的一份新的最時髦的版本。馬恩兩氏的話是這樣：「貴族階級爲使民衆擁護他們起見，在他們隊伍的前面搖着周濟無產階級的錢袋作爲他們的旗幟。但常常和他們在一起的民衆，在他們的後營中一看到了封建

的鎧甲時，便都高聲而且非禮地大笑起來離開他們了。」

『七月九日』計劃是一羣青年人的作品，這些青年人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諸事變之後，立刻和著作家猶里·羅曼（Jules Romains）商議并決定『要作出一個力能對抗內亂製造者的計劃』。這些青年人隸屬於下面這幾個團體和傾向：工團主義派、S.F.I.O.、社會主義派、新社會黨、急進黨、青年團、土地黨、火十字團、愛國青年團、共和黨、青年團。這真是一種多麼奇特的結合！這些思想如此分歧，如此矛盾的團體將作出怎樣的一致計劃來呢？這樣奇怪的配合將產生出怎樣的奇怪的结果來呢？

這些集合在一起的專家，申言他們第一必須粉碎『陳腐主義的統治』，以進行他們確實的觀察和實際組織的工作。他們甚至準備犧牲『他們最珍愛的某些偏見，以求團結的努力得到結果』。

他們的要點是『建立一個全國現存勢力協商的基礎』，他們的目的是『不依馬克思主義的方式，為全體利益着想，為易於公平分配全國勞動力和資本起見，使政府有運用仲裁者和支配者權力的制度，去代替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這既不是個人主義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一種尚未成形，但牠的醜相我們已可以在羅馬和柏林看到的『理想的社會主義』。

『我們所追求的目的，是以社會服務和樂於創造的觀念逐漸代替個人的利益』——這是一種

心理的感化，人們對於牠的信念，早已爲「崇高的動機，已使最好的生產者興奮起來」這件事實所證明出。這些是德曼的幽靈，蒲魯東的幽靈，聖湯麥斯·阿奎那的幽靈！另一些必須保留在這新經濟組織中的東西，是「個人的寶貴的獨創力」。那末，這計劃的「反個人主義」的要素到那裏去了呢？這僅是反馬克思主義，而他們的計劃有了這一點也就夠了。在另一方面，牠謳歌個人主義，要求牠成爲利他主義的個人主義，但有什麼人能夠告訴我們，個人主義的利他主義者是個什麼東西？事實上，「七月九日」計劃想創立的「社會服務」和牠的「全體利益」的瞎吹，祇能有一種結果——那就是人民大眾的利益依屬於資本利益。這就是說，要使法國成爲「注重全體利益的『Totalitarian』」國家，但希特勒的統治已在牠的勞動營中爲我們提供出許多「社會服務」的榜樣來了。

「七月九日」計劃提出了兩類政策：第一類是急劇改進經濟狀態的政策——舉辦大規模的國營工廠，開拓非洲，貨幣跌價（雖然「計劃在原則上不贊成貨幣操縱」）；第二類是改革組織的政策——這就是說，建立一種新經濟制度，使生產者爲「恢復僧侶政治」與「重立宗教勢力」并建樹「受聖職的自由」起見，團結在社會、省區和職團的三重體系之中。

但爲實現這些經濟「改革」——這真是法西主義的開幕式——起見，必須顧到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即堅強的民衆勢力，鐵的紀律和一個獨裁政權。這種堅強的民衆勢力，是不能從那「不能作

政治上基本改革的國會的正常活動」中產生的。所以我們「必須注視着轉變的時代，在這時代中，事實上的政府將決定一個新政體的原則，這種事實上的政府的萌芽和形成是不能預料的，但牠一出現後，將因牠的組織和綱領而被全國大多數民衆所承認。」

「國家的改革」將不用內戰就能建立一個統制經濟，職團制度和經濟計劃的新紀元的政權。新國家將操縱物價并禁止工人罷工。

這計劃在法國政治上沒有留下悠久的痕跡。牠的創建者猶里·羅曼已從那時起接受了人民陣線的觀念。但這計劃是產生牠的時代的特徵，牠的內容表示出牠是受了兩種榜樣的影響而產生的，這兩種榜樣就是：羅斯福的經濟經驗論和墨索里尼的法西主義。

第二十六章 一個蒲魯東式的計劃

喬治·華羅亞 (Georges Valois) 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發表的新時代計劃，力言有實行統制經濟的必要。

「再不會有人想到一種計劃經濟，而不想到一個綜合計劃的了，關於這，蘇聯已給了我們一個

教訓，這種教訓的真義一次被人獲得後，就永遠不會失却。」

新時代稱贊蘇聯的制度，但是又反對牠。這計劃所提出的方式是國家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合作主義和市政獨立主義的混合物。即國家負擔各綜合計劃并統制銀行的責任，而公務員的職工協會則剝取一切公務。生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由合作社來管理，而一切社會事業則由各自治市經營。

總之，這是一個工會和合作社的共和國——工會基於牠的政治組織，合作社基於牠的經濟組織——但這是一個故意排斥社會主義的要素，讓資本主義的「國家」繼續存在的一個共和國，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牠已被視同草芥——的蒲魯東式的烏托邦，在這烏托邦中，為注重經濟起見，政治被丟在一旁，××鬥爭被工廠的組織所排斥，社會主義在合作社的名義之下被棄絕。

第二十七章 反法西斯主義的計劃

我們必須最先提到一些法國急進主義的計劃：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的共和報而為一九三四年五月間在克雷蒙·灰朗（Cernomir-Ferrand）舉行的急進黨會議所採取的「愛彌

爾羅煦』計劃（“Emile Boche” Plan）和同時起草的『急進黨青年團』計劃。前者的主要特徵是牠的經驗論；後者雖然承認『目前的危機是陳腐的經濟制度的產物』，但牠對於這個陳腐制度還找不到什麼真的改造方案，而祇追求着一種不是『指導』而是『調節』的經濟方案。

其次我們要提到建立在人民陣線一般觀念上而絕對反法西的計劃經濟的一些擁護者，我們可以找到四種有不同價值和重要性的計劃。這四種計劃是警備委員會計劃，新社會主義者馬賽爾·戴亞（Marcel Dau）主持的計劃委員會所起草的法蘭西計劃，和勞工同盟、勞工總同盟的計劃。反法西智識份子警備委員會的計劃是同時受了德曼計劃、法國聖西門烏托邦社會主義和政治的自由主義的傳統精神等影響而產生出來的。

牠的起草者和聖西門一樣，要求『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人的統治』。這事物的管理的基本條件是『銀行的收歸國營』。銀行——附帶說一說這僅是貨幣特權的化身——必須成爲一種公有的東西。『利率和貼現率的細分』將使私家銀行歸於淘汰。這是該計劃所以建議終止銀行家——牠認爲銀行家是現在危機的主要罪魁——的支配權的理由。

產業的總管理權可以交托給『擴大的』全國經濟會議。這會議的組織是這樣的：『由總選舉所選出相當數目的代表處於雇主和工人間的仲裁者地位』。這樣便可以建立起一種『能夠避免法

西主義的偽善行爲而具真正民主主義性質的「經濟權力」作爲一種仲裁制度。」

除全國經濟會議而外，還要設置一個經濟設計委員會，把設計四年計劃——四年這一期間相當於過去一屆國會立法機關的壽命——的責任交托給他。這作爲「全國經濟會議的一種執行機關」的經濟設計委員會的工作，是準備一切需要的統計和經濟計劃，此外他的主要工作是統制國外貿易。

所以，反法西斯智識份子中央所提出的計劃其主要目的有二，卽：受德曼計劃的影響而作成的「一個把銀行收歸國有的精密的目的」和建立一個未來的計劃——這就是說建立統制經濟的初步。

新社會黨員馬賽爾·戴亞和急進黨員亨利·克萊爾 (Henri Clair) 主持的計劃委員會所起草的法蘭西計劃，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印成單行本。牠開始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所造成的危機，牠申言現在傾銷的物價已使買賣不能獲利了，因此便產生了購買力消失的威脅。所以問題是在如何恢復並增加購買力。但法蘭西計劃沒有說明：大眾購買力的削弱應歸咎於資本家的剝削，而除了擴張人民大眾的生存方法——這就是說擊敗資本主義——之外，是沒有方法可以「提高購買力」的。

法蘭西計劃所主張的是什麼呢？牠主張『需要以一致的輿論督促大家顧到市場上的全體的利益』和『建立并遵守新的權利，必須維持人權的完整。』

我們必須以『社會的價格』這觀念去代替資本家主張最低成本的觀念。社會的價格，將包含資本家的適當的利潤和工人的適當的工資。社會的價格將調和這兩種絕對矛盾的利盆。

國民經濟的管理權，要交給一個担保生產者的利潤并規定工資的主管機關。計劃的一般的方針則將由中央設計局規定。

農業危機將因主要農產品的『社會的價格』來担保而消滅。

銀行則將被置於『全體利益的嚴格統制之下。』不僅那被視為國家的會計員和蒲魯東理想中交換機關的法蘭西銀行將如此，『一切私家銀行亦應如此。』

總之，法蘭西計劃認為危機的解決方法和資本制度災禍的消弭方法是物價的一致——『劃一的定價。』牠更認為這件事祇要建立一個『有規定，統制，決定一切國民活動的必要權力』的經濟機關，便可完成。所謂必要權力就是統制國外貿易，統制銀行，和規定『社會的價格。』

法蘭西計劃的弱點，就在牠的經濟制度的觀念上。牠認為法國人是『僅僅被一些標籤和因襲的隔閡分隔起來的』，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並不是一個『永矢之仇。』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創

造大量的財富，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分配大量的財富。這兩種目的不是相尅而是相輔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應該在法蘭西計劃中的最簡單的解決方法上和解並團結一致起來，這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可以用「一種基於崇高的社會觀念的受過訓練的會計制度」來解決整個經濟的社會的問題。

第三個計劃是勞工同盟設計出來的。

勞工同盟的計劃一開始就說明經濟危機的原因是：因技術的進步而日益發展的生產和被資本家利潤的機構所限制了的消費之間的廣闊的罅隙。要增加消費力，則必須改變現在的經濟制度，要改變現在的經濟制度，必須打倒金融產業巨頭的特權，把銀行和主要工業收歸國營，并實施一種能恢復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平衡的計劃經濟。

因此，勞工同盟的計劃，建議把法蘭西銀行收歸國營，而由法蘭西銀行切實統制其他各銀行。同時牠更建議把各主要工業收歸國營，并建立一個國營工業最高會議。

牠又主張設置一個最高經濟會議。這最高經濟會議是由工業商業農業三方面最孚衆望的雇主和工人團體所推選的代表，和獨立的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消費者，合作社等團體的代表組成的。牠的責任是設計發展全國經濟的計劃——這計劃應直接或簡接由民衆批准——和統制全國經

濟生活所必需的資本的運用。

這些是勞工同盟計劃的大綱。那末牠的目的是什麼呢？說是「經濟改革」。這計劃相信經濟可以復興，而危機也可以被「銀行的擴張」掃除。這真是第二個蒲魯東主義！這計劃說道：「銀行的擴張能為國民經濟除去投機事業和危機猛烈而有罪的打擊，並可以保證工人永遠不失業，這是一切國民財富的根基。」「經濟生活的永續」將由「為人民服務的人民資本」所保證。總之，勞工同盟計劃中的「銀行的國營」是一種調動存款的計劃。負「分配存款」責任的機關是包含各業主團體的「當選代表」的最高經濟會議。因此，金融和產業巨頭可以有要求利用人民資本的機會。最可注意的是：這計劃竟把醫治資本制度一切弊害的不可思議的權力，認為銀行制度發展的結果。這是馬克思所打破的蒲魯東的幻覺之一；馬氏在資本論中說道：「若干社會主義者所抱着的一些關於信用和銀行制度驚人權力的幻覺，完全是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懂得信用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形態的結果。」（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十六章）

「為全體的利益」所鼓舞的勞工同盟計劃，主張利用「人民的資本」。但另一方面，為較狹隘的範圍——工人階級的利益——所鼓舞的勞工總同盟的計劃，卻主張利用大富豪的資本，去為人民的福利服務。

了。
勞工總同盟的『拯救經濟，保衛社會的計劃』在一九三五年九月舉行的第七次大會上通過

這計劃的開頭就是工人們的迫切的要求，即保障並增加工資和薪金，減少工作時間，廢止不公正而造成貧困的經濟法令，實施不減工資的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規定失業保險基金，改進社會保險法。

爲除去失業的災禍起見，勞工總同盟要求開辦大規模的公用事業工廠，設立學校、醫院、療養院、積穀倉，并把農村電氣化——所有這些要求都是符合工人階級的需要。

但同樣把建立大規模工廠的要求載在牠的計劃上的勞工同盟卻主張用儲蓄銀行的存款和社會保險準備金去接濟這些工廠，而勞工總同盟的目的却是用直接或逐漸向大產業及資產階級大公司的利潤（不管是公開的或隱蔽在『公積金』的屏障之下的利潤）徵稅的方法，使大資本家嘔出他們所積聚起來的數十萬萬法郎。

爲給予金融產業巨頭和統治法國的二百戶人家以致命的打擊起見，勞工總同盟主張撤銷法蘭西銀行的監督會，并把法蘭西銀行毫無抵償地收歸爲全體法國人民所有。

勞工總同盟甚至希望就在資本制度下把某些重要的公共事業和工業收歸爲全法國人民所

有。但勞工同盟卻主張收回時須給予代價，這無異使資本家轉變為國家的債權人，所以勞工同盟除小股東之外，絕對不容許給以任何賠償。

當然，任何收歸國有只有到革命的無產階級掌權之後才會走入社會主義。但即使在資本制度下，也有收歸國有的計劃能威脅寡頭政治的地位的，對於這種計劃，勞工同盟是竭誠擁護的。

所以勞工同盟要求立即把軍需工業和軍需貿易的統制權收歸全體人民所有。這收歸國有的計劃是統制軍需品生產，和防止私運機關鎗、野戰砲和塹壕白砲，供法西斯軍隊作內戰之用的唯一方法。

勞工同盟主張改造全國經濟會議，使金融產業巨頭們不能通過牠利用牠做壞事的可能。牠主張全國經濟會議應該按着人口數的比例而劃分全國各生產者集團的出席代表人數。牠主張真正的生產者——工人、農民、合作社員、獨立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在這會議中應佔絕對的多數。對於農民，勞工同盟要求農會應由雇農小農和若干富農小地主統轄。

扶助農民的勞工同盟，也要扶助獨立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主張減低他們的捐稅，減低抵押借款利率，以大商店的利潤上所徵收來的稅款，作為危機借款的基金，改變商會和商業法庭的組織，使小商人在這兩機關的委員會中佔多數的席位。

這是勞工總同盟所提出的計劃的大綱。這不是革命，這是人民陣線對寡頭政治鬥爭中的一個階段——一個重要的階段，和一種想收回資本主義的章魚在法國勞苦大眾的勞動上剝削去的全部財富的努力。這是一種想在被壓迫大眾的打擊之下，推翻大資本的地位的計劃，這是一種打算為應付必然而不可避免的大變革起見，使人民大眾團結起來永遠採取一致行動的計劃。

勞工總同盟的目的是在奪取現在被大資本家所佔住的重要地位，褫奪金融騙子們的特權，和限制奴役全國人民的二百戶人家的權力。這樣一種計劃，定能而且必須發動全法國勞苦大眾去和法西斯主義，去和各大銀行，去和各大工業團體，去和寡頭政治的支配勢力鬥爭。

第二十八章 前途之瞻望：結論

最近兩年中法國共產黨已有巨大的發展。事實上，牠的黨員數差不多已增加了三倍；牠已增加了五萬個新黨員，牠從一九三三年末的三萬人增至一九三五年末的七萬五千人；牠已使大部份工人階級接受了牠的主義，牠已使他們活躍起來，牠已使他們站起來從事鬥爭，牠已吸收了素來對左翼和工人階級冷淡而不關心的，甚至抱着敵對態度的中等階級的許多中堅份子。靠着大眾的壓力，

共產黨已經接連幫着推翻了三個反動政府。在國會中，牠是左翼團體中的真正領導勢力。牠不倦地攻擊賴伐爾政府，而在內政和外交兩方面，牠的戰鬥精神都是可驚的。

人民陣線壓迫賴伐爾政府於一九三六年一月間頒布了把叛亂團體繳械並解散的法令。當然，我們沒有夢想實現這法令的必要。法西斯黨徒當然會僞稱自己為政黨，而掩飾自己於立憲主義的旗幟之下。但事實告訴我們，法西斯團體是可以而且必須解散的。牠們的解散已銘載於資產階級的憲法上，這是人民陣線建樹的偉業，至於人民陣線的組成，則應歸功於共產黨的有膽識的、巧妙的、幹練的政策。

在一九三五年的參議員選舉中，共產黨破天荒第一次獲得了成功，把牠的極為工人階級所愛戴的一個領袖馬賽爾·加香 (Marcel Cachin) 選入了這保守主義的古老堡壘的參議院。

國會中的活動和國會選舉的勝利並沒有妨礙牠的主要的工作——爭取民衆和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這種鬥爭是必須依賴於督促民衆和在國會之外的活動的。

共產黨發出的許多傳單，已引起了極大的注意。這些傳單是：「我們對杜邁格總統的答覆；對拉洛克伯爵的責問；與斯太林是對的；富人必須自食其果；援助法國農業協會」等等。無數競選的小冊子陳述着勞苦大眾的迫切的要求，並激發他們去和法西斯主義奮鬥。

同時，現在已極爲一般社會所歡迎的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刊物人道報（L'Humanité）牠的銷行於巴黎和外省的兩種版子總數平均每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竟達二十五萬份之多。

集合在人民陣線之下的三種主要報紙——事業報（L'Œuvre）、人民報（Le Populaire）和人道報——現在各有歲入七百二十二萬法郎，七百七十七萬六千法郎和一千二百三十五萬一千法郎。人道報的日刊，在日報中佔着第四位。

在活動的過程中，共產黨已能發表激發大眾並符合大眾要求的正確的言論。爲了反對政府的經濟法令和政府權力起見，共產黨以『使富人自食其果！』的口號進行牠的鬥爭。牠主張減低預算案中的軍事和警務經費，收回付給控制政府的大銀行的墊款，修改國家的契約，對大富豪徵收特別累進稅，建立民主的賦稅政策。

共產黨曾反對，而且現在仍在反對工資和薪金的剋減，力爭不扣工資的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和真正的社會保險制度的確立，要求專由業主和國家拿出錢來，保障工人不受一切災禍的侵襲。他們擁護失業者的要求，他們雖已在共產黨市黨部中設了施粥處，和施給小孩以牛乳，施給失業家庭以煤炭的賑濟機關，但他們仍要求政府以更多的賑金救濟失業者。

他們爲保護童工和青年工人的利益，保衛公務員，退職公務員，店員，獨立手工業者和農民要求：

減輕租稅，頒布貸款延期償付令，訂定拯救危機法規，發行無息的公債，分發種子和肥料。

這樣，共產黨便以中等階級各種不同的社會層保護者的身份出現於大眾之前，對於這些中等階級不同的社會層，共產黨是努力使他們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和他們的公有的敵人大資本家鬥爭。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他們竭力保衛工人的生活水準，保衛自由與和平。為組織人民大眾對那外國利益代理人法國人民公敵的法西主義鬥爭起見，共產黨竭力把中產階級從法西斯的麻醉劑中拉出來，使他們不為金融巨頭御用的偽獨裁者所愚。

但在一切為擁護大眾的急迫的要求為保障工人的生活水準而在國會中和國會外進行鬥爭時，共產黨始終沒有忘却他們鬥爭的偉大的最終目的——革命，無產××獨裁，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他們知道，這是剷除經濟危機，法西主義和戰爭的一勞永逸的方法。

但是現在以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決心去從事戰鬥的，還祇是法國工人階級中的小部份人。這些人是工人階級中最有階級意識和頭腦清楚的前衛。這就是不能立刻把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作為反法西鬥爭的當前目標的原因。但雖然如此，共產黨仍能而且必須領導一切抱着擊退法西主義的決心的人民大眾從事鬥爭。而且也祇有在這鬥爭的過程中，他們纔能使人民大眾深信有建立法蘭西蘇維埃共和國的必要。

無疑的，在本書與世人相見之前，人民陣綫一定會在一九三六年總選舉中獲得勝利。素來是人民陣綫中的領導者的共產黨，將獲得牠努力的報酬。人民陣綫的綱領將動搖資產階級經濟的政治的權力，加強工人階級的實力。在最短時期中，人民大眾的意志將建立起一個人民陣綫的政府，共產黨將以其全力擁護這個政府，而在某些情形下，牠也許會參與牠的組織。這政府，無疑的必將實現人民陣綫的計劃。牠必定會給工人以麵包和自由，牠必定會打倒寡頭政治，牠必定會和蘇聯聯盟以實現牠的和平政策。

但這是確實的。人民陣綫的勝利就是××鬥爭的增劇。寡頭政治不打是不會降服的；反動勢力和法西斯的反攻將是殘酷而立刻出現的。總之法國是在向着偉大而迫切的搏鬥前進。

但法西斯主義和法國勞苦大眾間鬥爭的一切勝敗，和勞苦大眾對法西斯攻擊的不斷的抵抗以及他們的反攻，將重行證實馬克思在法國的××鬥爭中所說的真理，即：假如革命產生了反革命，那末根據辯證法說來，反革命定會反過來使革命勢力強固起來的，因為革命勢力在反抗敵人的鬥爭中已為自己鍛鍊出一個堅強有力的真正的革命黨來了。

今日的法國與人民陣綫

著者 都 萊 士

譯者 朱 沅 空

發行者 文化編輯社

經售者 上海新知書店

△實價四角△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6
476244
(3)